

EP075004

## 專案研究報告

# 從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網路論壇」 現象看未來可能發展與影響

研究主持人：楊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

# 專案研究報告

計畫編號：

## 從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網路論壇」 現象看未來可能發展與影響

研究主持人：楊渡

研究助理：劉子華

(本報告純為學術研究，不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

## 序言 關於研究方法的說明

中國大陸的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多設有論壇，其目的是讓讀者與媒體之間，有一種參與互動。然而在言論控制嚴格、媒體不開放民間經營的環境下，網路論壇轉變為知識份子上網發表文章、討論時事、議論政治、甚至是不同思想間的論爭場域，一個民間的公共論壇。這些文章與 B B S 站不同在於：它是完整寫就的文章，不是口語式短句；它是思想的交鋒，對政治、經濟、文化、人權等的討論，而不是隨便的牢騷；它是知識份子論政與實踐的所在，而不是無聊的渲洩。

有些文章長達數萬字，有些無法出版的文集，如捷克總統《哈維爾文集》的翻譯，甚至有數十萬言，也一併上網，供讀者下載閱讀。這在自由經濟國家，幾乎違反智慧財產權的非營利做法。但在大陸，知識份子卻為了思想表達的自由、言論自主的空間，寧可無償發表。

從 1999 年，5 月 8 日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開始，網路在中共的鼓勵下，大量開闢論壇。媒體也因論壇能吸引大量人潮而不斷開設。後來才有人發覺，這是一個自由的論壇，可以發表不同言論。但層面仍侷限在已經設立的大網路公司，或由傳統媒體所開的網路媒體中的論壇，但它的自由度仍是有限的。至 2000 年，開始有學者以自己的力量開設網站，知識份子才找到自己發表言論的純粹空間。它以學術為主，以議論為輔。但後來，知識份子的議論卻取代學術，而成為公共議論、思想筆戰、批評時政的新空間。一時間，網路上的議論喧天。

然而，中共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在 2000 年底，各種網路管理辦法相繼出爐，一些著名的網站也相繼遭遇困難而關站。到 2001 年，網路上的論壇就漸漸的少了。但還是有人在微弱的空間中，繼續發表。李慎之就是一例。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點，是知識份子在網路論壇的現象，而非一般 B B S 站。它的共通點固然是自由上網張貼，但內容卻有天壤之別。當然，網站上開設知識份子專欄，有助於網路媒體打開知名度，

增加讀者參與的意願，但相對的也容易招來言論控制當局的注意，甚至被關站。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雙軌進行，一方面是關注大陸網路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與大陸的知識份子保持密切的連繫，以隨時了解動態。研究過程中，還發生過幾起重大的事件。如盧躍剛的官司、李慎之為《歷史的先聲》寫序文、錢鋼被《南方周末》解除職務等，都一一成為研究的重點。

還應該說明的，由於大陸知識份子無法自由的在信件中陳述意見，且在談論相關事件時，往往有所顧忌，因而作者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在北京及上海進行訪問。訪問的對象包括了本研究中的事件當事人及重要的網路青年學人，名單如下：老一輩的學者李慎之、前《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學者李澤厚、學者亦遠（本書中的當事人）、自由主義學者徐友漁、政治學者雷頤、傳播學者閔大洪；另有年輕一輩，在網路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學人如余杰（向中共抗議作家協會不給安排工作而發表網路連名抗議信）、任不寐（有個人網站《不寐之夜》，並曾在高行健獲得諾貝爾獎發表網路致賀，以與當局政策對抗）、摩羅（網路上的重要學者作家）、余世存（前《戰略與管理》執行編輯，現為網路上的重要作家），此外尚有事件當事人，如《旌旗》網站論壇負責人于奇、以及當事人如作家錢鋼、盧躍剛等等。藉由直接訪問，更能了解事件的動態發展，以及當事人在面對問題時的態度。

由第一手資料，掌握大陸網路的脈動，並建立連繫，以期長期追蹤，如此方能掌握後來的事件發展。

應該說，這一份研究的完成，當事者提供的資料，大陸知識界朋友提供的協助，是最重要的關鍵。沒有他們的協助，一些網路上發表過的文章、記錄，可能早被刪除，或因網站關閉而無法找尋。在此，要特別感謝他們的協助。這一份研究如果有幸能做一個歷史見證的材料，首先要歸諸於在大環境的侷限下，仍默默寫作、勇於發表的知識份子。如果有任何錯誤，則應由作者承擔。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貓鼠之間-----	1
1-1 • 研究的範疇與定位-----	1
1-2 • 理論的思考：民主化與網路-----	3
1-3 • 急速變化的網路世界-----	4
1-4 • 網路媒體的定性與官方管理辦法-----	6
1-5 • 網路論壇的崛起-----	9
1-6 • 研究方法與內容的選擇-----	12
第二章 《思想的境界》與學人網站-----	15
2-1 • 一個傳奇的開端-----	15
2-2 • 李永剛這個人-----	17
2-3 • 來稿轉變了命運-----	19
2-4 • 來自官方的壓力-----	22
2-5 • 突破的訪問量-----	26
2-6 • 悲壯的關站-----	29
第三章 論戰起於外圍--《讀書》雜誌事件之一-----	33
3-1 • 戴晴的導火線-----	33
3-2 • 甘陽引燃的火苗-----	34
3-3 • 讀者上網回應-----	36
3-4 • 媒體控制的內情-----	39
3-5 • 殺出程咬金-----	40
3-6 • 中宣部的污名化-----	46
3-7 • 知識份子的分化現象-----	49
第四章 「長江《讀書》獎」風波--《讀書》雜誌事件之二-----	51
4-1 • 「長江《讀書》獎」的由來-----	52
4-2 • 被批判的獲獎名單-----	53
4-3 • 學術喪失最後底線-----	55
4-4 • 汪暉的回應-----	57
4-5 • 《讀書》雜誌的澄清-----	58
4-6 • 媒體大討論的時代-----	61

第五章 民主的呼聲與李慎之現象-----	65
5-1 • 老人學上網，開創新空間-----	65
5-2 • 〈風雨蒼黃五十年〉-----	69
5-3 • 民主，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70
5-4 • 實施民主與文化水平-----	73
5-5 • 老知識份子的反省-----	74
第六章 盧躍剛官司事件-----	79
6-1 • 二〇〇〇年九月的西安-----	79
6-2 • 故事應該從頭說起-----	81
6-3 • 公道何在？--不公的刑事官司-----	90
6-4 • 正義與邪惡的纏鬥--〈蹊〉文引發一場民事官司-----	94
6-5 • 《FM365》的報導-----	101
第七章 《南方周末》與錢鋼-----	105
7-1 • 媒體的質問-----	105
7-2 • 報導文學作家的心態-----	107
7-3 • 南方周末出事了-----	109
7-4 • 來自輿論的反應-----	111
7-5 • 來自學者的反應-----	114
第八章 後續的發展-----	119
8-1 • 知識界的十大事件-----	119
8-2 • 版主責任制-----	122
8-3 • 學人網站的興盛-----	124
8-4 • 知識分子網站的再思考-----	125
第九章 結論-----	129
9-1 • 結論一：言論空間的擴大-----	130
9-2 • 結論二：知識份子網站的崛起-----	132
9-3 • 結論三：民主討論的深化-----	133
9-4 • 結論四：以即時新聞挑戰司法權威-----	134
9-5 • 結論五：知識份子與社會對話-----	135
9-6 • 對政府的建議-----	136

【附錄一】：中國學人網站經典指南-----	139
【參考書目】-----	153

# 第一章 導論：貓鼠之間

## 1-1 · 研究的範疇與定位

知識份子的定義歷來眾說紛紜。中國人自五四運動以降，傾向於將知識份子與大學生、高等教育、社會責任等結合起來，而有所謂「知識份子的十字架」這樣的描述。但在近代的專業教育普及後，大學、專業教育是不是等於「知識份子教育」，卻有相當多的爭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獄中札記》曾說過：「我們可以說，所有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份子的作用。」葛蘭西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履行「知識份子作用」的有兩種，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一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份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權力，獲取更多控制。這些人包括了工業技術專家、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新法律系統的組織者，乃至於今天的公關人員、遊說專家、廣告公司、設計企劃人員等等。葛蘭西相信有機知識份子主動參與社會，並一直努力去改變眾人的心意，引導社會的意見。（註一）

當然，中外古今關於知識份子的定義與討論汗牛充棟，但葛蘭西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所作的定義，視知識份子為符合社會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在二十一世紀來看，卻是最符合現實的。如今大量的傳播媒體人（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網路等），專業人士（如學院專業人士、電腦分析師、股票分析師、律師、會計師等），以及政府顧問、政策研究人士等等，都印證了葛蘭西的遠見。而薩伊德（E. W. Said）也認為「今天，與知識生產或分配相關的任何領域工作的每個人，都是葛蘭西所定義的知識份子。」（註二）

薩伊德的觀點更為激進。他認為，在大多數工業化的西方社會裡，所謂「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ies）以及與實際生產相關的工業，二者之間的比例，正朝著知識工業的方向激增。美國社會學家古德諾（Alvin W. Gouldner）也說過，知識份子是新階級，而掌理知

識者，現在已經取代舊式的有產階級。(註三)

葛蘭西所認為知識份子角色，在現代社會確實是如此，但此種廣泛定義，卻可能使知識份子消失在一堆形象、社會工作、專業分別、學院標準、學歷等的討論之中，而失去它應有的意義。薩伊德則認為：「但我也堅持主張知識份子是在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認為，對我來說中心的事實是，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份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與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註四)

本研究所定義的「中國知識份子」，毋寧是採取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所定義的，特別是：「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薩伊德的定義，使知識份子的範疇與性質明確化。我們才能避免在廣大而無謂的行政官僚、技術人員、商業活動之間糾纏不休。

另一方面，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有不少是任職於政府部門、黨政系統、國營企業、教育機構、傳播媒體等之中，我們無法用「異議份子」一詞全部包括，更無法用「反對派人士」(畢竟有許多已經出國)來形容。反而是薩伊德的說法，較接近事實狀態。

關於「網路論壇」的範疇與定位，則宜由論壇著眼。

大陸網路上的論壇非常多。但歸納起來，有如下數種：一，商業網路上的討論區，例如一些閱讀相關網站、《新浪網》等，都開有討論區；二，媒體所開的論壇，例如《人民日報》有「強國論壇」；《南方週末報》亦然；三，學者個人所開的學術網站，例如《思想的境界》，上面有較多的學者上網討論；四，大學校園所開的BBS站。以上是大宗，其餘當然有些比較小的地方網站，但因為其規模較小，且未受到學界知識份子的重視，因而未列入本研究裡。

在本研究裡，由於涉及的範圍相當廣，因而尋找起來相當費力。然而，作為「論壇」，應當是意味著其中有討論的重點，有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如此議論的本身才具有討論餘地，所討論的內容也才有研究的必要。否則，若任何論壇的討論都要涉及，必然如汪洋大海，可能無法掌握大陸知識份子的發展趨勢。

以薩伊德關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再配合「網路論壇」的範圍，則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定位就非常清楚了。那就是：「作為新興媒體的網路，是如何成為知識份子討論的新空間」。

## 1-2·理論的思考：民主化與網路

關於網路的全球化與自由資訊流通的特性，學者英格利·佛克莫（Ingrid Volkmer）有如下的描述：「身為成長最快速的傳播媒體網際網路被視為將全球通訊帶至另一新境界的象徵。電視雖藉由全球的創新節目系統（如CNN、MTV）傳送至世界各地的觀眾眼前，而成為新時代全球通訊的先驅，但網際網路所代表的則是全方位的國際社區。這種前所未有的通訊或互動方式，所蘊含的意義十分明顯：在網際空間中，國境正逐漸消失，事實與事件以匿名的方式，使得由許多新的聲音互動產生的資訊自由流通得以出現。特別是全球資訊網，成為跨文化、超國界，不受法令規範之廣播自由論壇。」（註五）

對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國家來說，它所擔憂的是由於資訊自由，而使得地方文化被全球化的網路內容所影響，最後失去地方特色。但對一個資訊流通不自由的國家來說，全球化網路大量流通的資訊，

卻是打開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戶，打破官方新聞壟斷的新門戶。

新興的網路媒體，也使得傳統的新聞「守門」(gatekeeping)的角色改變(註六)。原本是由編輯部、電視新聞部所決定的內容，被一些論壇上的版主、學術網站中的學者所取代。而在商業競爭壓力下，各個論壇競相推出足以吸引大眾目光的議題，而爭議性的話題更容易引來人潮，成為商機。於是政治上較為敏感的話題，也逐漸成為談論的焦點。

資訊流通與民主化的關係，於是成為學者研究的課題。克里斯多福·凱得希(Christopher R. Kedzie)曾寫過論文《第三波》，他認為，社會學家艾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於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第三波》提出資訊傳播科技的演進將對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杭廷頓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第三波：二十世紀末期的民主化》則分析，二十世紀末期最重要的政治發展是三十餘個國家由非民主政體轉變進展為民主政體；二者是有關連的。即托佛勒的論點，由杭廷頓得到結論。「此結論雖非量化，但應為合理：資訊科技(以及其它具有綜效作用之科技)的引進，似乎產生某一種結果--其對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所帶來的限制愈來愈多，而社會的開放性愈來愈高。」(註七)

不僅學術界，連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一九九四年訪問莫斯科時，也表示：「資訊、傳播、科技及生產上的變革，使得民主可能性增高。」

根據克里斯多福·凱得希的研究，「國際事務中，因果關係經常極為複雜且極少是單向的。民主化與電腦網路(或經濟發展)間最合理的關係，可能是一多向性的正面回饋。」(註八)

準此以觀，研究中國大陸的網路發展歷程，就不能不注意到網路與民主化的關係。如何由網路論壇中，觀察到知識份子關於民主化的討論，乃至於對中央集權的批判，對言論控制的挑戰，就變成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本研究將特別針對這個面向，收集資料，再作較深入的分析。

### 1-3·急速變化的網路世界

當然，我們不能不正視的是，中國大陸不是一個媒體開放、言論自由的地方，因而網路的興起，就有可能變成是挑戰權威的新場域。

我們必須探討的是：在一個傳播媒體由執政當局嚴密控制的環境下，網路--作為一個新興的傳播媒體，如何變成知識份子傳播的新管道、新論壇，它曾有過什麼樣的論戰，發表過什麼文章，有哪一些網路論壇是值得矚目的，以及最重要的：它所反映的大陸網路生態與知識份子的思想傾向。

在中共對傳統媒體的控制下，有些文章本來是不可能刊登的；有些作家學者（如戴晴、李慎之、王力雄、何清漣等）早已成為媒體的禁忌，雖然官方未明文規定，但媒體負責人都知道，不能發表他們的評論。但由於網路的興起，他們找到新的舞臺。在知識份子之間，建立新的對話管道。一些知識份子網站，甚至比官方網站更受到讀書人、年輕學生的歡迎。

發生於大陸的這些網路故事，及其影響，也是我們研究民主化、言論自由與網路關係的重要課題。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中國大陸對網路的認識與管理法規的出現，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應該特別說明的是：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一年七月間，大陸的網路管理是一個由鬆至緊，由無規則到建立管理規範，由明到暗的一個過程，幾乎是跨越了整個知識份子與網路關係的“變遷史”。它有極其可歌可泣的一面，也有悲壯而無奈的一面。當然更不乏知識份子之間互相攻訐，左右互打的一面。它呈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生態，也呈現出知識份子對民主的期待，對中國未來的觀點，它的生命力與可能的不足之處。本研究的幸運是：由於研究的時間正好跨越這一段由寬鬆到網綁的過程，因而有一種見證歷史的意義。

還應該特別說明的是：由於網路具有互動參與、隱藏身份的特性，因而可以發現某些隱而未顯的社會特質。本研究中，有許多引用的資料，其實是有意的在呈現這些特質。尤其是，台灣對大陸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大陸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密不透水、緊不

透風的環境。但由網路論壇來看，卻恰恰不一樣。它是隨時有人在發表議論，民間不滿不斷在呈現的社會。並且，由於網路的無遠弗屆，這些訊息隨時在流通。

就研究的對象來說，本研究探討的重點不是一般大眾，即傳播理論中，常常談的「普遍受眾」，而是受眾中較突出的一部份，即知識份子，是如何使用網路，去突破傳統媒體的限制，從而達到「言論自由」，及表達獨立思想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當這樣的空間逐漸成形（即使還未成熟），將造成什麼樣的社會影響。例如獨立知識份子的人數日漸增多、民間言論的空間變大、平面媒體被網路影響而形成某一個新聞事件的專題報導、知識份子發表聲明與異議的園地開始存在、個人網站的影響日漸加強、學術討論的風氣與辯論逐漸多元、學術界的論戰開始等等。

總之，這是一個新興的領域，但它又來自於傳統的新聞傳播媒體的控制與反控制的對抗。而網路即是反控制的一個新戰場。至於戰場有多少精彩的故事，以後會慢慢敘述。我們還是先由大陸網路的發展現況、管理政策與法律規定談起。

#### 1-4 · 網路媒體的定性與官方管理辦法

在中國，1995年網路向社會公眾開放接入服務後的兩年多時間中，並沒有人將網路與媒體聯繫在一起，即使是網站的經營者也沒有這一意識。這主要是由於網路使用人口的數量很少，網站也沒有大規模地進行新聞傳播所致。隨著網路在中國的發展，1997年已開始出現將網路比作「第五媒體」（即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之後的新興媒體），但很快被約定俗成爲「第四媒體」（即報刊、廣播、電視之後的新興媒體）。1999年4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二屆亞太地區報刊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在開幕詞中，引用了1998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上的一段講話：「在加強傳統的文字和聲像傳播手段的同時，應利用最先進的第四媒體--互聯網，以加強新聞傳播工作」，從此，「第四媒體」廣爲使用。至2000年，「網絡媒體」（大陸使用

的名詞) 開始取代「第四媒體」而得到更頻繁的使用。

當然，網路也不能等同於新聞媒體。這裏需要強調的是，網路儘管具有媒體的傳播性質和功能，但決不能看作是網路的全部功能，即當我們使用「網路媒體」這一表述時，絕不能僅僅把網路完全等同於媒體。但無論如何，網路在新聞和資訊傳播方面具有媒體的性質，尤其是網路具有大眾傳媒的傳播效果，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在發生重大新聞、突發新聞時，見面談及新聞來源、新聞過程或新聞細節時往往會說上這麼一句：『網上說的』。」(註九)

再就網路使用人口來看，中國網路用戶增長很快，二〇〇〇年底已達 2250 萬，二〇〇一年底預計將躍至 3500 萬，但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國家，網路人口占全體國民的比例很低。但人口總數卻是相當高的，因而全世界仍看好大陸的網路市場。

不過，中國大陸政府對媒體的定位卻有決定性的影響。大陸網路媒體有兩種定位，一是網路業的定位，使得它必須按照國際網路的運作規律和特點辦事；一是媒體角度的定位，使得它必須按照中國大陸傳播環境的性質和特點辦事。

大陸大眾傳播業一個顯著特點是“特許經營”，媒體是政府宣傳報導的工具，新聞媒體則要體現共產黨和政府的喉舌功能，要“發揮正確的社會輿論導向作用”。

當中國網民的數量迅速增加，網路新聞傳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之際，政府從媒體管理的角度，加強監管而出現專門的法規，手段仍舊是從傳統媒體領域向網路媒體領域合乎邏輯的延伸；而網路媒體自身則應該清楚地瞭解在中國大陸進行新聞傳播的「遊戲規則」。(註十)

為此，中國大陸政府規定了多種法規，以管理網路。主要有七個：

- 一、 國家保密局制定的《電腦資訊系統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  
(2000年1月1日發佈)
- 二、 國務院第31次常務會審議並通過的《互聯網資訊內容服務  
管理辦法(草案)》(2000年10月1日發佈)
- 三、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資訊產業部制定的《互聯網站從事登  
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2000年11月7日發佈)
- 四、 資訊產業部制定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2000  
年11月7日發佈)
- 五、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44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審理  
涉及電腦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0年12月20日發佈)
- 六、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2000  
年12月28日發佈)
- 七、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42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審理  
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  
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1月17日發佈)

以上網路法規的制訂，最大的特點是加強了網路新聞和資訊傳播內容的管制，將這一領域也納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軌道。中國法規制定主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以及地方人大；國務院及其行政管理部門；最高人民法院。從上述七個法規來看，有這樣兩個特點：(1) 法規制定主體的三個層次均包括了(2) 法規條文上兼顧交叉管理，構成了一個較完備的體系。與此同時，監管機構也更為明確。

它的功能，用學者閔大洪的說法：有關網絡管理法規最重要的體現在於：(1) 對網絡媒體（主要是民營門戶網站）採取許可制，改變了以往任何網站在新聞傳播領域自己想做就做的局面；(2) 對網

絡媒體（主要是民營門戶網站）的新聞源進行了限制，改變了以往網站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局面。

總之，大陸網路媒體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是，不能由於自身的傳播特點而解構主流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註十一）

## 1 - 5 · 網路論壇的崛起

事實上，中國大陸網路由缺乏管理機制，到建立管理法規，時間並不長。前述法規主要都是在 2000 年 10 月以後才確立。那麼這一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2000 年是大陸網路最熱絡的一年；在國際上，也是網路經濟由最熱門的股市最愛、投資者的標的，淪落為泡沫經濟的一個過程。這一年裡，大陸的網路到底有什麼大事，讓執政當局如此急速的推出管理法規呢？

基本上，知識份子網站、個人網站，以及論壇的大量興起，讓網路脫離主流媒體的言論尺度，脫離意識形態管制的控制範圍，是一個重要原因。本研究中所敘述的幾個大事件，如讀書雜誌風波、盧躍剛司法事件、民主理論之探討與李慎之現象、《思想的境界》關站風波等，都是引起知識份子注意的大事。

當然從網路媒體（如《網易》、《新浪網》、《搜狐》等）到傳統平面媒體（從《人民日報》到地方報都有）都增闢網路論壇，民間參與討論的人數眾多，也是讓知識份子及民間關注網路論壇的原因，中共對此當然有所警覺。

就網路論壇來說，最重要的轉捩點是 1999 年 5 月 8 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飛彈攻擊事件。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北京時間 5 月 8 日凌晨 5 時 45 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發射 5 枚導彈，襲擊中國駐南大使館，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朱穎夫婦死於轟炸，使館多位人員受傷。

15 分鐘之後，《人民日報》記者呂岩松將這則令世人震驚的消息發回北京。而《新浪網》在僅僅半個小時的 6 時 24 分即發佈了「中

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轟炸」的快訊；6時40分《新浪網》又發出關於此事件的詳細報導；接著《搜狐》等網站也紛紛貼出了相關報導。傳統媒體中，反應最快的是廣播電臺，大約在當日上午9點左右才播出這一消息；作為第一訊息源的《人民日報》通過網路版於當日上午9時44分發出本報記者呂岩松的消息，12時53分發佈呂岩松的現場目擊記；《新華社》報導此消息的正式時間是5月8日上午11時46分；中央電視臺當日午間新聞30分播出消息；而報紙受出版因素的影響，反應最慢，各晚報是當日同類媒體中最早報導此事件的。由此，網路在新聞報導中難以比擬的時效性優勢又一次得到充分體現。

在隨後的時間，網路的及時、大量、交互等優勢更是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各大網站都建立了新聞和討論專題，每天24小時對相關事件進行即時滾動介紹。5月8日當天，新浪網發表新聞214條、快訊230條、圖片103幅，10日發表的新聞、快訊和圖片總數又高達700餘條。其資訊更新速度之快和內容之豐富，吸引了大批的網民，以致「擠爆」，其新聞中心的伺服器遂不斷增加，從1個到3個，又從3個增加到5個，後又增加到7個。其他網站的專題內容也都創造了數十萬的單日閱讀訪問量。有人說，這一個時期，全國至少新增網民100萬。

反觀各傳統媒體，由於受版面、節目播出時間等條件限制，不僅在報導內容上相互雷同（排除統一口徑的因素），而且也很難在極短時間內形成如此宏大的規模以及引發如此強烈的效應。（註十二）

當然影響最大的是為了響應這種情緒而展開的網路討論。許多網站的討論專題和其他活動都得到了網民大量的回應和支援。《263首都在線》在5月8日開通「中國可以說不」專題網站，兩三天內瀏覽量即達到數萬人，發佈言論數萬條，另有幾十家商業站點和個人站點加入「聲討聯盟」。《搜狐》的新聞頻道訪問量也從原來的近20萬爆增至59萬。《人民日報》網路版、《搜狐》、《瀛海威》、《網易》等設立了「反戰論壇」，每日都有數十萬的網民在那些論壇上發出反戰和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的言論。

就讀者參與來看，《網易》在 5 月 8 日使館遭襲擊後三個小時，即在其首頁開闢「強烈譴責北約暴行」的網上調查，24 小時內即有 36000 多人參加。

從 5 月 8 日到 10 日，由於訪問人數龐大，流向又都集中在各主要新聞類網站上，因此出現了罕見的網路大塞車。這幾天，各主要新聞網站都招來了空前巨大的訪問浪潮。在事件發生後 18 小時內，參與《網易》「反戰論壇」討論的用戶達到 2.4 萬人次，24 小時後突破 3.6 萬人次。《北京青年報》網站日訪問量破萬，比平時增加了 4 成。

與傳統媒體不同，很多網站除了提供新聞之外，還特別利用網路的優勢，為網民提供現代化的意見交流服務。5 月 12 日上午，《主權神聖》網站推出了「中國公民致北約成員國的抗議信」，並徵集簽名，兩三個小時之內，簽名人數就有 200 多人。瀛海威公司特別開通抗議電子郵件服務，在其「主權神聖」站點上，為所有網民每天提供一份中英文對照的抗議郵件，同時提供北約成員國政府機構、議會黨團組織等網址，網民只需輸入姓名就可以將抗議郵件發至所選擇的站點上。為方便沒有上網的市民，該公司還在門市提供了這一服務。與此同時，《搜狐》在 5 月 10 日推出「百萬和平心」網路簽字行動，每天都有近萬或更多的網民簽名。（註十三）

從上述種種現象來看，網路論壇的興起，與中共有意放手讓網路媒體討論這個事件，形成輿論導向有關。像官方代表性十足的《人民日報》，就在 5 月 9 日開通「人民網抗議論壇」。從 5 月 9 日到 18 日的十天裡，這個論壇就湧進四萬多篇帖子，在這個論壇上張貼。一些知識份子的文章，即使有不同觀點，也開始在各個論壇上張貼。這就形成輿論的另一個發表園地。

參與討論的人多了以後，言論的尺度就變得寬鬆了。這時，中共尚未控制網路上的言論，更未調查參與論壇的網民到底是些什麼人。進行管制的是媒體本身。以《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來說，靠的就是內部一份《人民日報論壇管理條例》，其中規定：要不要刪除帖子，決定於兩條規定，其一是「只要不違法，只要愛國，只要符

合《人民日報》網路版宣傳報導基本原則」；其二是「只要格調健康，只要講禮貌，那麼可以不刪的就不刪」。

當然，讀者要求的是更高的自由度，但每一個版主都要面對論壇所屬媒體、網路公司的管理原則，像《人民日報》就乾脆提出十二條有權刪除的原則，其中自然包括「請勿張貼未經公開報導，未經證實的消息」。但真正的判斷得靠版主自己決定。在官方網站佔絕大多數的網路市場，媒體論壇因而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然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至少每一個網路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版面性質，即使官方介入干涉，但恐怕也不會有人出來抗議。

每一個論壇都得承認，把握言論自由的尺度，其實是最難的事。

但後來，民間學者發現，只要有人願意提供空間，個人一樣可以作一個學術論壇、學者網站，像《思想的境界》就是一個典型。它是由南京大學的學者李永剛所設，收集了各家各派、左中右的文章，成爲一時之選，在 2000 年 6 月間，《讀書》雜誌風波發生之際，還成爲最重要的論壇之一。民間論壇的崛起，變成一種趨勢，並且各種放言無忌的言論愈來愈多。這就引起中共的注意。

可以想見的是，中共當局執政者並不樂於見到網路的發展突破它的控制，成爲獨立的新興媒體；而這個新興媒體的特性，卻又不是傳統的官僚控制系統所能掌握（一方面是由於傳統官僚對現代科技與傳播方法未能充份掌握，另一方面是對新興的傳播方式，全世界一樣都在摸索），於是就展現爲一幕一幕「貓抓老鼠」的遊戲。

本研究的主要樂趣，就在於知識份子與中共當局之間，玩的一種「貓鼠之間」的遊戲。同時，也相應的呈現出大陸知識份子的生態，彼此之間觀點的分歧。

## 1 - 6 · 研究方法與內容的選擇

應該在研究開始，說明在網路世界的諸多論壇中，何以選擇以下諸章節作爲研究對象。

作者的選擇原則是：

- (1) 官方主導的輿論宣傳不選。例如：五八事件（即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軍機擦撞事件。
- (2) 知識份子自主性的討論為主。例如《讀書》雜誌風波。
- (3) 以民間自主性的網站，且具有影響力的事件為主。例如李永剛《思想的境界》關站風波。
- (4) 以能夠反映知識份子觀點及其生態為主。

本研究即本諸此原則而進行。各章節的寫作順序則依時間，由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7 月，北京監督管理 BBS 的辦法出現為止。其中共有六部份，分別是：

- (1) 《思想的境界》關站風波。
- (2) 《讀書》事件之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
- (3) 《讀書》事件之「長江《讀書》獎」風波。
- (4) 民主的呼聲與李慎之現象。
- (5) 司法官司與記者盧躍剛。
- (6) 《南方周末》主編撤換風波。

註一：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著《獄中札記》(《The Notebooks in prison》)。

註二：薩伊德著《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註三：同上。

註四：同上。

註五：Ingrid Volkmer 著《文化自主與全球資訊流通問題》，收錄於《數位法律》一書中。這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全球網路與法律規範的一份成果報告。

註六：同上。

註七：克里斯多福·凱得希(Christopher R. Kedzie)的論文《第三波》發表於《文化自主與全球資訊流通問題》。

註八：同前書。

註九：閔大洪著〈中國網路媒體的生態環境〉，本文在「中國網路媒體運營與發展高峰論壇」(2001年3月29日)上的發言。

註十：同上。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黃傳芳著〈不容忽視的輿論力量--由五八事件看網路媒體的作用〉。（本文發表於 1999 年 6 月 24 日《新聞出版報》）

註十三：同上。

## 第二章 《思想的境界》與學人網站

要討論大陸的學人網站，無論如何不能不從《思想的境界》開始。它是學人網站最重要的標的，也是理想主義的典型。而它的命運，也預示著學人網站的悲劇與反省。的確，《思想的境界》在混沌未開的網路世界，開創言論的自由空間，讓學者有一個理想認同的所在。不管是左中右，不管是思想、哲學、史學、文學、政治、社會、文化等，任何一個範疇的學者，只要上網的人，總是會把《思想的境界》加入「收藏」（台灣叫「我的最愛」）。它帶給學人的啓示，是網路的無限空間與可能。即使它後來的關站，讓海內外無數人懷念。至今都還有人打著這個旗號在做論壇，但因少了學者的稿件支持，更缺乏學人專欄的氣勢與宏大的氣度，後來者只是想收集《思想的境界》的剩餘價值而已。

想了解大陸的網路世界，你不能不從這麼一個人的網路故事開始。一個以平凡生命，開創新空間、新時代的人物。他的謙卑與尊嚴，堅持與自制，敬重和務實。這些品格，都來自一個年輕的學者--李永剛。他生於 1972 年，事件發生時，還不到 30 歲。

### 2-1 · 一個傳奇的開端

如果你向任何一個大陸學者問起：「2000 年，有哪一個網站是知識份子最喜愛、最關心以及最願意連上線去討論的呢？」他們必會異口同聲的告訴你：「《思想的境界》！」的確如此。《思想的境界》直到 2000 年 10 月關站為止，上網的總人數達到 32 萬人；在最高峰時，每天有超過四千人上到該網瀏覽，這樣的情況，對一個沒有任何單位支持，沒有財力支應，純由個人所設立的網站來說，幾乎是一個奇蹟。

《思想的境界》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斷有學人在這裡發表重要文章。同時，該網站的負責人李永剛，也藉此設立了「學人專欄」，第一批就網羅了中國近五十位學者，兼顧左派、右派、自由主義、新左、政治、經濟、歷史、人文、文學等各個不同領域的精銳人物，

幫他們設計規劃屬於他們自己的專欄，並一一取得作者的授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舉例來說，新左派的崔之元，就為《思想的境界》發來大量新左大將的巨作；而在官方媒體難以發表文章的李慎之、戴晴、王力雄、任不寐等人，也在這裡設有專欄，時常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非常難得的。此外，一些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法出版的書籍也在這裡發表了，例如：由崔衛平翻譯卻無法出版的《哈維爾文集》（由捷克總理所撰寫），全書內容完整地提供給《思想的境界》，讓每位讀者可以在此毫無顧忌的閱讀。於是，《思想的境界》成了一個思想分享的論壇，一個資源分享的園地。

在網上其他地方，你一定找不到有這麼一個網站，擁有這麼多無法在平面媒體看得到、甚至是由個人翻譯的文章、文集，其中不乏首次發表的作品，但是，李永剛卻做到了，這就是《思想的境界》之所以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的原因所在。不過，事情往往有其一體的兩面，因為它吸引了無數知識份子的矚目並實際參與其中，終於引起官方注意，在官方使出斷線等手段讓網友無法進入該網頁瀏覽後，最終被迫宣告關站。

面對這樣的惡耗，李永剛感嘆的說：「像王力雄、戴晴這樣獨立的自由知識份子，很難在控制森嚴的大陸學術期刊和傳統媒體上傳遞他們的聲音，而網路卻可以實現這樣的效果。《思想的境界》裡份量沈重的獨家大作，既是該網站樹立聲譽、立住腳根的重要原因，或許也是最終死亡的誘因之一。不管如何，有將近四百天存在過的《思想的境界》並沒有白活，至少它對中國大陸知識界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從而引起許多年輕的知識份子試圖通過網路來設立個人網站，建立一個大家可以共同討論思想、文化的一個網路專區。正因為維護成本不大，這樣的一個專區，是可以被實踐的。」

當時，許多知識份子每天養成了一種習慣：一打開網路，除了收發伊媚兒（E-MAIL）外，就是到《思想的境界》逛它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新鮮的文章或是好玩的題材。倘若瞧見了，大家就互相轉信告知，成了知識界的流行話題，這點，《思想的境界》的的確確達

到了傳播的功能。因此，它幾乎成了一種文化、一種習慣，在最興盛的時候，幾乎是每位知識份子討論的話題。

那一定會有人問：「爲什麼李永剛會想要設立這樣的一個網站呢？」若要解開這謎底，就應該試著先了解李永剛這個人。

## 2-2 · 李永剛這個人

李永剛曾在自序裡提到：「1989年9月以前，我從未離開過四川東部的那個小城，盆地之中的盆地，大山裡頭的大山，不但遮蔽了我的視野，也使心靈的發育受到局限；1989年9月進入南京大學之後，從未離開這所學校，在這裡我慢慢的成長，緩緩的變化。如果沒有意外，都可以計量出某一年結婚生子，而小孩去到哪間幼稚園。」

事實上，李永剛在設立該網站之前，對網路的接觸並不多。他開始接觸「網路」這個新玩意約在1998年年底，目的非常明確且簡單，就是想要找尋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資訊。那時，全世界各地的網站開始進入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所有的證券市場一檔接一檔上演著瘋狂的「本夢比」，今天這個人號稱要圈一塊文化的園地，明日那一個人號稱要圈一塊商業的園地……，天天播映著這種神話劇碼。

可是，原本對網路世界充滿好奇的李永剛，深入其境後，卻對中國大陸的網站內容感到無比失望，因爲大多數的網站都屬商業網站，它們的定位在於利用吸引力尋求數量的成長，展開電子商務；而由國家圖書館的公共教育部門所提供的網站裡，數位化的訊息少之又少，所以，李永剛花了大量的金錢和時間耗在找尋資料，但又尋不著的窘境。

這時，他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既然中國的網路學術如此薄弱，爲什麼不試著自己來做個小小的網站呢？我可以嚐試將自己費心搜集來的資料擺到網頁上，和有心的人一同來分享，說不定這些學術對某些人來講是有用的！」一個網站的雛形就慢慢地李永剛的腦中一筆筆的勾勒出來。

1972年出生的李永剛，爲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的碩士，

至今仍是該系講師，因此他第一次設計的網頁命名為《公共行政之窗》（即《思想的境界》的前身），這個在 1999 年 9 月 20 日出生的孩子，最先寄生在一家免費提供主頁的服務商裡頭，開始它學步前行的艱難歷程。

一開始，這個網站裡，放置了李永剛在網路上搜尋到不及一百篇的論文，但由於開站了，時時需要新血補充，使他備感時間的急迫，每天不斷的上網找尋資料，再不斷的貼上去，這樣的動作毫無間斷地重覆著……，「自從孩子降生之後，我覺得時光以加倍的速度流逝，每天都因為充實而變得短暫，每天都因有愛戀而充滿期待，首頁的計數器簡直成了我的心靈寄託。我到處搜尋同類，到處尋找營養品，到處做廣告，希望這個幼稚的嬰兒能被更多的人認識和喜歡。但是結果還是可憐得很。好幾周裏，那計數器如果在跳動，幾乎都是我一個人不斷上線下線點擊造成的。大概沒有『生育』過的外人很難理解這種狂熱，尤其是這種狂熱目的模糊，未來不定。」（註一）

從計數器上緩步慢爬的數字來看，這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公共行政之窗》的上網人數似乎不怎麼踴躍，於是，李永剛常會點擊同性質的網站，與他人做一比較，當時，秋風先生做了一個名叫《自由主義評論》（後遷址改名為《思想評論》）的網站，該網站提供許多豐富的古典自由主義文獻以及秋風自己所撰寫的時事雜談等等，點擊率相當高；另外，與《公共行政之窗》同時開站的《春夏自由評論》網站，才剛過國慶日（大陸國慶為 10 月 1 日），訪問量就突破三千人次。

這時，李永剛心裡有個問題一直纏繞不走：「到底我的網站哪裡不對勁呢？是不是太狹隘、太專業了呢？導致鎖定的讀者自然有限。」

一個多月後（1999 年 11 月初），《公共行政之窗》做了第一次整體性的改版，天藍色的頁面風格搭配李永剛無意中想到的名字--「思想的境界」來替代成為該網站的名字；並在內容上大幅增加了人文歷史、經濟關懷和時事追蹤的文章。同時，為了吸引讀者，李永剛還設計一個「意外驚喜」的小欄目，裡頭專門放置一些小遊戲和另類軟件。有一天，一位網友來信問李永剛：「網站上提供的那個保齡球

遊戲要怎麼玩？」終於看到回饋、終於讀到讀者回音的李永剛心中雀躍不已，雖然，現在李永剛已經想不起最早留言的內容，但他還能記得：當計數器只有二位數（十位數）時，一批長期關照這個網站的人。

當時，李永剛文章取得的來源非常有限，因此，他只好更積極地在網路上四處尋找，但他不太懂得網路上的軟件下載方式（即「先下載再離線瀏覽」），只好每天晚上趴在電腦螢幕前，一篇一篇的慢慢複製、保存，再放到《思想的境界》網頁上。這當中，像是專從各個華文論壇中精選文章的《中文論壇精選》、資歷深厚的《新語絲》、《華夏文摘》、《萬聖書園》、《中國研究》、《天則經濟所》以及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及《戰略與管理》等等，都是可以讓他眼睛為之一亮，尋找好文章的渠道。

《思想的境界》自從 9 月開站以來，到 10 月 12 日，計數器上顯示造訪的訪客只有一千人次（這時網站名稱仍是《公共行政之窗》；但是在改版後一個月（12 月 17 日），計數器上的數字就呈倍數成長，達到一萬人次；到了 2000 年 2 月 4 日除夕，造訪的人數已達到二萬人次。不過，在這段時期裡，網路上的個人學術網站開始多了起來，在這熱鬧裡頭，有的人知道網路上有利益、有商業，有的人只是想要尋找有個發表文章、學術討論的園地，然而，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學術網站」的意義在哪裡？李永剛亦同。

### 2-3 · 來稿轉變了命運

真正的轉捩點約在 1999 年 12 月，吉隆坡的孫向陽寄來一篇文章，這是《思想的境界》收到的第一篇讀者來稿；在 2000 年春節過後，陸續有新的稿件寄來；到了三月份，每隔二、三天就需更新一次的網頁上頭，用醒目的字眼標示著「感謝某某人惠賜大作」等字樣，一眼望去，一大串作者的名字及文章掛在上面，非常具有號召力；到了五月份，《思想的境界》幾乎成了以「發佈作者賜稿」為主的網站，使它成了「吸引最多作者到此發表文章」的一個個人網站。

為什麼一個力量單薄的個人網站會吸引眾多各路好手到這裡寫稿

子，並且發表文章呢？李永剛在自述裡對這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第一，網站還算嚴肅；第二，託南京大學的福，作者們不必擔心稿件被壞人利用；第三，沒有資金也沒有門戶背景的個人獨立支撐，帶有某種悲壯的氣概；第四，中文學術思想網站過於稀缺，資源越是稀缺，努力就越可貴。尤其到後來製作了大批的學人專集後，他們更樂意把大作發來；更多的優秀稿件吸引了更多的高素質讀者，自此形成良性循環和先發優勢。」

更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份的時候，李永剛收到崔衛平發來的「伊媚兒」，希望《思想的境界》能為她主打已翻譯好但無法出版的《哈維爾文集》，提供一個網路傳播的陣地，這是該網站第一份獨家發佈的大作品。想想看，數十萬字的作品在網站上發佈，並且是全華文世界的獨家，這是樁何等的大事啊！學者看到以後，都互相轉寄，增加它的知名度。

在此前後，包括許紀霖、張閱、任不寐、王力雄、戴晴、高華、邵建等學院和民間高手亦相繼賜稿，表達對《思想的境界》的親近。

《思想的境界》將《哈維爾文集》的目錄、文章細目一篇篇的詳列出來，方便讀者進去點閱，也就是說，提供一個「被官方抵制、無法出版的作品」發表的平台，而它的傳播渠道說不定更甚於平面出版。當然，李永剛也想到，像王力雄、戴晴這樣的獨立知識份子，很難在控制森嚴的大陸學術期刊和傳統媒體上傳遞他們的聲音，但網路卻可以實現這樣的效果。所以，《思想的境界》上分量沈重的獨家大作，既是該網樹立聲譽立住腳根的重要原因，也許也是它最終死亡的誘因。

由於設立了《思想的境界》網站，這些大量的、新鮮的、銳利的思想不斷沖刷著李永剛，基本上，他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所以他相信自己可以提供一個寬大的、包容不同意見的空間讓各路人馬發表文章，縱使每個人所信仰的理念不盡然與自己相同，但都享有同等的發表空間。

於是，李永剛慢慢地走出了「南京大學講師」那個封閉的小我，

泯滅許久的「對共同體命運的關注」漸漸浮現出來，此時，他發現，個體不是絕對孤獨無助和無力的，這個貌似虛擬的網路，可以把分散的個體有機地整合起來，把微弱的呼喊切實的放大出去，從而成就從前不能設想的事業。

在2000年5月4日的編者感言上，李永剛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現在很多想法都變了，雖然我還不能清楚地表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已知道一個滿足於收集和整理資料的學人和一個承擔使命的知識份子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後者對權力的擴張永遠保持警惕，對以任何名義強加到個體的不自由都堅決抗爭。我非常願意轉引林賢治〈五四之魂〉長文中的引語：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僕從。由於精神的存在，知識份子多出了一個世界。關於這個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蘭克曾經這樣描寫道：『不要在地上尋找自己的路標，這是一片無邊的汪洋，這裏進行著無意義的波浪運動和各種潮流的撞擊--應當在精神的天空中尋找指路明星，並向著它前進，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許還要逆流而上。』為此，我在首頁設立了學人專欄，把那些睿智的思想者集中推薦給大家。我給網站確定了努力方向：關注世界命運、關注人生境遇、關注思想變遷；借助網絡，使學術思想得以：交流、共享、傳播；追問真理，逼近真實，保持真誠。」（註二）

就網路的性質來看，「論壇」是個很重要的空間，彼此可以通過不斷的互動和交流，共同討論某一話題；而做為一個重要的中國學術網站與各種不同學派共同參與的網站，「論壇」當然是《思想的境界》的一個重點。2000年5月中下旬，《思想的境界》設立了「鋒利論壇」及「溫和論壇」，李永剛之所以這麼做，是希望將它們區別開來：有話要說，但是內容比較溫和的可以進入「溫和論壇」；若是銳利的，願意跟他人論戰的文章則發表在「鋒利論壇」。

但很顯然的，絕大部分熱中於網路發表文章的人，都屬於有意見、有思想，會主動積極參與的人，因此自然而然的參與到「鋒利論壇」裡頭，在此，你可以看到網友張貼的多則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短短一個多月裡，「鋒利論壇」的上網人數就超過三十萬人次，《思想

的境界》此時已進入快速發展的時期。

這段時期，最備受矚目的是李永剛本人的「自由主義」傾向，使得《思想的境界》成了自由主義者可以在此共同討論、共同生活、共同悠遊的園地。六月中旬，李永剛也注意到這種傾向可能會失去一般性的讀者，而存留對自由主義比較熱衷的人。因此，2000年6月中旬，李永剛聽從友人的勸告，再次做了大改版。

這回，他準備收斂鋒芒，不要把它搞得那麼銳利，搭建一個具有兼容性的思想交流平台。當時的改革說明如下：

「希望把這個純粹個性的小地方做成一個公共園地，不是為了戲耍，而是為了在思考的負重中前行。百年中國，多少問題無解，卻又有多少智慧的頭腦在執著追尋。但願這種崇高的人性能在虛擬的時空中流傳發揚，而我，願意竭盡我所能做一個辛勤的服務員。

--必須承認，我帶有強烈的個人偏好和價值主張。我曾經堅定地認為，要把這個網站定位於其實處於弱勢的自由主義，因為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不同的聲音都必須容忍，對異己絕不打壓，而是努力溝通；當面對強權，這種寬容的姿態總是顯得如此無力。但我現在開始意識到，如果可以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讓各種見解在此碰撞交鋒，以此來檢驗那些號稱恆常的價值，是否真有恆常的生命力，也許比張揚自由主義更為重要。此次改版，是我的一個聲明，我聲明將以一個基本公正和努力包容的心態來傾聽和傳遞。作為私人，我可以保留微弱的對人與文的偏愛；但作為編者，我的公開立場從此就是無立場。」（註三）

## 2-4 · 來自官方的壓力

基於兼顧各種不同思想派別的寬容平台，李永剛搭建了「學人文庫」。「學人文庫」的重點在首頁便可一覽無疑，首批就推出近五十個作家的專欄，其中，取得作者授權約占一半之多。例如：新左派的崔之元，引介大量新左大將的重要作品；而自由主義的作家更多了，像李慎之、余光遠、徐友漁、朱學勤、雷頤、戴晴、王力雄及經濟學家何清漣等等，每位作家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個人網頁。

李永剛將每位作家提供的作品作一番整理，網友只要點入某位作家，就可以看到該位作家的所有作品。這樣的設計，可以讓讀者更了解每位作家的思想以及來龍去脈等等，使「學人文庫」成了一個兼具思想理念及學人的資料庫，也因如此，又吸引更多的知識份子參與其中。

《思想的境界》改版不久，「長江《讀書》獎」風波（詳見本論文的第三章及第四章）突然冒出了頭，而當所有的傳統媒體仍在顧慮，不敢報導表態的時候，網路上的《旌旗網》、《中華讀書網》、《博庫網》等迅速崛起的網站就已經以尖銳前鋒的姿態及大戰三百回合的豪情衝下去了，於是，全部數百萬字的論戰文章就集結到各個網站裡頭來（依作者所搜集到的，就約有二至三百萬字之多）。雖然《思想的境界》試圖提供一個交流平台，但也不可避免的捲入這場最厲害的交鋒裡頭。

此時，人們才驚覺：在網上的學人無論數量還是質量，與先前相較，都上了一個較大的台階，寫作者多了，文章的水平及論戰的水準也提高了，連以往不願在網路上發表文章的學者也慢慢出現。

在被捲入「長江《讀書》獎」風波以前，《思想的境界》曾有過一次論戰：吳冠軍以 IT 經理的身份向王小東先生的「盜版有理」這個理論發出強烈質疑，雙方打了一仗。

李永剛是位性格內向的學者型人物，面對這種刀光劍影的場景，備感緊張，尤其當「長江《讀書》獎」的交鋒愈演愈激烈，幾乎到硝煙瀰漫的時候，《思想的境界》的論壇免不了又要深陷其中了。這時，李永剛開始對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喪失了信心，擔心再這樣交鋒下去，都不知道整個論壇會走向哪兒，都無法把握是否可以繼續保有一個學人的風範、一個知識網站的風格。

但「失去信心」恐怕不是李永剛此刻最重大的問題吧！就在「長江讀書獎」風波高潮未退的時候，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有天，網路管理的君韜告知李永剛，說：「北京一個層級很高的部門（指的是意識形態頗高的部門）認為《思想的境界》中的『鋒利

論壇』管理失職，存在不少有問題的文章，所以要求《思想的境界》需關站整頓。」這對《思想的境界》來說，是自開站以來一樁極嚴重的大事；可是，對李永剛而言，時間竟是如此的巧合，因為就在前一天，他還很情緒化的表示要刪除相關爭論文章徹底退出交鋒；想不到第二天，就有人告知必需關閉網站。

事後，李永剛也承認，這是他生平頭一遭面對這種來自北京官方上層壓力的事情，所以心裡七上八下，拿捏不住上頭如何定性，於是連夜發去自己的個人簡介（強調自己任教職，背景單純等等）以及該網站的有關說明，接著就在極度不安的狀態下等待消息。

可是官方的正式消息（公文）從未下來過，因此，該如何整頓也沒個譜。此時，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則則關於「《思想的境界》要被關了」的種種流言在網路上傳開來。於是，朋友建議苦惱至極的李永剛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出擊，先將引起紛爭的論壇除去，再轉移戰場。

就在李永剛意志搖擺不定的時候，《思想的境界》又經歷了二次大的論戰！

一次是新左派的曠新年與自由主義的秦暉兩人交鋒，引發一場關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學者陣營的對峙；另外一個事件則是北大畢業、原本可以進入「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作協」）的余杰，因其他因素，「作協」反悔不願給他工作，於是，余杰寫了一篇很重大的聲明，發表在《思想的境界》，向「作協」爭取他應得的權利。這兩起事件，同樣引起很大的論爭和矚目。

在風雨飄搖中，《思想的境界》在7月9日竟然無預警地被迫休克（意指網站線路斷訊），李永剛的心中真是陰影重重，一方面，不曉得若再繼續走下去，自己會不會就走到「議異人士」的角落裡去；另一方面，這好不容易混出點名堂來的學術網站，不甘心就此撒手、宣手死亡。李永剛的內心正在被這兩股力量拉鋸著。

這日子是如此的煎熬，仍不斷有稿件、來信如雪片般的飛來，不斷的詢問《思想的境界》的最終結局、關心李永剛的狀況，甚至還

有稿子是要發表的，……幾乎讓李永剛快喘不過氣來，在連續的高強度勞作中，他的身心開始恍惚。

在7月15日的編輯手記裡頭，李永剛仔細地說出當時自己的內心感受與煎熬：

「炎熱的夏季本來是我的剋星，近來又有多種複雜的因素異常地絞纏在一起，使我的情緒和體力都降到了極低點，而思想的激烈動盪卻偏偏處在好久以來的最高點，內心裏再也找不到安詳和平靜。我必須真的休整幾天，甚至暫時忘掉這個網站--這個盤踞在我心裏的最大的愛和痛--去睡覺，去聊天，去感受一下越漸遠去的真實生活。也許是我執著的沉浸在虛擬的世界太久，也許是我過於急切的希望看到這個幼苗茁壯成長，而忘掉了僅以我個人的力量其實還遠不能成就我理想中的宏大事業。於是有焦灼，於是有恐懼。

建站近十個月來，從到處轉抄到來稿不斷，從門前冷落到眾人捧場，其實我已經走出了最艱難的一步。但接下來怎麼走？我反覆追問自己的初衷，並向朋友們求助。可敬的師姐崔衛平給我寫來了長長的答案：

--《思想的境界》這個名字已經給你提供了答案，一是突出『思想』，二是要有『境界』。所謂『思想』，我的理解是紮根於我們生活的根基之中，要以我們全部有血有肉的生活作為擔保，是我們的呼吸、追求、理想及疼痛，是那些看不出來但完全能夠感受得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思想者和他周圍的普通人有著同樣的命運、遭遇和對於事情的基本判斷，他頭腦中默默考慮的，也是他的從來沒有談過話的鄰居頭腦中默默考慮的；令他輾轉反側的，也是令他的看上去平淡無奇的鄰居夜不能寐的。他們雖然從來沒有交流過，但他們臉上的表情是完全一致的，都知道有些話還沒有大聲說出來。在這個意義上，還在嘗試著發出聲音的思想者是一種代言人（請允許我用這個字眼），他沒有甚麼自己特殊的利益，至少在表達思想的時候是如此。

--當然，思想要有學問的背景，要富有成效地進行思想，並且更加完整地把它們表達出來，離開大量的閱讀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框架

的思想才是有承受能力的思想。更大面積地承受而不僅僅是出奇，才是更優秀的思想。更為直接地說，思想是讓人感到有同感、痛感的那一種東西。在它的一頭，緊緊連著現實，而另一頭，則連著更為豐富廣大的思想的成果。最終，思想（及其批判）是建設性的，是對這個世界的承納、祈禱和祝福。

16日晚有月全蝕，讓我們仰望那燦爛的黑暗。」（註四）

## 2-5·突破的訪問量

此時，以學術為核心，探討百年來中國所面對的經濟、文化、現代化、主義、思想等各種問題的網站出現了，《世紀中國》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代表，它掌握大量學界的資源，並且擁有忠誠的作者與讀者群。

在這強烈的對比底下，李永剛想到：「像《思想的境界》這種純粹私人的努力，並不能指望改變些什麼或是做些什麼大事，若能藉由新科技的巨大力量做一點思想傳播的工作就已滿足。」因此，他希望網站能努力發掘那些散落在體制和民間的各種聲音，即使那些聲音有差異，但在追尋真理、接近真相、保持真誠等方面應該是相通的；在操作上，朝壓縮純學院派風格的論文、增加曉暢明白的思想隨筆和更具當代感的時局評論等方向努力。

這個大方向感似乎是對的！留言本上開始熱鬧起來，訪問量節節攀升，到關站前，總訪問人數突破了三十二萬，其中，最後一個月裡的訪問量就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日造訪數突破四千人次。

不過，當造訪的人愈多，言論、議論也就跟著來了，也就愈容易成了激烈、虛無、保守、批判等言論相互擁入的園地。雖然李永剛必需盡其可能的去保護作者發言的積極性，但是他也必需顧慮到中國大陸的國情，尤其是它的尺度，倘若不斷地有人踰越尺度的話，那麼，恐怕連李永剛都很難拍胸脯保證《思想的境界》會不會再一次休克。

伴隨著中國大陸網路的蓬勃發展，使得中共在新聞與輿論的管制

上遇到巨大的難題，所以，政府就陸續抬出了互聯網新聞管理、BBS管理和內容網站管理的法規，試圖全面約束網路的自由。

這時，有人跟李永剛打招呼了！要他注意尺度，不要踰越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煩。雖然李永剛很自覺：在這幾個月來與北京當局你來我往的情況底下，自己簡直就要成了當局的小檢察官了，可以自己掂掂規矩。……不過，依舊不成，仍有人上網來，不斷地向尺度挑釁。最後，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宣告關站。

至於是在什麼樣的壓力底下關站，或是背後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李永剛不曾明說，外界也不清楚。

李永剛曾經說過：「每次上線，看見這個網站還健康的活著，就為我們這個飽經苦難的共同體感到些許欣慰，畢竟從中可以見證我們民族始終不屈的向上向善的努力，我個人也因此得以抵抗內心的黑暗與虛無。」可是，它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在於真正負責任的、想要探討網路出路的人卻發現沒有出路；而那些低級混亂的言論卻肆意橫行！那些低級不負責的言論就像那些上網者一樣，今天在這打一槍就走，明日在那打一槍再走，連李永剛也深覺無力且無助。

就在中國流亡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次日(10月14日)，一則關於《思想的境界》的關站聲明就在這麼一個安靜的夏日降臨在該網頁上，無聲的宣告自己的死刑：「本站完全因為個人的原因自即日起關閉，對這片育我養我的土地，我始終懷著不曾泯滅的深情。」

雖然先前「《思想的境界》是否要關了」的揣測紛紛嚷嚷多日，但這次，毫無預警的，就在自家個網頁上宣告了自個兒的結局，這令許多人無法相信，頻頻探真偽。

當晚，李永剛又寫了一篇完整的聲明，說明關站的原因。

「發佈關站消息以來的短短十幾個小時裡，我接收到了許多的反饋，各種聲音和情緒混雜其中，讓我無法喘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的說明過於模糊。在此，謹向那些對此事寄託了情感和情緒的人們致歉。但我必須指出，部分海外網絡媒體對這一私人事件進行了太多泛政治化的猜測和聯想，部分中文論壇上流傳的消息也是基本失實的。我想我應該出來做一個詳細的說明以正視聽：

### 1、 關站與政府或政治無關：

事件的性質是個人關站而不是被封：迄今為止，從未有政府任何部門或有關人士要求封殺本站；這是一個完全個人化的決定。

### 2、 關站與宏大的主題無關：

直接的原因是自己不堪負荷，是出於對『小我』的偏愛。自去年9月開辦時的小小主頁，做到今天初具規模的學術思想網站，從頭到腳，從內容到（膚淺的）技術都是我一個人在做。我曾經說過：『除了堅持，我一無所有。』我對它傾注了太多的心血，投入了超負荷的時間和精力，當然，為此我獲得了精神上的強烈自足。我感謝13個月裡對本站和我給予無私關懷和幫助的師長、朋友；感謝無數來自四方的鼓勵。是你們陪伴我走過日日夜夜。但這些已經越來越不能減緩我身心的疲憊和緊張。自從家母仙去之後，我希望年邁的父親能夠多一點安定和幸福的感覺，我希望自己能夠有更多的時間乃至金錢來充實老人的晚年生活；和我風雨同舟的女友為了支持我的事業，這一年裡放棄了太多正常的要求，默默認可我那些應該在花前月下的浪漫時光給了冰冷的螢幕；最近幾個月裡，我的身體各項指標都急遽惡化，朋友們都不相信一個人真的能長期堅持只睡4-5小時。對於高校教師而言，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一年裡，我個人的學業和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文字，沒有看過一本完整的書。所有這些，都使我痛下決心：改變這些狀況的決心必須盡早做出。只不過由於我衝動的品格和急躁的心理，決定一但做出，就覺得要立刻實施，快刀斬亂麻，沒有給人緩衝的時間。在此再次向大家致歉。在這一點上，我誠懇的接受諸位的批評乃至責難。我給自己準備的辯解是任何人都有權追求個人的幸福。

### 3、 本站的定位是思想學術：

定位於學術網站，是我始終堅持的立場。我可以不隱瞞自己的自由主義傾向，但我希望這個網站能夠以一種兼容開放的心態認真傾聽學界的各種聲音，希望能夠把那些真誠探討中國問題的人和文比較集中的展示出來。百年裡風雲激盪，一代一代中國人在解讀世界潮流、反思傳統文化、直面現實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深刻或有價值

的成果。這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該輕易拋棄或否定的精神財富。那些人或文或許有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地方，但正是有了各種不同觀念的撞擊，思想才能匯成大潮，創新才有根基。

#### 4、 互聯網時代的學術與思想交流：

我一直感慨。本站有幸在互聯網大發展的時代誕生，並有幸追隨它的潮流深切感受中國的可喜變化。網路作為新興的傳播與交流工具，必定將在未來發揮更大更廣泛的作用，也使得個人可以因此表現出從前難以想像的力量。互聯網上的學術和思想交流開創了一種新的空間甚至模式。本站的關閉或許有一些遺憾，但更大的浪潮早就滾滾而來。一些更大更好的網站已經清晰的呈現出來，而那些公共的努力更有助於建構理性、溫和和健康的學術思想平台。作為中國人，我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情結，和一些人的想像不同，我所做的一切，捫心自問，都是為了我心中那個始終不渝的夢想：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普世價值的弘揚。因為對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我實在是懷有不曾泯滅的深情。

最後重申：本站因為完全個人的原因自即日起關閉。你們可以譴責我的自私，但所有的借題發揮與我的立場和選擇無關。

思想的境界 李永剛

2000年10月14日晚」

(註五)

## 2-6·悲壯的關站

《思想的境界》從出生到死亡，走了不到四百天，若說它是很自覺地、有思想、有理路的追求某種目標，其實也只不過四、五個月的時間罷了，也是直到此時才引起各界關注。但愈是引起關注，則離被關站的時間也就愈近，民間的學者王力雄早就說過：「如果它默默無聞，誰也不知道，它不會死但活著也沒意義；如果它要破繭而出，它會輝煌，但必定死去。是默默的生還是壯烈的死，這是一個問題。」可是就李永剛來講，在尚未對自己實施「成爲異議份子」的催眠下，面對強大的壓力，卻選擇自動關站。

《思想的境界》關站後，有一個人自稱是「李勇鋼」（取其音同字不同），設立一個《思想的境界完全鏡像》網站，並且到發貼宣傳；另外，有位叫做「愛國者」的版主做了一個《思想網站完全鏡像》，……其他類似的還有一堆呢！由此可見，《思想的境界》影響力有多大，尤其是在知識份子圈裡頭。當然有人曾揣測，這些可能是由官方派出或是左派份子做出的事，要想魚目混珠，打亂所有的這一切，但反倒更加印證了《思想的境界》的影響力。

這麼一個影響至極、至深的網站生命就此結束了，可是它到底改變了什麼事呢？改變了什麼人呢？從後來的結果可以發現，第一，個人網站增多了；第二，打開媒體新的通路，許多年輕的學界學人，他們不再懼怕於反抗中共的平面媒體和媒體控制，而在個人網站上發表自己的文章，建立屬於自己的網頁。

其實，就《思想的境界》的催生者--李永剛而言，他的生命也爲之改觀，他對網路的觀察以及網路未來的思考，恐怕是很值得參考的：

「網絡推倒了盆地和大山，它把世界都展現給你看。網絡改變了我的思想、我交往的人群，從而也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從中獲得的教誨終生受用無窮。

本來對於我這樣一個普通得接近塵土的人來說，從來不奢望人生有奇蹟。以我極端封閉內向的性格，我永遠不會進入某些人群的視野，也不可能坦蕩地面對公眾。但一段時間裏我覺得奇蹟每天都在發生，那些書本中的『大人物』一個個朝你走來，向你點頭問好。

可敬的崔衛平師姐大概是我透過網絡結識的第一個『有名的』朋友。我曾經向她請教一個高難的問題：我應該怎麼稱呼戴晴？阿姨太親切，女士太嚴肅。師姐說直呼其名。這一招拉近了和 DQ 的距離，她的青春活力讓我們小輩都備受感染。王力雄先生是我特別敬重的人物，我曾在網上拜讀他兩部大著《黃禍》和《天葬》的節選，在《戰略與管理》上王先生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完全不同於官方的陳詞濫調。這位很早就脫離體制，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自由知識份子後來給我提供了他的大部分遭禁作品。同在一所學校的高華老師也是通過網站才認識我的，並以他一貫的熱情把微不足道的我介紹

給他那些大名鼎鼎的朋友：上海的朱學勤先生、蕭功秦先生、許紀霖先生；廣東的袁偉時先生、任劍濤先生、何清漣女士。而蘭州的趙啟強先生對東歐和俄羅斯歷史的深刻見解，使我改變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南京的邵建先生，北京《戰略與管理》編輯部的余世存、高超群，浪跡江湖的笑蜀，以及我從未謀面的朱大可、張閔、任不寐等諸多無法一一列舉的豪傑，我在睜眼閉眼都會想起。儘管在人格上我並不自卑，但對《思想的境界》的尊崇，使我願意對他們表達最深厚的敬意。

按一位學長的褒揚提法，『思想網』（指《思想的境界》）是『由私人提供的公益物品』。沒有幫手，也沒有經費，能做到如今這個樣子，我更要感謝無數給我熱情支持和鼓勵的不知名的朋友們，正是他們，才使我夜夜孤燈苦茶的勞作變得有意義。這群新的人使我逐漸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完全不是學院的，不是封閉的，不是虛偽而浮躁的。我不斷檢視自己的內心信念，不斷走向真誠和勇敢。

無論我為之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我都覺得自己佔了天大的便宜。要知道，那些寶貴的人生和思想際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不知道『思想網』還有沒有未來，但帶有個人色彩的學術思想類網站肯定還有未來。

我堅持認為，大型的資料庫一定要由政府扶持的公共服務機構來完成，這是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而個人學術思想網站要保持特色，應當拒絕有商業目的的機構或資金介入，堅守民間立場。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任務。」（註六）

不管如何，李永剛所做的個人學術網站，為大陸的知識份子創造一個新典範，那是以個人之力，以無盡的熱情和單純的學者信仰所交織的網路。它所創造的不是一個網站，而是一種可能。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這樣，那麼，有沒有可能結合更多人的力量來做更多呢？

註一：節錄自李永剛所撰的〈寫在《思想的境界》關站之後〉一文，該文刊登於〈二十一世紀〉第 63 期。

註二：節錄自《思想的境界》(<http://www.sixiang.com>) 2000 年 5 月 4 日的編者感言。

註三：節錄自《思想的境界》改版說明。

註四：節錄自 2000 年 7 月 15 日《思想的境界》中的編輯手記。

註五：選自「多維新聞網」京港台時間 2000 年 10 月 14 日。

註六：同註一。

### 第三章 論戰起於外圍

#### --《讀書》雜誌事件之一

由於大陸對傳統傳播媒體（出版、報紙、電視、電台）進行嚴格的管制，大陸知識份子之間的議論無由發揮，網路成爲另一個出口。而網路上所進行的思想論爭、學術討論、左右派的論戰等，就成爲反映大陸知識份子群落的重要觀察場域。網路反映知識份子生態，知識份子的生態也呈現在網路上。其真實的程度，要遠遠超過傳統媒體。要了解大陸知識份子的真正想法，網路應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

最典型而集中的反映，就是《讀書》雜誌事件。此一事件相當複雜，可以分兩部份來討論。其一是《讀書》雜誌的「轉向」，其二是由香港商業鉅子李嘉誠所捐助的「長江《讀書》獎」。這個事件幾乎將所有的大陸知識份子都捲入論戰的旋渦之中，堪稱是 2000 年，大陸知識界的第一大事。

事件當然起源於中共對傳媒的控制。但導火線卻是一篇文章。

#### 3-1·戴晴的導火線

導火線是戴晴引燃的，發表於 2000 年 5 月 20 日香港《信報》，題爲〈絕不花錢買宣傳〉，內容是講北京正在進行的「打假」運動。由於有大量假冒偽劣商品，北京還成立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北京大海打假公司」。但文章的內容不是講市場上「打假索賠」事件，而是話鋒一轉，講起雜誌來。

「今天早晨，透過雖然是民衆口頭流傳、但往往相當準確的消息得知，我這幾年來最喜歡的一份報紙《南方周末》和一家刊物《百年潮》，其主持人已經或即將離開他們的位置。表面上給出的原因當然比當年免去丁玲、免去儲安平要和緩得多，他們日後的日子也一定比這兩位前《文藝報》和前《光明日報》主編的日子強，這都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有了些許進步的表徵。但我已經是 2000 年的消費者，《南方周末》和《百年潮》都是我自己花錢訂閱的報刊，主持人

在他們幹得最精彩的時候突然“自動”辭職，由並非出於市場、而是出於“立場”而挑選出的人接手，在前任打下的場子裏和創下的名頭下，編出別樣東西，我感到花錢買了假貨。

這借屍還魂、掛羊頭賣狗肉的把戲當局一直在耍，從沒有臉紅手軟過。不說 1989 年封掉的一整批最好報刊，只看近年的作為：對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東方》，即用此陰招，可惜一用之下，這份已經有了國內和海外影響、經濟效益很過得去的雜誌，立刻沒人再看。漸漸地，科學院的一份刊物《方法》有了看頭，轉瞬間又給封了--這是在北京，還不要說外省更好欺負的《文化時報》等朝氣蓬勃的年輕小報。

《讀書》資格老，名氣大，多年前我曾是它的鐵杆兒訂戶。無奈這不好下手的老資格刊物還另有特色，這就是它的眼力見兒、它的“肯聽招呼”，可惜任當局一輪輪走馬換將之後，已如被狐狸精吸幹了精血的慘白書生，我也就不打算再訂了。

開放的、正在向市場化過度的中國，給我們以期待；作為獨立的人而非“黨的工具”，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消費：無論是住房、電冰箱，還是戲劇電影。作為消費者的國民，會小心翼翼地守衛自己的錢袋：既不糊裏糊塗住進豆腐渣樓房，也絕不花錢買宣傳。

當局不是一直在吹乎，說改革取得了多麼了不得的成就麼？那好，就讓我們看看報紙雜誌能不能進步到不再一無例外地全是黨所供養的喉舌，而是成為提供精神產品、並向精神產品的消費者負責的商品。買方麼，當然也會越來越精明、越來越挑剔--我們對自己精神的守護不會亞於對腸胃和四肢。(註一)

### 3-2·甘陽引燃的火苗

〈絕〉文發表在香港，在大陸本沒什麼反應。不料，就有另一名在香港的作家甘陽，立即在 5 月 23 日香港《明報》上寫了回應：〈為《讀書》討個公道〉。文章非常火辣，把當年六四的恩怨、戴晴與中共官方的關係、《讀書》雜誌的人事都牽扯了出來。

「北京《讀書》雜誌創刊二十年來，一直被看成是中國知識界的最重要的陣地，也被看成是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一個尺度。但晚近以來，國內有些人卻出於一種極為齷齪的狹仄心理，不斷散佈一種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謠言，影射《讀書》已經變質，不再代表知識界，甚至暗示《讀書》已經成立官方的爪牙、專制的喉舌！

謠言的功能在於中傷，中傷的妙用在於置對方於百口莫辯的死地，因為謠言不需要任何憑據。近來攻擊《讀書》的人，從來說不出究竟《讀書》上的哪些文章表明《讀書》已經成了反對自由、維護專制的宣傳喉舌，而總是閃爍其辭地暗示《讀書》現在的主編等人是官方的走狗。戴晴在《信報》5月20日上發表的〈絕不花錢買宣傳〉，就以這種手法公然中傷《讀書》已經是官方的“宣傳”品，說她不打算再訂《讀書》，因為她“絕不花錢買宣傳”。

戴晴願意訂閱什麼雜誌當然是她自己的事，但是她把《讀書》說成是官方的“宣傳”品，卻是信口雌黃，嚴重損壞了《讀書》及其編者和作者的名譽。但戴晴當然不怕《讀書》的編者和作者與她打官司，因為事實上，在共產黨中國，有幾個人能像戴晴那樣吃得開，兜得轉？包遵信先生在其《六四回憶錄》中曾慨歎戴晴把北京知識界玩弄於股掌之上，現在戴晴要玩《讀書》，當然更是小菜一碟，因為她只要指出《讀書》二十年未被查封，似乎就已經“證明”了她所謂《讀書》的特色，就是肯聽黨的“招呼”，而現在的《讀書》在“任由當局一輪輪走馬換將之後，已如被狐狸精吸乾了精血的慘白書生”。

《讀書》從創刊以來，主要由沈昌文、董秀玉主持；前幾年沈公退休，由董秀玉任主編至今。董女士的人品膽識，香港讀書人瞭解多多，無須我贊一詞。但戴晴所謂“換將”，正是指的沈公退休，董氏主事並立邀汪暉、黃平擔任執行主編之事情。本來沈公退休，乃是年齡關係的正常退休，但有些人卻刻意營造他退休是受迫害，而董秀玉留任是受當局信任，汪暉黃平則是當局派來的文化打手。這種卑劣的把戲，不要再玩下去了！因為誰都知道這不是事實，而是徹頭徹尾的惡意中傷！

戴晴不妨正大光明地批判《讀書》上的任何一篇文章，不必在《信報》上對董秀玉、汪暉、黃平等放冷槍射暗箭，這未免太醜醜渣渣，太見不得人！」（註二）

故事最精彩的序幕，這時才真正開啓。

甘陽是《讀書》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為《讀書》雜誌說句「公道話」本來沒什麼。但問題是大陸的知識份子「群落」，在六四之後，變得相當複雜。要考量這種背景，才會了解問題為什麼如此嚴重。

### 3-3·讀者上網回應

首先，是中共對媒體的控制，讓持不同意見的知識份子失去發言的空間。在六四之後，由於有大量知識份子受到處分，中共對言論自由的控制飽受西方人權組織的批評，中共不再以原本的「新聞預檢制度」來控制言論，而是由「事後懲罰」、主編人選的替換，甚至是整個媒體管理階層的改組，來達成新聞控制的目的。

有某一個讀者就上網貼了一則〈為戴晴的叫板喝一聲彩！〉文章，對中共控制手段的轉變作了詳細的註解。

「網上登了戴晴抨擊大陸政府用替換報刊主編的辦法改變報刊的文章，還有甘陽先生的駁斥。我作為讀者。忍不住要為戴晴的叫板喝一聲彩。中國大陸對大眾傳媒的控制，繼承了共產主義集團的傳統做法，延續到新世紀，已經成為這個世界上極其臭名昭著的一件事。每年國際記者組織宣佈記者的敵人，都要把中國政府的第一首腦選進去，和薩達姆、卡紮菲、卡斯楚等放在一起。每年宣佈在專制暴力下受迫害的新聞記者的名單，那裏頭總有幾個中國名字。

在全面的徹底的壟斷性的輿論控制下，對這樣的事情，忍耐功夫最好的是大陸的知識份子。農民不識字，工人讀書不多，在剝奪了知情權以後，沒有反抗的可能。而知識份子呢？其實都知道，都明白，但是都不說，都不挑頭叫板。一年復一年，就像屠宰場邊上吃草的羊群。

終於，戴晴站出來，說出的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這一叫板，把話挑明瞭，點明了中國報刊和所有大眾傳媒的尷尬處境，向強權說了一聲“不”。

現在國內對大眾傳媒的控制，已經不是文革時期的內容預控制度了。由於市場化的不可遏制，也由於對新聞出版的預檢是名聲實在太臭的專制控制手段，大陸改成了另外一種軟性控制辦法，這就是所謂主編負責制。這個主編負責制負責什麼呢？就是負責從你手下出去的話要符合一黨的十分任意的十分狹窄的意志。主編們向誰負責呢？就是向把主編這把交椅給你坐的人負責。

很多人在給國內政治體制辯護的時候，要讚揚現在的“事前不預檢”。這種讚揚，要麼是一廂情願地好心得一塌糊塗，要麼是別有一番一塌糊塗的用心。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事前不預檢”後面，有一個“事後懲罰”的制度。

所有的主編，包括甘陽先生的朋友董秀玉、汪暉、黃平（順便說一句，他們也是我所尊敬的朋友），都明白，明知不能說的東西，是絕對不能說的。比如，沒有得到確證，他們都不會發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以便讓 12 億養育他們的中國人民“聽其言”。除非哪位主編鐵了心明天就當欽本立，沒有人會發表一句明知不能發表的話。

但是，還有一些話，是改革開放的十幾年裏，似乎可說也似乎不可說的，或者“上面”還沒有明確能不能說的，這樣的灰色地帶，這樣的模糊內容，就是中國的主編們的英雄用武之地。業內行話：打擦邊球。發明人，89 年被廢黜的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先生。

可是那位喜怒無常的裁判一不高興，判你擦邊球出界，你就到了事後受懲罰的階段。不殺你，不關你，不打你，把你調走，降你，閒著你。總之，客客氣氣，斃死你，毀你一生的事業。

適者生存是一條鐵律。欽本立們一個個從主編的位子上消失了。剩下來的，你敢怒也不敢言。現在丁關根已經犯不著來懲罰那些作家記者寫稿子的人，弄得名聲太臭人人喊打了。這位鄧設計師的橋牌搭擋終於給自己設計了一條簡捷的控制辦法，就是名正言順地（退

休、平調乃其中一二)用懲罰主編的辦法收拾 12 億中國人民的大眾傳媒。

結果，我們看到了當今世界的奇觀：中國那麼多的電視電臺報紙雜誌，看上去五彩繽紛千奇百怪，關鍵時候卻出奇的整齊一致。要批法輪功，一夜之間全部慷慨激昂。快一年了，就沒有出現過質疑政府違法違憲的隻言詞組。要反台獨了，就一片喊打聲，似乎全中國人民都忘了打仗不是打球，如今家裏都是獨生子女，打仗死一個就多了一對孤寡老人。“聽其言觀其行”成了聽官方宣佈定性的言和行。在這樣的輿論控制下，中國人有時候會表現得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不可理喻，實在並不奇怪。」

這一篇文章的最重要之處，是最後說到關鍵，那就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長期以來的論爭：

「最後，好像應該提一下甘陽先生對戴晴的駁斥，嚴格地說是對有關《讀書》的幾句話的駁斥。事實到底如何，在國內的讀書界，特別是熟悉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辯論的圈子裏，其實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不過，即使戴晴關於《讀書》雜誌所說的不是事實，似乎甘陽先生也不必如此“過度反應”。這樣的“過度反應”是為什麼？

我倒要勸甘陽先生一句，也勸新左派的汪暉、黃平等我所尊敬的學者一句，當初你們和自由主義的辯論，自可見仁見智，辯論的雙方都基本上是遵從遊戲規則的，表現了雙方學者追求真理的胸襟，贏得了我等讀者的尊敬。如今，最早受到整肅的，全是自由主義一方的學者。先不說當初《東方》的人有的丟了飯碗，有關方面還下流地繼續用口碑甚佳的“東方”的名義繼續辦雜誌。就說最近，除了著名的四位學者以外，朱學勤因為“上面打招呼”被降級，秦暉將被迫離開清華。他們遭整肅，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和你們辯論的時候所說的話，所表達的觀點。如今他們遭到這樣的對待，顯然是不公正的。而你們，新左派的一方，大部分人都在相當不錯的位子上。在學術界，你們是重量級的人物。那麼，出來表個態吧！出來表明，你們不認同這種因為學術觀點而進行個人迫害的野蠻的中世紀惡行。出來表明，你們的人品和你們的道德心，同你們的學術

觀點一樣，是上得了檯面的！」

### 3-4 · 媒體控制的內情

在這一篇文章中，講到的幾個關鍵：

第一，中共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方法呈現無遺。在控制手段上，由以前的「預審制」改為主編負責制。透過人事控制內容，以形成一個不成文（成文就太難看了）的「禁區」，並且「禁區」是彈性的，可以隨時變動調整，以符合上級政策上的要求，這一點，其實大陸所有的傳播媒體都清楚。

第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已經端上檯面。有關雙邊論爭，其來有自，還是簡單從頭說起。

九〇年代初，鑑於六四之後，改革思潮歸於沈寂，基於穩定大局又能兼顧改革的要求，曾有所謂「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的出現，主要觀點是：以新加坡、台灣經驗為例，主張維持威權政治，再逐步改革。但由於其觀念與當政者的主流思想太接近，被一些自由主義學者譏為是「為當政者鞏固政權」，後來即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左派」。所謂「新左派」並非有固定的理論架構、思想脈絡，或者如歐洲「新左派」之類的，有一定的主張與政綱。它只是引介諸如後現代、後殖民、西方左派、自由主義左派、生態主義者、反全球化等的思潮而已。但由於它在西方掛著「新左派」的色彩，而「左派」在大陸的學界已經被「污名化」，它的形象代表著：擁護現政權、落伍、保守、反西方、反民主、當權者的走狗等等。因而「新左派」的出現，固有進步的意義，在實質上，也未聞有人因此作官，但另一方面來說，卻因為未抵觸中共的政策，現實的批判比較微弱，有些主張甚至與官方相呼應（例如《東方主義》、《白銀時代》的出版與討論，就與官方民族主義論調有互相呼應之感），就成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批判的對象。

更重要的，當然是雙方出於學術而進行辯論，但「新左派」不會因為其論點觸怒中共當局，而自由主義則會。更何況，自由主義的

批判往往更貼近於現實，因而中共的意識形態主管當局主要的處罰，主要落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頭上。

二者間的批判已在網路、研討會、學界之間口耳相傳很久了。一個說法是，原本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主要發表言論的園地--《讀書》雜誌，卻因主編換人，連帶的主要撰稿人也跟著改變，成為「新左派」的陣地；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園地本來就少，現在關的關，換主編的換主編，言論更形壓縮了。《讀書》雜誌也就成了被批判的首要對象。

當然，如果《讀書》雜誌所代表的是完全官方的意識形態，其實知識界也不會去說什麼，反正就是不去發表文章罷了。但由於它在思想界、學術界、年輕讀書人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而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才會環繞著《讀書》雜誌而展開。至於《讀書》雜誌的人事變動，包括了沈昌文退休、董秀玉換主編等，也就成為討論的焦點。要言之，知識界在乎的是：到底中共官方有沒有在這裡插手？《讀書》雜誌的主編人選是不是意識形態主管當局所決定？二者之間，會不會形成互相呼應的關係？……

這便是為什麼由戴晴的一篇文章，把《讀書》雜誌一罵，會引來學術界議論紛紛，交相投入論戰的原因。

### 3-5·殺出程咬金

就在此時，網上出現一個程咬金，名為「亦遠」，他上了幾個網路媒體去貼上自己的文章，名為〈甘陽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明報》專欄上甘陽先生的大作〈為《讀書》討個公道〉終於使甘陽先生的狐狸尾巴露了出來。這樣說似乎對享名中外的學者甘陽先生大不敬，但筆者想來想去，也只有如此描述了。因為甘先生這篇文章完全不是學術文章，如果不知道甘先生的大名，人們會以為這是中共組織部或宣傳部授權發表的闢謠聲明呢。作為一個學人，沒有考證，沒有事實，甘陽先生卻揣測起"國內有些人卻出於一種極為齷齪的狹仄心理"來了，這只能說是文人的墮落。

北京《讀書》雜誌創刊二十年來，一直被看成是中國知識界的最重要陣地年倒是不錯，但近幾年《讀書》是否已經變質，要從其發表的文章去論斷，不能簡單地從《讀書》主編的人事變動去論斷。沈昌文也好，董秀玉也好，他們當然對《讀書》作出貢獻，但他們全是共產黨員，是必須服從中共的領導的。他們只能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大陸思想解放，這是他們個人無法改變的現實，三聯書店畢竟是共產黨的。因此董秀玉個人的職務並不能說明目前《讀書》的走向。甘陽先生拿"因為誰都知道這不是事實，而是徹頭徹尾的惡意中傷！"作為反駁的論證和當年紅衛兵的大字報如出一轍，實在不夠一個留美學者的水平，難怪甘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沒有拿到學位呢。

至於沈昌文先生的退休是否有政治原因，局外人是無法知道的，只有中共組織部或宣傳部知道。想不明白為何甘陽先生那麼清楚"乃是年齡關係的正常退休"。特別是沈昌文先生的退休是在甘先生逃亡海外之後的事。關於沈退休一事海外有種種流言，全無法證實，筆者也不敢說甘先生一定不對。但在筆者採購了據說因技術原因推遲近一年才上市的《讀書》光碟板上，卻恰恰找不到傳聞導致沈先生不是因為年齡關係退休的幾篇文章（如〈論五十年不變〉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小小的考證說明，《讀書》不但今天可能變向了，而且肯定昨天的《讀書》全變向了。《讀書》光碟板完全沒有做到實事求是，尊重歷史，而且從商業上講也是貨不對現。是否《讀書》光碟板還有其他刪節，筆者沒有核對，但《讀書》光碟板不是《讀書》全集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完全違背《讀書》多年來倡導的學術自由精神的。

甘陽先生是踏著青年學生的鮮血來到美國讀書的。他個人學術傾向是什麼應當仍然是他的自由，但是他今天代表中共組織部或宣傳部來為《讀書》辯護就太過分了。甘先生對不起在血泊中的中國學子。或者可以說“六四”真是不折不扣的冤案，連甘陽先生這樣革命的同志也逼得逃亡呢！」

此文一出，北京學界為之流傳，有人當成是「八卦」，有人視之為

是公開的批判，不管他批判的是誰，文章對中共一點都不客氣。

但事情的最關鍵是，文章發出兩天後，竟有人在這一篇文章的前面加一個作者的註解：「《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再上網路裡流傳。一時間，這篇文章的作者儼然成爲是沈昌文用筆名來打筆仗，北京知識界爲之嘩然了。

要知道，沈昌文是要在北京生存的（這一點不同於甘陽之在香港），以這種語氣得罪當道，「老沈還要不要活啊？」北京人的共同感想是這樣。有些好事者還認爲：「老沈反正退休了，就豁出去吧！」

就在北京文化界交相流傳、耳語如潮之際，沈昌文卻是去了上海，等回到北京，看了 E-Mail，從朋友轉寄的文章裡，才知道這事態之嚴重，便趕緊向朋友澄清：

「小東兄：

剛從上海漫遊歸來，忽見尊函，不勝詫異。亦遠先生此文，我在網上見過，現在忽被歸入我的名下，真是莫名其妙。我學習電腦未及一年，只會看看網上的資訊，同朋友寫寫信，至今沒有在網上發表過任何文字，原因無他，無此技術亦無興趣而已。我現在自然也沒有能力到網上去辯正，只能對來詢問的朋友說說情況。那位把亦遠當我，擡舉我的先生最好能爲我更正一下。多謝！多謝！

沈昌文」

短短的幾行字雖然藉由朋友流傳而被貼上網，但許多議論早已開始發酵。這些議論不完全是針對沈昌文、甘陽或《讀書》雜誌的人事問題，而是對言論控制的不滿，就轉而以議論此事爲引子，開始批判起言論控制。然而，由於沈昌文與甘陽本是舊識，此時翻臉成仇，甘陽早已憤怒無比的上網開戰了。原文如下：

「無可奈何答昌文，百般不解說《讀書》

--甘陽就《讀書》之爭答沈昌文

（前略）

沈昌文先生這篇大作先以“亦遠”的筆名在網上流傳，但大概是

生怕讀者會誤以為這是一個小混混寫的罵街文章，最近又特地加上“《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回應甘陽”的大標題再上網流傳。“沈昌文”這三個字有頭有臉，確實使我無法再將之視為小光棍的無聊文字而置之不理，不得不來寫這篇〈無可奈何答昌文〉的文字，算是對沈公作個交代。

直截了當說，我提及沈昌文是年齡關係的正常退休，本無任何惡意，無非說了一句大實話而已。我誠然非常理解，昌文很希望外界把他的退休看成是像方勵之、李慎之那樣挑戰中共而壯烈犧牲的例子，但坦白說認識昌文兄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種殺身成仁的人；硬充英雄和烈士，於他自己未免太吃力太勉強，而在旁人眼裏看來未免就有點發噱而好笑了。昌文說他的退休有政治原因只有中宣部和中組部才知道，這話也說得太玄了一點。老實說昌文兄直到退休為止並沒有犯過什麼“天條”，他離中宣部中組部也還差一大截，大概沒有人會相信沈昌文的升降退留還要中宣中組二部決定。昌文如此自作多情，高攀起什麼中宣部中組部來，不知是否因為想像自己已經熬到了出版局副局長才退休？

今日中國最常見的一個把戲，其實就是以自稱受中共迫害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有些人為無法證明自己如何受迫害簡直急得要發瘋，因為不受點迫害怎麼能算個人物？而有些所謂的迫害說穿了不過是官場的互相傾軋甚或小單位裏的排斥異己和爭權奪利。例如當年沈昌文就利用共產黨給他的那點權力，把《讀書》編輯部主任王炎先生趕出《讀書》和三聯書店，此事曾引起北京知識界對沈昌文的公憤。說得難聽點，這事也可以說就是沈昌文用中共的權力迫害王炎，因為對王炎，沈昌文就是“黨的領導”。不過當年的北京知識界尚沒有那麼無聊，大家盡管普遍同情王炎，普遍反感沈昌文，也只是指責沈昌文這個人心胸狹仄、氣量太小，最氣憤的人也只是說沈昌文這個人手段卑鄙、人品太壞，卻還沒有人說他就是中共的打手。

如今沈昌文自己退休離開了《讀書》，他希望造成自己是受中共迫害而被迫退休的光榮形象，這本來可以理解，包括筆者在內都願

意成全老沈這番心願，並無意拆穿這裏面種種矯揉造作。可是令人百般不解的是，昌文因為自己離開了《讀書》竟然從此開始與《讀書》作對，用盡種種幾近無賴的手段破壞《讀書》的工作，包括大量截取扣壓作者寄給《讀書》的稿件，一度造成《讀書》稿件不翼而飛的鬧劇。所有這些近年來外界早有所聞，只不過誰聽了都只能搖搖頭，覺得昌文怎麼會變得如此無賴？《讀書》雜誌本是知識界之公器，沈昌文似乎把它當成了自家的私物，不能占有就寧可毀去，似乎不毀掉《讀書》作陪葬他的退休就不值，似乎不搞臭搞垮別人主持的《讀書》，就不足以發洩他個人的失落感。現在他在這篇以“《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名義散發的文章中，公然指責現在的《讀書》“完全違背《讀書》多年來倡導的學術自由精神”，看上去真有點為擔當“學術自由”不惜赤膊上陣的勇氣，但說穿了，昌文不過是看準了今日中國知識界分裂混戰的格局，因此出來混水摸魚、趁火打劫而已。

沈昌文指控《讀書》現在“完全違背學術自由精神”的理由，據說是《讀書》光碟版有文章被刪，因此表明現在的《讀書》“完全沒有做到實事求是，尊重歷史，而且從商業上也是貨不兌現”。這種指控看上去振振有辭，實際卻無異於為虎作倀，欲助官方而置《讀書》於死地。設想我們常人如果聽到《讀書》光碟版有刪節之事，第一個反應自然想到《讀書》一定受到了當局極大的壓力，不得不作出某種讓步；第二個反應是一定有王八蛋向當局告密。昌文是著名的包打聽，十有八九知道這個告密的王八蛋是誰，因此他首先應該通知《讀書》誰是那個告密的王八蛋。其次，昌文既然已經有退休後仿效李慎之豁出去挑戰中共的英雄心態，那就不妨公開發表文章指責當局打壓《讀書》。但他現在卻把矛頭不是對準官方，也不是對準告密的王八蛋，反而是對準《讀書》同人發難，大罵《讀書》為什麼不以自殺抗爭？這真是令人百般不解，難道幫著官家打《讀書》就是昌文家的“學術自由精神”？

沈昌文這篇文章中說得最正確的話是：『三聯書店畢竟是共產黨的，“不管誰主持三聯書店和《讀書》雜誌”，他們只能在中共容

許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大陸思想解放，這是他們個人無法改變的現實。』這是典型的沈昌文語言，說得千真萬確，人人同意，而且我們可以立即進一步點明：不管是沈昌文主持《讀書》，還是別人主持《讀書》，他們都同樣“只能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大陸思想解放”。從前沈昌文主編《讀書》時，爲了避免觸怒官方而不發或暫時不發某些稿件（包括筆者的稿件）乃家常便飯，我們從來沒有用“完全違背學術自由精神”來指責他；現在昌文退休，別人繼續主編《讀書》，他竟然對《讀書》的艱難處境毫無同情，反而在官方已經打壓《讀書》以後再來落井下石，指控《讀書》“完全違背學術自由精神”。沈昌文是否以爲他退休就表明“三聯書店不再是共產黨的”？是否以爲那“無法改變的現實”已經因爲他退休而完全改變了？是否認爲現在的《讀書》可以不必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是否認爲他的退休標誌中國已經有全面徹底的“學術自由”了？沈昌文到底是在裝瘋賣傻，還是真的神經錯亂？

我上面說沈昌文現在是想混水摸魚、趁火打劫，是因爲晚近以來關於《讀書》早有一些爭議，這些爭議說到底是與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分裂有關。確實，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都存在嚴重的分歧，這種狀況是七〇年代末以來從未有過的，因此引起很多強烈的情緒化反應不足爲奇。但這些分歧說到底是知識界內的正常分歧，應該在知識界內以思想學術爭論的方式理性地思考，嚴肅地討論。事實上我個人對於《讀書》近來的一些文章同樣有強烈的保留看法，例如我認爲 Frank 那本什麼《白銀資本》不值得那麼重視，在最近收到《讀書》第五期後我曾直接聯繫汪暉先生，批評《讀書》在半年內對《白銀資本》發表兩篇正面評價文章有欠妥當，希望《讀書》能夠找到合適作者對此書進行批評，並且希望今後對所謂“世界體系”等理論應該採更具有批判深度的文章，這些批評汪暉先生都表示《讀書》完全能夠接受而且他個人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有批評力度的文章。我以為圍繞《讀書》表現出來的晚近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調和，至少是可以通過思想學術的討論方式來交換意見的。

但遺憾的是，近來許多人似乎無心或無力於思想討論，而是力圖把國內的知識界降低到海外民運多年來的最可笑狀況：到處謠言滿天飛，人人不是指控他人是“中共特務”就是自己被打成“中共特務”！我的專欄文章〈為《讀書》討個公道〉並不是要和戴晴女士過不去，而只是希望有關《讀書》的爭議應該導向思想學術的辯論，而不應該以道德抹黑政治打擊的方法來對待《讀書》。但現在看來樹欲靜而風不止，似乎至少在近期內，許多人更喜歡道德抹黑政治陷害的做法。

沈昌文的文章在這方面又是一個惡劣之極的標本，因為他在最後居然說：『甘陽先生是踏著青年學生的鮮血到美國讀書的』，這是真正有點陰險了。因為沈昌文很知道，許多人都知道甘陽早在 88 年底就已經收到美國大學入學通知，事情早在 89 學運之前，因此他的意思就並不是指我沾了學生運動的光去美國讀書，而是要暗示我出賣過學生運動。他用『甘陽先生的狐狸尾巴露了出來』作標題，無非是想指控我是中共派來的，因此他最後竟說，甘陽“今天代表中共組織部或宣傳部來為《讀書》辯護就太過分了，甘先生對不起倒在血泊中的中國學子”，這是想把甘陽也打成“中共特務”了！但老實說如果甘陽也可以打成“中共特務”，只怕中國知識界沒有幾個人清白了。這種血口噴人已經屬於喪心病狂一類，我卻也無意與他計較了，因為這種血口噴人是實足從前上海灘上專門出庭作偽證的小流氓的職業行爲。我惟希望昌文寧可越老越糊塗，不要變得越老越不要臉！

2000 年 6 月 14 日

### 3-6 · 中宣部的污名化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變成公然的決裂，它已經不是公開的論戰，而是人身攻擊了。當然，最值得注目的，是知識份子對中共控制言論的態度。原本，知識份子還未曾對中共的媒體政策公然開罵。但此事一開，加上網路上的言論禁忌又少，中共也無法控制（此時尚未有效控制），文章竟廣為流傳。

不管戴晴、甘陽、亦遠如何互相批判，但有幾個意見是一致的：

其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變成「污名」。他們互相指責誰才是「中宣部的走狗」「中組部派來的」，儼然讓這個控制言論的機構變成一個罪名。以往這種議論只會在互相熟識的知識份子之間口耳相傳，但現在是公開的罵了。中宣部的「污名化」確實是一個未曾被料到的結果。

其二，對控制思想自由的政策，都採取批判的立場。即使雙方開戰如仇敵，但誰也沒否認幾個共識，如學術自由、言論開放、學生運動不應鎮壓、學術討論要嚴肅認真、中共官方不應干涉等。

最有趣的毋寧是中共官方的立場。這一次官方未曾出面干預。北京學界推論，原因可能有三：(1) 技術上無法阻止網路上的流傳 (2) 有意讓這些與中共官方主流意見不同的人互相「咬」，以達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3) 因為被污名化的中宣部或者其它人，都不敢聲張。總之，官方未曾在這中間露臉，甚至連出來為官方講話的人都沒有。因而也有人認為這是官方故意冷眼旁觀，隔山觀虎鬥。

不管如何，整個學界沸沸揚揚，幾無寧日。這些批判的文章被到處轉發，或者通過 E-Mail 流傳，已經無法遏止。最後逼使得三聯書店負責人董秀玉不得不出面上網澄清。文章發在《旌旗》網路書店之下的論壇。

「(上略)自 96 年以來，圍繞沈昌文的退休和汪暉的接任，不少輿論，尤其是海外輿論，做了很多文章。對此，我很不以為然，但也懶得去作什麼爭論。我一向重做實事，把雜誌編好最為重要。人家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可是，看來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近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在這些事上大做文章，謾罵、攻擊、中傷一湧而上。作為當事人，似乎已不可能置身事外、避而不談了。

《讀書》雜誌是三聯書店下屬的一個編輯部，主編任免的許可權在三聯書店社委會。而沈先生原是三聯書店的總經理，這一級的幹部是由新聞出版署任免的。所以沈先生 60 歲後從第一線退下專任《讀書》主編，確需經署同意，但已不必正式由署任免。在沈 60-65 歲

正式退休中間，遇到過兩次國家強調要各單位解決 60 歲退休一刀切的問題，我都向出版署提出過希望沈先生留任的報告，也獲得了同意。但到 65 歲那次，出版署的回復是：『這已到了部長級幹部退休的年齡，還是辦了吧。』我似乎已沒有理由再拖延，所以只好一方面決定再延四個月以便交接，同時跟沈先生立即商量接任的人選。

事實就這麼簡單。出版署怎麼想的，我當然不知道，對《讀書》是否放心，的確也難說。但我當時確實沒感覺到這就是政治迫害。尤其是《讀書》雜誌的創始人，當時的三聯總經理范用、總編輯倪子明早在 60 歲上就一刀切掉，我雖感覺急了些，但也認為當屬正常的退休。或許，這正是我政治覺悟不高的表現？

另一點要說明的是，沈先生在《讀書》的十幾年，和大家一起經歷了《讀書》的風風雨雨，這是事實。但那兩篇被認為是沈被迫退休原因的文章，卻是在沈先生決定退休以後才發稿，沈先生離去以後才受批評的，而被批評的是董秀玉。幾年來，我從未提過此事，也沒有過埋怨。因為這是《讀書》的事，我應該有責任。但有些人至今還拿這些事去炒作，實在也太可笑！

接任人選的確定，經過了多次的方案和討論，也徵求了不少人的意見。首先，《讀書》選用主編，用出版家好，還是用學問家好，有很多討論。當時一方面沒有合適的“出版家”可以選任，同時我也認為，《讀書》實際上是由一批學問家兼出版家提出理念和籌劃創辦的，思想路線和學術理念都十分清楚，因此很快就樹起了大旗，獲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到了老沈和我手上，我們就不是學問家了。老沈還可以用他自詡的“貪污盜竊”和“談情說愛”的方式去借用一些知識，但接任的人如果缺乏老沈那種勤奮和努力，那麼《讀書》還能辦好嗎？因此，我比較傾向請學問家。但這個學問家必須是熟悉《讀書》雜誌的。（我們當然不想辦成學刊），根據編輯工作的需求，又是知識面很廣的。因此我們就在《讀書》眾多的優秀作者中找。根據推薦，經過討論，又瞭解了可行性，最後覺得汪暉比較合適。當時我並不熟悉汪暉。但他已做了《讀書》十年的作者，學問人品上佳，跟老沈和《讀書》的編輯都是很熟悉的好朋友。實在是

個最佳人選。所以就最後決定下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好不容易被我們從平靜的書桌後面拖出來、盡心盡力工作的汪暉，卻平白無故的遭到了百般的誣陷和指責。成了某些人攻擊和企圖扼殺《讀書》的標靶。這實在是太過卑劣的手法。(下略)」(註三)

### 3-7·知識份子的分化現象

事實上，由一篇文章而引爆為論戰，本來不至於如此嚴重的。但由於網路的發達，資訊流通的迅速，讓事件在短短的十幾天裡，朝不可收拾的方向走。這一連串的批判與辯駁，否認與說明，正足以解釋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分化」現象正在形成。「定於一尊」，由誰代表正統（無論是左派、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的正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就在此時，新出版的《戰略與管理》雜誌也登出了王小東、韓毓海的文章（這二人被視為是新左派的人物），同時又對當時轟動北京城的話劇《切·格瓦拉》展開強烈批判，而原《戰略與管理》雜誌的主編余世存則刊登一篇文章於網路上，名為〈為王小東辯護〉，透露出他對王小東的不滿，和他自己堅持雜誌應維持爭鳴原則的態度。

在對待《讀書》雜誌事件的問題上，有一篇文章倒是非常清楚的講出了知識份子的心聲：

「一種刊物選擇什麼樣的思想立場，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是刊物的自由，然而，一種刊物前後發生根本性的思想變化，尤其是曾經受人高度尊敬的雜誌做如此轉向，卻足以令人驚詫莫名。當然，如果編者以為，當年以自由主義為取向算思想解放，到了現在，思想解放的指標則是左派取向，那別人也無話可說。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當代中國並無思想言論表達之自由的環境下，思想並不完全是個人的、純粹知識的東西，那麼，思想的轉向在多大程度是思想者和刊物的自由選擇之結果，的確是值得懷疑的。而當自由主義者不斷地被剝奪發言的自由之時，《讀書》轉向新左派，

是否意味著編者某種道義上的怯懦？更進一步，當自由主義已成官方政治批判的物件之時，《讀書》以一種學術的姿態繼續其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難道就沒有任何道德上可以質疑的地方？

當然，自由主義者並不是期望學理上的競爭對手的憐憫，政治上的批判並不能摧毀自由主義思想，一本刊物更不能改變自由主義的命運，事實上，我們看到，不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報刊頑強地衝破思想封鎖，從《東方》，到《方法》，從《南方周末》，到《開放時代》，到《公共論叢》，雖然有的被扼殺了，但自由主義並不乏表達的場所，尤其是在網路時代。

但是人們的確應該追問《讀書》雜誌的道德立場。你可以堅持任何一種學術立場，但有關政治的道德立場卻可能只有一種是正確的。」（註四）

這些複雜的人事關係，左派、右派、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等的論爭，真正的涵意其實是在說明著：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已不是少數精英知識份子可以左右，更不是擁有傳統媒體的人才可以發聲，擁有發言權；有了網路，中小知識份子都可以上台了。並且論爭也由檯面上的人物，波及於一切中、小知識份子，已成名、未成名、甚至是渴望成名的，如今有了新的舞台。

在這種環境下，董秀玉的辯解，不但未平息《讀書》雜誌「向左轉」的論爭。隨即爆發更嚴重的「長江《讀書》獎」事件，更讓北京的知識份子都參與到論戰裡了。

註一：香港《信報》2000年5月20日。

註二：香港《明報》2000年5月23日。

註三：見《旌旗》網。

註四：《新觀察》網，2000年6月20日

## 第四章 「長江《讀書》獎」風波 -- 《讀書》雜誌事件之二

就在各界議論「《讀書》雜誌向左轉，《戰略與管理》雜誌向右轉」之際，網路上所爆發的論戰其實都暗地裡指向中共中央宣傳部，也就是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落實為政府機構，當然是國務院新聞出版署。

但新聞出版署、中宣部未曾出面干預。「上頭沒說什麼，咱們就繼續幹唄。」一個網站論壇主持人在事後說。紛擾的局勢持續下去。

這個時候的官方在做什麼呢？從 2000 年 10 月份連續出現的各種法規，對網路媒體的具體管制措施來看，官方似乎是以此為案例，來判斷網路媒體應如何管理。至少，對網路的新聞採訪限制、論壇的版主責任制、網路應為帖子的言論負責、在一定時間內刪除有害言論等，可以證明官方主管者正在默默的觀察，藉由各種新興的言論傳播方式，來制訂管理辦法和對策。沈默，不等於無法管，無力可管。

但此時的知識份子正處於言論放鬆的熱頭上。2000 年 7 月間，北京參與論戰的知識份子在接受作者訪談的時候，都說：「不知道為什麼官方就是不管。沒能力管吧，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是網路上有太多東西，來不及看，也許是辦法還沒有出爐，不能管理。也許是想引蛇出洞，才默不作聲。也許『長江讀書獎』要變成一個學術醜聞，官方不好出面表態，但官方的沈默也太奇怪了。大家心裡都在犯嘀咕，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始緊縮。」

「但是，咱們都清楚，趁現在還可以說，就先說了吧。等到要管制的時候，想說都沒地方說了。」這就是北京知識份子的態度。

事實上，圍繞著《讀書》雜誌而展開的論戰，共分為三個部份，其一是前述的對《讀書》雜誌與中共控制媒體的批評，其二是「長江《讀書》獎」，其三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

爭。

由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涉及諸多人事、長期恩怨、政治問題、中國社會分析、對主義與左右派別的定義等等，可說是複雜萬端，雖然它是一個分析中國大陸政治、社會、思想發展脈絡的重要主題，且至少可以寫一本書，但由於它與網路發展較不具有直接關連，等以後有機會再以長文來處理。此處先說「長江《讀書》獎」。

#### 4-1·「長江《讀書》獎」的由來

有關「長江讀書獎」設立的緣起，《南方週末報》有清楚的報導：

「《讀書》從八十年代中期在港臺地區出版發行繁體字版，九十年代中期由於財力不支，繁體字版停刊了。繁體字版培養了一批固定的讀者，其中包括李嘉誠長江集團中的一些人，李嘉誠的助手周凱旋就是其中之一。由於簡體字版的閱讀給他帶來了諸多不便，他找到了《讀書》雜誌社，表示願意出錢支援恢復繁體版。這事沒有談成，雙方反而就中國大陸沒有學術著作獎想到一塊了。長江基金在中國大陸設立了不少獎項，涵蓋面甚廣：自然科學、教育、學者，唯獨沒有觸及學術著作這方面，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一方從商業的角度出發，一方要保持格調，自然，分歧不會少。長江集團的態度是：希望設立一個創作類的獎項；希望多與媒體接觸，擴大宣傳；希望將獎金集中在一部著作上，以求得轟動效應。《讀書》的態度是：獎項得長期堅持，真正起到獎掖學術的作用，而不是一次過，只成為資助人的宣傳工具；不做大眾類、流行類的獎項，關注點鎖定在人文社科類的學術著作；對媒體保持低調；得獎的著作種類希望多些，能使更多的學術著作得到肯定。

《讀書》雜誌在接受採訪時對出資人的舉措表示讚賞，認為他們沒有一般出資人有錢就是爺的派頭，什麼都要說了算，而是做了極大的讓步，《讀書》則幾乎一步不讓。本來，專家著作獎的獎金降到每部 30 萬元，《讀書》還要降，以爭取更多的著作能得獎，這時，出資方再也不肯退讓了，他們認為，低於 30 萬，已不足以對專家的

著作表示敬意，也不足以保持出資人的尊嚴。」(註一)

就這樣，「長江讀書獎」設立為：「以促進讀書與思想文化界的學習與交流，推動全社會的讀書與思考風氣。長江集團最初提出每年獲獎名額為一項，獎金為人民幣 100 萬元。而《讀書》方面認為獎金數額如此巨大，與中國國情及知識份子收入水平不合，社會心理難於承受。協商結果，協定為設著作獎 3 部，每部 30 萬元；文章獎 3 篇（限於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每篇為 3 萬元。」(註二)

當然，中國的各種評獎活動已非常多，如何堅持自己的民間立場，排除官方干預，只從學術出發，儘量減少非學術性因素的干擾，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科學的程序本身，即是社會進步的結晶」，這是《讀書》雜誌主事者的體認。1999 年中，《讀書》主編黃平還利用到歐洲出差的機會，到瑞典諾貝爾獎證審委員會，把他們的程序拷貝回來，以為參考。

程序與辦法準備妥當，評審即開始。評選活動從 1999 年底啟動，大約 100 名推薦委員寄出選票；2000 年 4 月下旬，15 名評委在封閉狀態下進行評審、投票；6 月號的《讀書》公佈了評審結果。

但它的結果卻引起最強烈的反彈。

#### 4-2·被批判的獲獎名單

得獎名單中，著作獎部份有五部作品：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趙園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閻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季羨林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及汪暉著《汪暉自選集》。其它是費孝通得到「特別榮譽獎」及錢理群等獲「文章獎」。

一些學者對評獎結果感到驚愕，他們認為，參與評獎者獲獎，有違學術評獎規則，這說明主辦者工作上有失誤。具體所指的是：「長江《讀書》獎」指導委員會特邀名譽主席費孝通獲「特別榮譽獎」，《讀書》雜誌執行主編汪暉獲「專家著作獎」，評委錢理群獲「文章獎」。批評和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汪暉獲獎一事上，因為汪暉不但是評獎單位負責人，還是評選學術委員會召集人之一。批評者認為，這兩個

身份中的任何一個，就足以引起迴避。(註三)

《南方週末報》則刊登了《讀書》雜誌的回應：

「《讀書》對此做的解釋是，《費孝通文集》符合入選標準，但其文集是終生學術的匯總，拿出來競爭對其他作品未免顯得不公，因此臨時設立特別榮譽獎，此獎將不作為『長江《讀書》獎』的常項。

汪暉作為《讀書》雜誌社的成員，和其他所有雜誌成員一樣，是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的。但評選活動開始時，他已經在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直到現在。《汪暉自選集》得獎後，《讀書》雜誌原有將之撤下的打算，但這是經過程序產生的結果，《讀書》雜誌沒有這個權力，民主的結果只能尊重。

錢理群和汪丁丁4月22日還在進行評審工作，由於他們兩人的文章都入選了文章獎，23日兩人退出文章獎評審委員會，結果是錢理群的文章當選，汪丁丁落選。《讀書》雜誌透露，錢理群這篇文章在讀者和專家評選中都是排名第一。」

然而學界的批判卻開始了。同一天的《南方週末報》有亞辰的評論即指出：

「『長江《讀書》獎』的首期名單張榜之後，有關的非議之一，是關於汪暉及其《自選集》應否得獎。汪暉先生的學術成就可以暫放在一邊，汪暉先生的身份（《讀書》主編）就使他的獲獎令人存疑。單是為了去這個“疑”，避這個“嫌”，汪暉先生這次不獲獎可能更好。這個計較是爲了這個獎的好。」

深圳記者朱健國發出了尖銳批評，稱此次評獎「爆出了主辦者與評委“近水樓臺先得獎”的醜聞」，「創造了“中國學術腐敗新高”」。有關評獎人士在說明與辯解中稱：此次評獎曾到瑞典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取經，拷貝回來程序，而且增添了更加嚴格的規定。朱健國則質疑爲何冒充「諾貝爾評獎機制」，因爲一百年來，我們從未聽說過主辦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頭兒或評委自個得諾貝爾獎！另一種辯解說，汪暉確實不具備推薦、評選資格，但從評選活

動開始，他一直在國外。朱健國表示不接受這個解釋，因為互聯網和電話的普及與方便，已不足以保證國內外一定能夠斷絕聯繫。

《旌旗》網上書店閱讀資訊頻道和其他一些網站對此公眾話題作了追蹤報導，並給眾多讀者和網友提供了發表意見的空間。《旌旗》網站特別強調要使近來讀書界對《讀書》的種種私下議論成為公眾話題，以利於展開一次認真討論，切忌謾罵、攻擊和低級趣味。（註四）

值得注意的是《旌旗》網路書店，它作為一個網路媒體，本來只是書店，卻為了增加點閱率而開闢一個新論壇。它抓住《讀書》雜誌的新聞熱點，開始進行交叉討論，於是所有的知識份子言論向這裡集中。這是以往知識份子未曾有過的公然論戰。

#### 4-3·學術喪失最後底線

然而，總體而言，批評比讚揚的多。例如年輕學者余杰即為文指出：

「第一屆『長江《讀書》獎』一頒佈，在學界就一石起千尺浪。激烈的論爭波及海內外若干重量級學者，並且“陣地”由傳統媒體報紙和刊物轉移到新興媒體網路上。北京頗為讀書人看重的《旌旗席殊網上書店》，率先網羅了數十篇言辭尖銳的文章，並吸引著名學者和普通讀者參與討論。網路與學界的互動，預示著一個文化批評的新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新時代裏，凡人與名人享有同樣的發言權。

此次評獎最讓人爭議的是汪暉的自選集獲得了『著作獎』。汪暉本人擔任《讀書》的執行主編，具有無形的學術資源和人際關係，他的參賽與獲獎無論如何都屬於“不公平競爭”。首先，其他獲獎者拿出來的都是完整的學術專著，如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葛兆光的《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等，唯有汪暉以一部《自選集》獲獎。其次，汪暉自己身兼主辦者和獲獎者雙重身份，就好像球場上一個人既是競

賽選手又是裁判。《讀書》編輯部解釋說，汪暉本人在評選活動開始時，已經在國外從事學術交流。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法，讓我想起曾經在陝西農村看過的皮影戲。台前的聚光燈下，是栩栩如生的皮影小人們“張飛打岳飛，打得滿天飛”，而老藝人在幕後用細繩操縱，運籌帷幄，遊刃有餘。

一次號稱“宗旨在於鼓勵學術積累與創新、激勵與當代社會文化變遷有密切聯繫的嚴肅思考”的學術評獎，墮落為鄉村裏一場有聲有色的皮影戲。獲獎成了某些學者唯一的目的，為了獲獎，連最基本的遊戲規則都拋棄了，卻還口口聲聲地說“取道諾貝爾獎”。難怪《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先生簡直就不想發表什麼評論，只想“哈哈大笑”。

一笑之餘，背後還有更加耐人尋味的東西。汪暉一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視之為洪水猛獸。他認為中國當前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專制、極權和腐敗，而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倘若能知行一致，倒也不失為一家之言。偏偏在這次評獎中，汪暉暴露出了自己身上“知”與“行”的背道而馳：資助者李嘉誠就是他最厭惡的跨國資本的代表人物。按照他一貫的主張，大資本家的臭錢，即使送上門來也萬萬不能要。然而，他不僅沒有“婉拒”，反而“笑納”之，欣欣然地放出長線吊起了大魚。朱學勤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我只是覺得言行不一。既然平時的思想趨向是以批市場經濟、批跨國資本為勝，為什麼要到市場經濟、跨國資本那裏去找錢，給自己評獎呢？』

『長江《讀書》獎』的鬧劇再次證明：中國的學術已經喪失了最後的底線，學界早不是有些人想像中的一方淨土。」（註五）

曾經為《讀書》大量撰稿、並擔任此次評獎活動的推薦委員雷頤發表文章，認為現在連一些公司、企業辦的抽獎、評獎活動大都有“本公司員工不得參加”的規定，而此次由學者們制定的學術評獎規則卻忽略此點，破壞公認的“遊戲規則”，難免要為人詬病。他還指出，獎項的權威性基礎是評審委員會構成的廣泛性，而這一點恰恰沒有做到。在僅有的 15 位評委中，與汪暉屬於同一學術流派、觀點的就有好幾位，而且其中兩位還與他同屬一個研究所。在票源

分散的情況下，十幾人中有幾人態度一致，其作用就是決定性的。

#### 4-4·汪暉的回應

人們最關注的還是汪暉本人的態度，他到底認不認為以自己的身份可以獲獎，他打算放棄獎金還是堅持領獎？汪暉在6月22日致信《旌旗》網站，對「《讀書》話題」作出一種回應，他發來的是自己的一篇舊作：〈“死火”重溫--以此紀念魯迅逝世六十周年〉，當中談到：

「這就是我們重溫魯迅遺產的當代情境。我們身處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時代，從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間文化邊緣化的時代。大學和媒體有效地生產著適應政治經濟關係的文化產品，並成功地把自己組織進這個龐大的、具有再生產能力的機械運動之中。沒有人否認：現代社會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也日漸有人發現：新的社會關係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預和限制人的生活--這種干預和限制的方式經常像是“自然的事件”，以至任何一個對其合法性進行質疑的人，都被視為沒有理性的人。魯迅的思想遺產在今天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因為他揭示了歷史和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合法化知識與不平等關係的隱秘的聯繫，他的思想遺產應該成為當代知識份子的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

汪暉或想以魯迅的批判，來印證自己以批判為本的理論基礎，來回答他被稱為「新左派」的攻擊。

但許多人對這種回應方式感到不理解，弄不懂，因為魯迅和評獎規劃沒有關係。而一些批評則作了這種解讀：汪暉以魯迅自比，把當前的形勢視同魯迅當年受小人的攻擊，被黑暗勢力包圍。他們認為，這種反應是不明智的、可笑的。（註六）

《文匯報》記者在6月24日發出報導，談〈「長江《讀書》獎」引起的爭議〉，記者與《讀書》雜誌社取得聯繫，對方稱回避原則是有的，「費孝通、汪暉、錢理群他們的著作或文章被推薦進參評行列後，即被排除在相關獎項的評審工作之外，汪暉因此也沒有擔任本

次活動的召集人。」評委錢理群說，他在參評過程中沒有感到腐敗。另一位評委王曉明認為，汪暉的著作體現了國內目前同類研究的最高水準。該報導還表明，《讀書》當前對批評的態度仍是認為：「議論的焦點不是集中於對學術問題本身的探討，而是對評獎本身的動機、過程及對主辦者作出種種猜測、評論和發難。」

6月26日，上海復旦大學著名學者葛劍雄在《旌旗》網上書店閱讀資訊發表文章〈我的遺憾，我的希望〉。葛教授以其學術閱歷從各個方面進行分析，認為汪暉和其他評委得到提名及獲獎是不正常的，並以《讀書》老作者、老讀者和《讀書》新老主編朋友的身份，勸告汪暉明確表態放棄獲獎，主辦者宣佈汪暉退出評獎。（註七）

當然也有汪暉的支持者，或者是對這種學界的互相攻擊感到不滿的人。例如署名「一個老讀者」就寫道：「一個刊物不同的主持者，必然會有各自辦刊的想法，會表現出不同的風格，採用不同的方針，這是人家的權力，也是一個老刊物具有新意和活力的表現。只要能在自己辦刊風格和方針的基礎上，基本做到相容並包，思想活躍開放，有較高的學術性、知識性及兼具一定可讀性，就是辦得很好了。在這幾點上，我以為《讀書》是做到了的，而且可以說是做得不錯的。」（註八）

#### 4-5·《讀書》雜誌的澄清

在網路上有《謝泳居》（網站名）的學者謝泳發表文章，痛心的指出：「《讀書》風波出來以後，學界朋友都感到悲哀。大家共同的感覺是，對學界來說，這是一件沒有多少意義的事。在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裏，像這樣的事，完全沒有必要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雖然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但如果能以學術的風度來正視它，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這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我們現在要反省的，不是“風波”中的誰是誰非，而是學界在這麼多年當中，在學術論爭的氣質、風度方面，為什麼沒有一點長進？朋友們多年建立起來的友誼為什麼如此脆弱？為什麼一篇文章，幾句話，就可以把學界多年的友誼毀於一旦？」

一位名為「蘅塘退士」者則為文指出：「《讀書》成了最近知識界的焦點話題，有些人十分痛心，有些人造謠中傷，有些人樂得天下大亂，有些人趁機混水摸魚。連沈公昌文在這場亂鬥中都不能倖免，給一些小人給陷害了，而甘陽先生則做了不明不白的“槍手”。作為《讀書》的老讀者，我只感到無比悲涼。為了一些面子和“表演性效果”，大家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互相揭“老底”，反給真正的別有用心的“小人”以及痛恨思想者和知識份子的某些官員高興了。希望《讀書》能夠重新調整狀態，相容並包。思想乃知識界的公器，不能繼續一味地偏激地“左”下去……」（註九）

然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仍然是：「長江《讀書》獎」的評審過程留下太大的污點，即使學界中人也不能為它辯護。

就因為媒體的不斷報導，《旌旗》網路書店開闢的專欄上，各種議論持續，終於讓《讀書》雜誌不得不出面澄清，發表了〈「長江《讀書》獎」工作室鄭重聲明〉：

「一、『長江《讀書》獎』由三聯書店與香港李嘉誠基金會以《讀書》雜誌和李嘉誠基金會的名義合作舉辦，由三聯書店負責人和李嘉誠基金會的專人擔任執行主席，由三聯書店和李嘉誠基金會成立獨立的“『長江《讀書》獎』工作室”負責具體運作。

二、為使此次評獎對近五年來出版的優秀漢語學術著作具有最大的包容性，『長江《讀書》獎』依照章程，邀請知識界人士參與評選，先由推薦委員個人獨立推薦，然後，在推薦入圍著作的基礎上，由學術委員會進行評審工作。

三、評獎章程是全部評審工作的依據。從 1999 年 11 月 1 日發出章程草案向全體顧問委員和推薦委員徵求意見，到 2000 年 4 月 21 日學術委員會開始評審，這半年中，曾與推薦委員有多次會議討論和書信往來，但除章程草案中原有的“凡參評作品的作者，當年不得擔任學術委員”這一回避規則外，沒有委員提出任何新的迴避規則。

四、推薦委員會的推薦書目，是全部評審工作的基礎。2000 年 3

月 22 日，學術委員會經過鄭重討論，確認了入圍書目的資格，明確學術委員會無權修改推薦委員的推薦結果，無權增刪入圍書目。

五、著作獎和文章獎的評審是由兩個學術委員會分別獨立進行的。根據章程，凡有作品入圍者，均未擔任相應獎項的學術委員。

六、學術委員會是本屆獎項評審的最終權力機構。全體學術委員嚴守評獎章程，對入圍著作和文章反復討論並經多輪無記名投票，負責地評選出本屆專家著作獎和文章獎。

七、從評獎的運作考慮，設立“『長江《讀書》獎』學術召集人”，並根據有關召集人的具體情況，輪流負責各屆評選的召集工作。本屆評審的召集工作由黃平和汪丁丁擔任。

八、汪暉在設獎的醞釀初期，就對之多有疑慮。但由於他是三聯書店聘請的兼職主編，不便對三聯書店的重大事物表示可否，所以一直對評獎一事保持距離。加上 1999 年 10 月出國，更明確了對本屆評獎完全不參與的態度。

因此，汪暉不是本屆評獎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沒有參加包括章程設計、書目推薦和評審在內的任何工作。在從公開媒體獲知得獎消息後，汪暉即於 6 月 11 日以來三次致函工作室並轉學術委員會表示辭謝。但工作室至今仍建議他慎重考慮。

九、我們深感評獎工作的嚴肅性，也瞭解自己經驗的不足，所以一直關注著各界的評論，努力從中吸取善意的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並繼續歡迎負責任的批評。同時，我們也鄭重呼籲：尊重事實，尊重批評的嚴肅性。對惡意的造謠、中傷、誣陷，我們將保留追究的權利。

十、以上是迄今為止，“『長江《讀書》獎』工作室”發表的唯一正式聲明，我們對此聲明負完全的責任。」（註十）

與此同時，還發表了工作日誌，以昭公信。

汪暉則於 7 月 4 日發表〈我對目前爭議的兩點說明〉。關於「長江《讀書》獎」的部份，他表明：「

第一，於評獎過程和評獎結果，他個人沒有任何參與，也不負有任何責任。這是推薦委員會和評審委員會根據評獎章程進行評選的結果。

第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對於學術成果進行評獎活動是非常正常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對研究的狀況進行總結，同時也對具有創造性的成果進行鼓勵。以這次評獎結果為例，排除掉針對他個人而產生的爭論外，他覺得評出的作品是能夠反映較高的學術水準的。對於評獎結果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有些落選的作品很可能水平也很好，這是任何評獎都難以避免的情況。

第三，對於各種議論的態度。評獎結果引起某些爭議和批評是正常的，我認為應該歡迎一切善意的批評和建議。對於結果公佈以後的一些誤解，評審委員會可以加以澄清。但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完全不同的情況。有些人歪曲事實，無中生有，不僅對我本人無端地進行攻擊和誹謗，而且也將矛頭指向評審委員和其他獲獎者。在這次有關評獎的議論中，有些人利用知識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視聽，攻擊異己，用心之深，讓人震撼。有些網站和個別報紙成為謠言的淵藪，他們甚至沒有對當事人進行任何採訪，沒有對事件進行認真的調查，就任意製造流言，隨意進行人身攻擊。對於這些醜惡現象，我在此表示強烈的譴責。對於評獎結果可以進行正常的批評和建議，但有些人以獲獎為由對我個人進行誣陷和誹謗，嚴重損害了個人的名譽，我將予以追究。」(註十一)。

更重要的是汪暉最後的結論：「我認為圍繞評獎活動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值得知識界同仁的反思。攻擊和誣陷的方式不但毀壞了知識界的正常討論，而且也是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的毒化。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認為知識界只有通過具體問題的深入討論和坦誠的爭鳴改變目前的氛圍，為創造性的工作提供思想的空間。」(註十二)

#### 4-6 · 媒體大討論的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網路媒體的大量報導，平面媒體也跟進了。像

發行人有 60 萬份的《中國青年報》在專題的編者按說：

「『長江《讀書》獎』上個月一評出來，因為《讀書》的主編和評委獲了獎而引起中國學術界近些年從未有過的軒然大波。作為非學術類報紙和版面的編輯，我們始終在猶豫：這與我們自己的讀者有什麼關係呢？這個發生在學術圈子內的評獎公平問題，與萬眾矚目的電影百花獎、電視臺主辦的模特大獎賽、歌手大獎賽的公平問題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廣大青年讀者會不會像關心後者那樣關心前者？」

近一個月來的論爭和事態發展使我們想明白了：知識份子的思想、行為常常以我們不察覺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當我們對社會生活中的不公正失望時，我們至少可以期望：知識界不應該令人失望。當我們為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隔膜、批評的惡化而沮喪時，我們總還相信，以知識份子的清明與理性，總可以進行平和、規範的批評與溝通。中國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以及程式公正理念，就是先由知識份子引入和傳播的，科學與民主、有益於進步的正常交流與批評能否在中國更廣泛的領域中得到實踐，人們有理由看看他們如何身體力行。」

這樣的態度是比較健康的。同時，由於其它的政治原因，《旌旗網上書店》取消了網路版面，這個圍繞《讀書》雜誌而展開的論壇，就由其它網路如《中華讀書網》、《博庫網》等接續下去。

直到八月間，因中共中央準備頒發「長江科學獎」（亦為李嘉誠所出資舉辦，以獎勵科學家與新發明的貢獻），江澤民受邀參加並致詞，於是，所有關於「長江《讀書》獎」的討論，在中宣部相關人員向各網站「打招呼」之後，就自此在網路上消聲匿跡了。

2000 年 10 月，「長江《讀書》獎」照常頒發，只是在學術界引不起注目而已。但有關網路、平面媒體、網路管理、BBS 的管理等問題，卻仍舊是討論的話題。像當時主持《旌旗》網上書店論壇的于奇，就曾表示：

「網路媒介與傳統媒介可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比如，在讀書獎的

個案中，最早的批評是《南方日報》於6月9號提出來的，而且問題很到位。但是，很顯然，只靠傳統媒體卻無法繼續進行。這裏混雜著很多因素，其中言論尺度的把握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當時一些媒體的朋友向我瞭解情況後，雖然也覺得需要關注，可是又覺得問題太複雜，不夠安全。可是對於網路傳媒來說問題就不大，因為無論是官方、還是編者、讀者都有共識，網上的言論尺度要寬泛些。根據這一特點，再配合以對網路傳媒特性的充分利用，幾天之內就將話題中的敏感部分剝離開了，平面媒體又可以介入了（《北晚》、《北青》的例子）。而且網路是多層面的媒介，有多種不同功能的傳播方式，mailing-list、BBS，都是暫態傳播，無遠弗屆，且可以選擇受眾，受眾參與也方便，而且討論空間容量大，不受版面限制，只要建立良好的檢索引，閱讀無不便，這是網路的特性，所謂網路編輯是要根據網路的特性展開業務的。」（註十三）

本文之所以特別關注《讀書》事件，在於它的影響範圍太大，幾乎有名的學者都介入了，而參與討論的學界中人，也有上百名之多。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對中共言論尺度是一次挑戰，本來在平面媒體所不能發的，不能議論的，包括了對中共媒體控制的批評，在這次討論中，全部出來了。

中共官方的處理方法，一如其控制出版品的手段，不是用正面查禁，而是以「打招呼」的手法，向相關的網站負責人「打招呼」，讓他們停止討論，關閉論壇。如此一來，就等於宣告了討論結束。然而，知識份子在网上發言，已經嚐到自由論壇的自主性，又豈會如此輕易縮手。

因而更多的知識份子轉向個人網站，例如《思想的境界》去討論有關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更繼續展開。

註一：《南方週末報》2000年6月9日。

註二：《北京晚報》2000年6月29日。

註三：同前。

註四：同前。

註五：《旌旗》網上書店 (2000-6-29)。

註六：《旌旗》網上書店 (2000-6-22)。

註七：《北京晚報》，2000年6月29日。

註八：《旌旗》網上書店 (2000-6-23)

註九：《旌旗》網上書店 (2000-6-24)

註十：《中國青年報》2000年7月1日。

註十一：《旌旗》網上書店 (2000-7-4)

註十二：同前。

註十三：根據于奇受作者採訪，及其提供的演講稿。

## 第五章 民主的呼聲與李慎之現象

本章開頭應該說明的：何以民主呼聲與李慎之單獨成一個章節？

原因有三：

- 一、 李慎之對民主的探討與追求，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以他為主要人物，可以呈現大陸知識份子現在對民主的觀點。雖然，對民主的觀念、認知、制度的實施、選舉的認識、中國應如何實踐等課題，仍有不同觀點，但李慎之代表了一大部份人，尤其是大陸老一輩的民主人士，以及部份年輕人。
- 二、 如果說網路可以造就不同的書寫空間，那李慎之現象就是一個最鮮活的典型。在嚴密的平面媒體控制下，李慎之本無發表的空間，但網路創造了另一種可能。
- 三、 政治改革與民主的制度性要求，已成為經濟發展之後，中國大陸不得不面對的課題。知識份子普遍關心，因而透過各種方式呈現。包括了出版早期毛澤東著作，試圖由毛的理論中，尋找民主的呼聲，以突破中共當局理論上的自我矛盾。李慎之是探討共產黨為什麼未曾實踐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研究者。而民主，現在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最關心的課題，當然成為網路上的熱門話題。即使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裡，也往往圍繞民主如何實施而展開論戰。

### 5-1 · 老人學上網，開創新空間

李慎之是由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退休的老幹部。1949年以前就以學生身份，參加了共產黨，領導過學生運動。然而，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他觀點為之轉變，用心於找尋中國民主化道路。通過歷史的考察，對毛澤東、中共黨史、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以及亞洲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他試圖理出中國為什麼未曾走向民主化的原因，以及未來的出路。

然而，自六四之後，由於受到處罰，他的文章一直缺乏發表的園

地。網路的出現，竟讓他有了全新的出路，寫的文章也愈來愈直率，甚至對毛澤東、文革、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等有更強烈的批判。

筆者認識李慎之有多年，對他的觀點雖有所瞭解，但在網路上，他的文章之直率，寫作之勤奮，發表於網路之頻繁，竟有一種前所未見之感。

還是由 2000 年 7 月下旬，筆者在北京的訪問談起吧。當時，筆者去拜訪了一位退休的幹部，此人在中南海做過事，對兩岸事務相當熟悉。但筆者到達時，竟發覺他為網路著迷。此君不斷測試剛剛裝設的電腦，只為了可以連上國際上的其他網路，尤其是中文新聞網，以瞭解國內外大事。同時，他說整個幹部大樓，幾乎家家戶戶都是如此。而李慎之的文章，當然也在此地流傳。

為了解當時情況，請容筆者引用寫過的一則報導，原載於《中國時報》2000 年 8 月：

「『我們以前要知道外國的消息，都得偷偷聽短波收音機的廣播。現在，我開始上網了。』

一個七十幾歲的中共中宣部退休的老幹部這樣說。他的書桌上，有用了多年的鋼筆墨水，旁邊放著一台全新的電腦，剛剛買不到一個月。電腦螢幕上，呈現直接連上網的快捷方式。上網後，在『收藏』（在臺灣叫『我的最愛』）的專案下，是香港、臺灣、東南亞國家的一些中文媒體網站。

『我聽說了，要轉過一些地方才進得去。我們這裏裝有“防火牆”，得繞過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網站才能看得到。像你們《中國時報》，就是這樣，可能要繞過《雅虎》。』

這位元老先生還不太會使用電腦，剛剛登記了一個 E-Mail 帳號，正在為如何收發 E-Mail 傷腦筋。但他也很清楚，如果要收到大量訊息，使用 E-Mail 是必要的。像這樣的老先生，在大陸的知識份子中間已經非常普遍。

在臺灣，E-Mail 可能會收到大量轉來轉去的笑話、廣告、黃色照

片。但在大陸，卻是文化人、知識份子用來傳遞訊息、轉發文章的最新管道，也是中共根本無法阻止的傳播渠道。

最明顯的例子是李慎之去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這文章有一萬多字，內容談的是 1949 年時，李慎之看到胡風寫的『時間開始了』，內心感到無比激動，有如中共建國後，一切將重新開始。但五十年下來，卻是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中國走向專制主義，離毛澤東曾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許諾的政治制度，愈來愈遠。他建議江澤民要學學蔣經國晚年，為中國民主政治踏出決定性的一步，這是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在世紀末，“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

這文章根本不可能被發表在報刊雜誌或任何媒體。但不知道是誰，竟將它貼到網路上去，就這樣被轉來轉去，流傳開來。北京知識份子說，這文章被許多人列印出來，廣為散播，至少有三十萬人以上看過，有些中共老幹部還邊看邊流淚，影響力極為深遠。中共方面想追查，去問李慎之，他回答說：文章是拿去社科院打字的，只交給一些朋友看而已，也不知道是誰貼上去的。顯然責任並不在李慎之。對這樣一個退休的老人，中共也拿他沒辦法。

李慎之的另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也一樣。他寫好，心想，反正也不可能發表了，就拿給一些朋友看，不知不覺就流傳開來。也不知那一天，就被貼上網路，又被轉來轉去了。

筆者曾寫過一篇報導，談大陸禁書《歷史的先聲》，發表在 8 月 31 日的《中國時報》上，隔天，大陸的一個網站就轉載了。它也被轉來轉去，在知識份子圈子裏，用 E-Mail 互相告知禁書的消息。這種流傳速度與廣度，是以前收聽短波收音機的時代不可比擬的。

舉凡查禁的書、知識界的醜聞、文化界的爭論，乃至於兩岸發展的最新狀況，都會以最快的速度傳播開來。原本中共最擅長的意識形態控制手法是：由媒體宣傳下手。而管制媒體的方法則由人事下手。舉凡媒體內容出問題，就由黨政部門去施壓，或者乾脆撤換媒

體主管。如此一來，媒體就形成一套自動檢查系統，誰也不敢犯禁。

但網路的興起，讓中共難以追查。第一個原因，網路公司有許多是登記在國外（是“.com”），而非“.com.cn”），不屬於中共的管轄範圍，根本無從處罰。除非中共築起防火牆，逐一檢查，否則禁不勝禁。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衆就是有辦法繞過防火牆，在網路世界玩一大圈，再去看他心目中的網站，像中國時報就可能轉過《yahoo》看到，而香港一些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網站也一樣。

再其次，網路上可公開發表意見的特性、可以隨意貼上自己文章的設計，讓中共無法徹底檢查、過濾後再刊登。即使是黨報如《人民日報》的網站，也不時出現政治觀點激烈的文章。主管網站的人只能小心防範。更何況網路已經吃慣了辛辣口味，整個網站如果太平淡，太沒看頭，還真的沒什麼人上。現在商業競爭如此激烈，網站只有儘量符合讀者口味，找刺激的議題了。

萬一真的出現問題，怎麼辦？網路主持者只要兩手一推，說是不知誰貼上去的，然後很乖順的及時取下該篇文章，官方主管當局也沒有懲罰的理由。即使某一個網路版面特別有政治色彩，但網路公司投資如此之大，一時間也很難要它關閉，至多就是關閉某一個敏感的欄目，或者取下某一個人的專欄，如此而已。但能如此處罰的，也只有掛在中國區域的網站“.cn”，對大多數掛在國外的異議色彩濃厚的網站，因是“.com”，中共也起不了作用。

最大的問題是：新興網站不斷出現，幾個人就自己弄一個新站，而且大家都學乖了，不是掛在中國大陸（即後面不是“.cn”），而是在美國註冊，則大陸的官方要追查也不可能。這就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文章的發表，開創無限寬廣的全新空間。

這一則報導中，透露三個重要訊息：

- (1) 李慎之是有意的將文章交給朋友看，而朋友也就在心照不宣的情況下，將它放上網路，讓它廣為流傳。這一點由李慎之愈寫愈起勁，發表的文章愈來愈多，且愈來愈大膽可以想見。

(2) 大陸雖然有媒體控制，但以 e-mail 信箱互相傳遞，卻讓中共無法全面清查，而收到者又可以再轉寄出去，傳送全國。有些人還在政府單位打印出來，互相傳閱，於是就形成影響力不下於在公開媒體發佈的效果。

(3) 李慎之是一個退休的老幹部，都明白如此做，更何況是年輕的知識份子，獨立的寫作者。因而它就形成為一種風潮。

## 5-2·〈風雨蒼黃五十年〉

為說明李慎之的觀點，我們不妨引一段〈風雨蒼黃五十年〉的重要內容來印證。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於要看清什麼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什麼。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於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

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

李慎之這一篇文章，先發表於知識份子網站《思想的境界》，再經過無數網站的轉貼，甚至有一個網站以「李慎之研究」為名，收集了所有李慎之發表過的文章。由於這一篇文章，對中國民主化的討論就更加熱烈了。尤其文末所引蔣經國的例證，讓台灣實施民主制度，落實憲政，為大陸知識份子所共同關注。

筆者在大陸訪問時，曾與多位知識份子，包括了李慎之、李澤厚、沈昌文等老一輩的學者，以及年輕一輩的學者討論。如王力雄（作家）、徐友漁（自由主義學者）、余世存（前《戰略與管理》雜誌主編）、余杰（年輕民間學者）、任不寐（北大學者）、盧躍剛（《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報導文學作家）、錢鋼（前《南方週末報》副主編，知名報導文學作家）等等，都對台灣的選舉制度、制衡機制、法治以及政黨輪替之後的問題等，非常關心，詢問再三。但他們更關心的問題還包括了：為什麼蔣經國晚年會實施民主，解除黨禁報禁？或者說，他們內心裡曾期望著中共會有解除黨禁、報禁的一天。

當然，李慎之的觀點正確與否，在學界還有不同的意見。而對江澤民有這種期待，也曾有人批評為幻想，這一點李慎之也不否認。但他的勇氣與直率，卻在年輕學者之間，樹立一種楷模，讓許多年輕學人嚮往。為了瞭解李慎之的民主觀點及其影響，本文將著重探討李慎之發表在網路上的文章。尤其是他為一本《民主的先聲》所作的序言，更值得矚目。

### 5-3·民主，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先由〈民主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談起吧。這一本書表面上是「奉獻建國五十週年的盛大節日」，內容也主要選自四〇年代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新華日報》，部份則來自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文章作者有些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共產黨領袖；有些則出自郭沫若、茅盾、陶知行、夏衍、周谷城著名學者。應該說，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意向所指，卻是中國共產黨並未實現五十年前的“莊嚴承諾”。是以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了。所謂「查禁」也不是以一紙公文，公告天下，而是用“打招呼”的手法，向出版者施壓力，讓他們不再發行，而已發行的就從市面上收回。如此，也就等於是查禁了。

爲什麼會查禁呢？讓我們來看看序文：

「重讀 50 年前的文字，使我們看出，當年的決戰不僅僅是在兩種武裝力量之間進行，而且是在人心向背中進行。可以說，沒有這些擲地有聲的文字，國統區的人心不會迅速離散，那裡的第二條戰線也不會迅速形成。“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沿海呼聲，就是這些文字在城市居民和知識階層所收穫的廣泛迴響。正是這些萬眾一心的呼聲，最終埋葬了國民黨蔣家王朝在大陸 22 年的統治。

重讀 50 年前的文字，使我們看出，當今境外對我黨、我國的謾罵、污蔑，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歷史舞台前，我黨前輩革命家、理論家就已經是卓越的民主、人權戰士。在冷戰風雲初起之際，就已經以他們對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見，在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人權與鎮壓之間，做出了他們的選擇，並為此殊死奮鬥！

重讀 50 年前的文字，還使我們看出，中國人民不僅能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能將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入更深刻、更為艱鉅的的管理體制。這是因為早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做出了莊嚴的歷史承諾，並為今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厚的精神資源。這些精神資源將是下個世紀中國人民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論寶庫。

讓我們一起走過以前，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來。

謹以此書紀念 50 年前民主與獨裁的歷史性決戰；

謹以此書紀念所有為此決戰前仆後繼的中華英烈！」(註一)

此文，表面上是對中共過去光榮歷史的召喚，但骨子裡，卻是意有所指的批判了當今不實施民主，簡直與當年國民黨沒有兩樣。同時，「謹以此書記念 50 年前民主與獨裁的歷史決戰」也不無強烈呼喚民主的意味。由於此書的作者與內容都讓中共當局無可挑剔，只能暗中加以查禁。

再細看其內容，確實讓人忍不住想到民進黨從黨外至建黨，以迄於政黨輪替而取得執政權的過程中，曾發表過的諸多言論。乃至於現在的兩岸關係，都有諸多可資參考之處。例如第一篇〈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問〉一文，就很有參考價值。

「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的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談、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註二)

這些言論，像不像民進黨早年批判國民黨用過的話？

本文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引用，乃是想讓政府了解處理兩岸關係，毛澤東的說法「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事實上，這正是今日台灣用以與中共抗衡的基礎。台灣大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毛澤東的理論，向中共表明「唯有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才是兩岸統一的基礎」。果如此，不僅中共會不知如何回應，大陸知識份子亦會支持台灣的論點，讓台灣能贏得大陸的民心。

#### 5-4·實施民主與文化水平

此外，值得矚目的是該書對民主選舉的描述。在子題為〈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中，引用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中國對普選的需要，已不能用「人民文化水平太低」來搪塞，這不能作為不實施民主普選的理由。當年，這文章原本是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批判，可現在，反而成了批判共產黨的武器。因為現在的中共也以一樣的理由，作為不實施普選的理由。該文內容談到了當年「解放區」如何實施民主選舉，有歷史價值，因而全文引用如下：

「假若將來中國人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射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絕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聯合提出一個候選人。候選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方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個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至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

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裡，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在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裡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裡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地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自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 XX；黃豆一顆，代表李 XX；玉米一顆，代表趙 XX 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裡，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註三）

用現代選舉的諸種基本原則來看，這些都是不合格的民主實踐。但在當時的中國，卻已是知識份子所津津樂道的大事了。然而，為什麼五、六十後的今天還要談呢？出版者顯然對共產黨今天不實施民主政治的說詞，如「人民文化水平太低」是持批判態度的。

### 5 - 5 · 老知識份子的反省

《民主的先聲》一書中，著重引用共產黨當年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包括了出版、言論、人權、思想自由等，都是意有所指的批判著當今的共產黨竟與當年的國民黨沒有兩樣。網路上因而有不少人討論早年共產黨的理想，如今安在？

然而，以李慎之的反省最為深刻。在 2001 年 4 月，為《民主的先聲》即將出版香港版而寫的序文中，他寫道：

「我自己就是當時的一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

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麼滋味。

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

但是誰又騙了我呢？」（註四）

老知識份子有一種被共產黨欺騙的感覺，已躍然紙上。然而李慎之想呈現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代人，他們以有限的知識，真心相信只要有了社會主義，就自然有民主，因為社會主義是比資產階級民主更進步的。應該說，他們相信革命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更勝於民主。只要革命成功，民主自然會實現。但他們真的了解「民主」嗎？

「看一看《先聲》就可以發現，許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還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其中說：『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先聲》第157頁）最嚴密的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經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而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

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1944年5月14日在軍政座談會上說，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是我們當時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把報上登的他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也把他寫進自己的社論。（《先聲》第67到69頁）

總之，讀者要是仔細研究本書，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左派其實並

不真懂民主，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註五)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當然要問為什麼言論、出版、遷徙、居住、結社（包括組黨）的自由……沒有兌現？為什麼沒有代議制，沒有反對黨？為什麼沒有人身保護狀，沒有無罪推定論……？」

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當然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以求達到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不但要解放中國人民，而且要力爭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榜樣。為達到目的，當然也不妨講究一下策略，照顧一下覺悟不高的人們，把各種自由權利當做最低綱領招攬一下。如果革命進行得順利，勝利得快，那就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根本沒有什麼諾言兌現不兌現的問題。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論採取什麼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釋一切。

然而，目的本來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

後人讀這本書可能覺得最費解是，其中居然有許多讚揚美國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澤東公開對謝偉思說，美國應當出面干涉。毛澤東說：『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美國人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讚揚他。』『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美國的活廣告。』（《先聲》第 101 頁到 120 頁及以下）這些以及許多同樣的話，也許人們在今天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其實是很好理解的，還是 Ends justify means 嘛!不過，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塗的地方就在於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現在，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其糊塗實在不亞於當年的我們。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能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今天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這樣。建立在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是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互動的。

我是一個自己對革命作出了承諾的人，又是對民主略知皮毛，而對某些人作出過承諾的人，因此在這翻滾飛揚之中，特別暈頭轉向，

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別強烈。現在垂垂老矣，我自以為總算找到了答案。中國還是要以民主為最高的價值。中國人民只要確實得到了民主，自會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錯了，碰了釘子，也只有通過民主重新找該走的道路。這就是現在世界上所有先進的國家(可惜還不是大多數國家)所選擇的模式。我相信這是世界各國人民遲早都要走的自由之路。

我年輕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最籠統的說法就是“經濟決定政治”。現在，在閱盡滄桑而後，我看到：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社會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而仍然能穩定地進步。專制則不但可以壓殺民主，不讓它發展；也可以壓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用事實證明這一點，可能是二十世紀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儘管付出的血和淚實在太多了。」  
(註六)

探討「中國為什麼無法實現民主」的文章已多如牛毛，但如李慎之一樣，敢於以自己的經驗，用最誠實的筆法，直抒胸臆，卻是筆者所僅見。這恐怕是拜網路之賜，才能有這樣的文章面世。

本研究主旨本在於網路如何突破媒體封鎖的困境，但由於這些討論到民主化與中國未來的課題，自應不能省略。

無論如何，網路所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諸般現象，而知識份子則更為突出的在論壇中，利用網路的自由度與無法封鎖，開創言論空間。對民主制度的探討與追求，是當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非常突出的主題，我們自不能忽視。

當然，除了李慎之之外，還有不少學者作研究，包括了王力雄、徐友漁、朱學勤等。本文之所以突出李慎之，在於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由於他有一種看開了的氣度，直言不諱超過任何人；由於他是參加過革命的老幹部，對共產黨的歷史與思維方式非常清楚；由於他了解中共歷史，對民主的反省能力、對民主的認知，恐怕比一些年輕的學人更深更廣；也由於他的誠懇，這些反省更有深刻的力

度和未來的洞見能力。這是本章以他作為網路與大陸民主化討論重心的原因。

註一：《民主的先聲》，2000年，汕頭大學出版社。頁1-2。

註二：同上。頁3-5。

註三：同上頁

註四：見李慎之著〈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

註五：同上。

註六：同上。

## 第六章 盧躍剛官司事件

### 6-1 · 2000年9月的西安

西安，隋唐時代的首要古城，百年之後，已斑白剝落的城牆內，發生了一件令人藐視法律的刑事案，並牽引出一場新聞媒體與政治角力的民事官司。但是，他們卻忘記時代變了，新興媒體——網路對大眾傳播消息的速度遠超於封鎖消息的速度，司法體系滴水不漏的系統正在轉變。

2000年9月2日傍晚，太陽一如往常打西邊落下，市集裡的叫賣聲掩蓋不住行人歸心似劍的腳步聲，……但在咸陽國際機場，剛落地的飛機轟隆轟隆聲，為這城市帶來了不一樣的聲音。《中國青年報》（簡稱《中青報》）常務副總編輯周志春、新聞中心副主任盧躍剛等一行三人從機上走了下來，空氣為之凝重，在抖落一身的疲倦後，他們三人正準備前往西安與已經抵達的中國政法大學著名學者王衛國會面，他是這回「陝西官司」的二審代理人。

這場為期三天的民事訴訟案，是一場網路媒體與政治的角力賽。當時，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在嚴格控制下，對於這則新聞多半避而不處理，或以小稿帶過。但是，透過《北京青年周刊》記者張翼替北京一家網路媒體--《FM365》的文字報導，將此案現場的種種現況以最即時的方式呈現出來，立即在全中國發酵，產生更大的震撼，紛紛上網參與討論，或是參與民意票選，影響該官司的庭內審判進度。盧躍剛接受筆者專訪時就表示，當時，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簡稱陝西高院）民事審判庭樊云庭長的老公也是盯著該網站的即時新聞不放，頻頻打電話到陝西高院報告庭外的狀況，讓正在審判的庭內備感壓力。不過，從這可以看出中國新興網路媒體的力量，尤其像《FM365》這種讀者廣大的網路，不是中國政府以一只禁令或是打招呼的方式就可以將它關站的。

在第一案咸陽中級法院以一紙『缺乏證據』、『極不講理』、『邏輯混亂』的判決書宣判《中青報》，此次，盧躍剛對名譽權審理不存有幻想。之所以來這裡接受早已知道的結果，有兩條理由：「一是必須

尊重法律，二是此次審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限度的然而是公開的講壇，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陝西法制狀況的機會。我們等待著陝西高院二審敗訴，我們將準備『申訴』和『抗訴』，我們還將動員社會各種力量的聲援和支持。」

9月5日開庭那天，陝西高院民事審判庭門口反常地擁來一群人，有的看似莊稼漢子，有的看似公安，有的像是婦女聯盟，院內突然戒備嚴密了起來，每個人都引領盼著，心中希望自己的那份期待沒有落空，這當中更有一群人，打自遙遠的北京，帶著相機及紙筆，豆大的汗珠自鬢角旁滴下，脖子已經伸得不能再長了，到了休庭時刻，盧躍剛等人步出庭外，就被這群人團團圍住，手上振動的筆就再也沒有停下過。

同時間，在陝西高院的對面有一家網吧，因此生意興隆，一群記者的臨時工作站就搭在這裡，將這起引發各界關注的事件以最迅速的方式散播到每個角落，各方好手齊聚一堂，如《新華社》資深記者戴國強、《經濟日報》資深法制記者陶國峰、《工人日報》資深記者陳宗舜等，當中，《北京青年周刊》記者兼《FM365》的特派記者張翼將審理過程以最快的速度登錄《FM365》網站，就在庭內繼續審理的同時，《FM365》網站上各界討論、聲援聲浪不斷，全國的焦點頓時集中在這座歷史的古城，盧躍剛先生在接受採訪時曾笑說，就連民事審判庭樊云庭長的老公也是盯著電腦螢幕不放……，心情隨著螢幕上的字跳動，撥向其妻--民事審判庭庭長樊云的電話不曾稍作休息。

「陝西高院戒備森嚴--（09-05 08：52，FM365 獨家報導）：不知為何，已過開庭時間，但開庭時間拖延。今天陝西高院法庭前戒備森嚴，不時有記者被推搡。儘管是不公開審理，但法庭前仍聚集了一百多名群眾。中青報記者盧躍剛遇到了武芳，記者採訪時，武芳尚未開口，先泣不成聲，她說：『我現在生不如死，我一定要把王農業告上法庭。』隨後，盧躍剛與武芳攜手進入法庭。巧的是，記者在路上遇到了原告王農業的代理律師，當記者提出採訪要求時，該律師推開話筒，拒絕採訪。FM365 特約記者張翼 8:40 於西安。」

「15分繼續審理--(09-05 14:52, FM365 獨家報導): 1:30分準時開庭, 1:45突然休庭。休庭延長了25分鐘。2:15分繼續審理。合議庭沒有宣佈休庭理由。FM365特約記者張翼 2000-09-05, 14:41:54。」

「18:15宣佈休庭—法庭告訴中青報, 明日是否開庭要等通知。在庭審中, 原告方提出六個證據, 當原審被告方中青報正要答辯、質疑時, 庭長突然宣佈休庭。」(註一)

這原本是件撲朔迷離的刑事案件, 案件的背後有個身體殘缺、心靈受創的可憐女子, 經過《中青報》記者盧躍剛以一則〈蹊蹺的特大毀容案〉文章披露重重疑點後, 自認名譽權被侵害的幾個人擬了個民事起訴狀, 告了《中青報》一記。這起民事案件, 歷經四年, 從西安中院一審時的「管轄權爭議」, 到西安中院庭審未果後突然轉手咸陽中院, 並在《中青報》拒絕出庭應訊的情況下宣判《中青報》敗訴, 再到目前陝西高院二審突然決定進行不公開審理, 箇中充斥著諸多的疑點與陷阱, 逼著《中青報》一步步往裡頭跳, 不過, 仍阻擋不住無所不能的媒體, 透過新興媒體網際網路, 讓這場充斥著正義與邪惡對決、政治與媒體角力的事件, 可以透過網路連結, 迅速的在中國各地發效, 這應該是陝西高院始料未及的地方, 也是網路影響司法的最重要案例。

## 6-2·故事應該從頭說起

「一個村莊發生一件刑事案件或者一件重大的刑事案件, 沒有什麼了不起, 任何一個村莊都有這種可能。烽火與其他的村莊不同的是, 它有一個非同小可的人物, 有一段長勝不衰的歷史, 一個人和一段歷史在這塊土地上營造出了一種特殊的氣氛, 這種氣氛釀成了武芳的悲劇, 居然能把如此重大惡性又如此簡單明瞭的案件的情節和細節瞞住, 並決定了武芳案的現狀。僅僅把眼光盯在案件上--雖然搞清楚案件的來龍去脈是頭等重要的事情, 僅僅去追蹤犯罪動機並對犯罪原因作出一般性的社會解釋--雖然犯罪動機和社會原因的探尋是武芳案重新調查非常重要的環節, 對於武芳案來說, 顯然是

不夠的。」(註二)

撲朔迷離的案件背後有個身體殘缺、心靈受創的可憐女子名叫武芳，住在陝西省咸陽禮泉縣北二村的武芳原是個勤快、開朗且漂亮的小女孩，在那個年代，在那樣的農村裡頭，武芳是少見的肚子裡還有幾滴墨水的小女孩，她當過民兵排長，當做婦女隊長，在村上可是數得著的姑娘家。但是，因為生來家窮，在武芳十四歲那年，她被迫接受了事實，由父母親作了主，將她許給了距離五里路的鄰村--烽火村王家的長子王茂新。

武芳的母親董金香心想：「像烽火村這樣一個先進的模範村、文明村，是陝西省的一塊金字招牌，將武芳嫁過去，包管有吃、有喝、有穿、有住的，至少比窩在這窮地方來得強。」

爲了這個家，爲了自己的小弟可以有好的前途，爲了那些還不起的彩禮（聘金），爲了可以達成父母所謂的「過上好日子」，在武芳二十三歲那年，1981年，她嫁到了王家，當起王家的媳婦。

王茂新雖然其貌不揚，但算是個非常老實的年輕小伙子，從結實的肌肉、黝黑的膚色及厚粗的雙手看來，是個農村勞動者，看著王茂新正在幫忙武家割小麥，汗水揮如雨下時，武芳已被動的接受了這一個事實，只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就這樣，武芳開始與王茂新過日子，還生下一個女兒，不過，王茂新卻有個非常要不得的嗜好--偷與賭，並且，回到了家，還會對武芳拳打腳踢。

受不了丈夫長期施虐的武芳，在嫁到烽火村整整八年的時光裡，夫妻倆打打鬧鬧也過了八年，來來回回不知被武芳的二個姐姐救了多少回，但這一次，她是橫了心準備逃離王家。

「逃跑」，並不是解決婚姻唯一的法子，武芳也是有想過要「離婚」，但是，在農村裡，若是由女方提出離婚，可是件傷風敗俗的事情，更何況是發生在烽火村這樣的一個模範村，一個人的「離婚」可能讓村人臉上無光，大大影響了烽火村的聲譽。因此，她的離婚要求受到婆家的反對、娘家的反對，甚至村裡也不願替她開張離婚證明。武芳的心裡起過無數次的掙扎，「逃跑」的意念終於戰勝了「逆來順

受的認命」。

1987年中的一天，武芳逃離了烽火村。

她先到遼寧，過了些日子，在那裡舉目無親的她，日子過得並不順遂，於是，她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地方--陝西，來到了離禮泉二百多公里的韓城，在韓城東北 40 里處的下峪口村郭玉生家租了間房，在此落腳。

在 1988 年 4 月 23 日的夜晚，幾個不速之客打擾了這個小村子的寧靜。包括烽火村的村長王保東、禮泉阡東派出所兩名公安幹警、其夫婿王茂新的兄長--王茂勤，在下峪口鎮派出所馮姓所長陪同下，來到了武芳的租屋處。武芳覺得這伙人一付來者不善的面貌，急忙躲到隔壁鄰家。

這一大幫子人找不著武芳，來到了屋主郭玉生家中，與郭玉生的家人爭執許久，直到武芳出面。

武芳前腳才剛踏進屋內，烽火村的村長王保東就急忙跑到跟前說：「武芳，你家裡出事了！」爲了逃出這王家虎口，已久未與娘家人聯絡的武芳，心急如焚的直問：「出了啥事？」王保東回答：「出人命事了。」一聽到這句話，武芳心裡直發毛，她心想：「先前逃家時，王茂新曾拿著刀到我娘家騷擾，恫嚇找不著人就要殺娘及小弟，斷了武家的香火，難道說王茂新真得幹了這檔事？」旋即，心底又有個聲音浮現了：「不曉得這是不是一個陷阱，等著我來跳呢？」心中二相掙扎，關心家人安危的心終於戰勝了，武芳向阡東派出所的公安問道：「若我同你們回去，保不保人身安全？回去後，要與王茂新辦離婚，給辦嗎？」只見阡東派出所的白姓指導員點頭連連，忙說：「一切照辦，甬操心！」

在一旁察言觀色的下峪口派出所馮所長覺得事有蹊蹺，認爲若是武芳家裡出了事，爲何烽火村需要這麼大一批人來報訊，就連公安也出動了，並且要下峪口派出所配合，要求所長親自來。就將武芳拉到一邊悄悄地提醒她：「是不是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回去呢？」

但是，此時的武芳心繫娘家人的安危，再也聽不進勸，認為已有了烽火村眾多人的保證，既有公安幹部的保護，而且村幹部也在，應該不成問題，反正，可以順道將維繫婚姻的這層枷鎖給鬆了，還自己一個自由也不錯。

歸意已決的武芳，就在當天晚上，連同烽火村的來人一起住進了下峪口的旅店。望著同坐在屋內的村長王保東及她的大伯王茂勤，眼睛隨著自己的身影而移動，好像深怕她一溜煙的消失般，武芳心裡有了不祥的預感，覺得自己猶如身陷阱中的動物，等著明日被宰割。就這樣，二男一女三個人，在這個屋裡枯坐了一晚，直到天亮。

天剛亮，行動已受到嚴密監督的武芳，縱使有太多的不願，只好乖乖的隨著烽火村的一行人上了車，被包夾在後座中間的武芳，心裡頭亂糟糟，拿不出個主意。

「幾個小時後，接我的汽車路過禮泉縣阡東派出所（這是管烽火村這一片的公安機關）。我向他們要求下車，住在阡東派出所，以求安全有保證。他們堅決的拒絕了我的請求。我幾次往車下撲都被他們死死攔住並威脅說：『你再鬧，我們就給你戴上拷子。』押我的車又往前疾行，當快到烽火村的時候，我又提出回娘家，你們有事隨叫隨到。他們誰也不搭理，拐了一個彎，不久就進了烽火村。押我的人要我回王茂新的家，我回來辦離婚手續，死也不肯，他們這才把我安排進了烽火村接待站（這裡是烽火大隊的辦公室）。兩個幹警把我送到就走了，沒有任何安全保證，村上的幹部成了我心目中唯一的保護神。誰知道村幹部和王茂新等人勾結在一起暗中陰謀策劃，我成了他們任意擺佈的羔羊，第二天村幹部假意說陪我去辦離婚手續，結果在路過王茂新家門口的時候，早已有準備的王茂新衝了過來，把我打倒在地，拖著一條腿拉回他家，大門立刻上鎖，對我大打出手，我又哭又喊，村幹部們已不知去向，王茂新真的準備要打折我的胳膊腿了。感謝蒼天有眼，正在我被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我的兩個姐姐聞訊趕到王家，這才救了我的命。」（註三）

被騙回烽火村的武芳，在該村接待站住了三天，她的房間隔著一間屋，是烽火黨總支副書記接待站站長王正吉的屋子，好像在看著

她，深怕她跑了。在這三天裡頭，這屋子成了武芳和王茂新二個人的戰場。

盧躍剛的著作《大國寡民》中描述當時的情況：

「在武芳回家的第二天晚上，王茂新就來了。他要和她（武芳）睡覺，不從，便罵便打。這套東西她太熟悉了。不過這回她是抱著最終解決問題的美好願望來的，她正色道：『茂新，咱好好說，別打人。』王茂新說：『我不打你，別人都亂罵我呢。』武芳一凜。這叫什麼話！別人罵你，你打我；怕別人罵你，你打我。天底下竟有這樣的混帳道理！她問：『別人是誰？』『村上人麼。』『罵啥呢？』『說我驚尿（關中方言，即「窩囊廢」），管不住一個女人。把你往死裡打，打殘了，看還跑不跑得了』……武芳更是決絕：『打斷我的手，我還有腿！打斷我的腿，我還能爬！我就是爬也要爬出烽火！』『我們好好過日子吧，娃都七歲了。』王茂新乞求道。『不行！』傷透了心的武芳斷然拒絕，『你王茂新就是把金磚鋪進家裡，我也不進你王家的門！』

武芳拉住王茂新打人的手懇求道：『茂新，我們和和氣氣離婚吧。我們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別人怎麼說咱不管。我給你準備了二千塊錢，算是贖我的身。咱們各奔東西吧！』『想得美！不離！讓我打死你這個賤貨！』王茂新揪住武芳的頭髮，臉上身上，又踢又打，不扯衣服，又扒褲子。『你打，你打，再打，你一分錢也別想得到！大不了我這條命送給你！』武芳堅決不從。她一面抵抗，一面呼喊：『正吉哥……正吉哥……快來呀！茂新打人呢！……』……罵夠了，打累了，天也快亮了，這一夜，烽火人都在豎著耳朵聽，都在期待一個結果，一個女人被男人強迫的結果。」……

「絕望中的王茂新出去了。一會兒，他帶來一幫人，說是去辦離婚。武芳信以為真。她跟著這幫人出了村接待站。路過家門時，王茂新陡然變臉，上前擒拿住武芳，連拽帶推，像縛住了一隻雞，把武芳往家裡弄。武芳倒地掙扎。她的頭在水泥地上磕碰著，頭髮散亂，頭髮上，灰塵和眼淚糾纏在一起。她被倒拖進屋的時候，身體與地面磨擦，一路灰塵紙屑秸草翻飛。『你們放開我！……你們放開

我！……媽呀，你快來救救我呀！……』回應她的，只是烽火人那種冷冷的目光，那種幸災樂禍一交頭接耳，那種「活該」的惡聲唾棄；回應她的，只有門外大鐵鎖的「卡嚓」聲。」（註四）

忽然，屋外響起了一陣熟悉的聲音--「芳！芳！」武芳的二個姐姐聞訊趕緊自他村趕了過來，用工具弄下門檻，將武芳給拉了出來，姐妹三人匆匆忙忙地走在烽火村的街道上，尋求有力的庇護，因為武芳的二個姐姐剛進村的時候，就有烽火的熟人告誡她們：「要武芳小心，有人要害武芳，要卸武芳的腿和胳膊。」最後，他們三人來到了烽火村接待站，找站長王正吉。

王正吉非常熱意將武芳安頓下來，但因隔天省長侯宗賓要來視察，所以前二天原先武芳住的屋子要調一下，調到靠北邊的北房。來到屋前的武芳，首先做的就是蹲下來仔細檢查房門鎖，結果發現這間房裡邊沒有內關的保險栓，極不安全，武芳的二個姐姐堅持留下來陪這個妹妹。

不過，站長王正吉可是苦口婆心的勸武芳的二個姐姐先前歸去，並且拍拍胸脯保證武芳的人身安全及離婚的事會審慎處理，於是，在近傍晚時分，武芳的二個姐姐被勸了回去。

歷經三天的折磨，此時武芳已是精疲力盡，她關了門，和衣睡著，朦朧中好像有人在敲門，由遠至近，武芳頓時坐起，問道：『誰啊？』答話的是一位接待站管理鎖匙的小伙子，問有啥事也不回應，武芳起身開了門，看見小伙子的跟後有著一個身影，怎麼如此熟悉呢？正在納悶的當時，小伙子領了身後的那一個人走進屋來變轉身便走。

只見進來屋內的那人--王茂新面露兇相，與武芳的怒目相對著，王茂新終於攤牌了說：「我有硫酸哩！」事情已張展至此，很明顯的，王茂新及在他背後支持他的種種行爲的烽火人，終於要徹底的整治她了。絕望的武芳，以將生命豁出去的姿態衝向王茂新，而王茂新也像發了瘋似的野獸，一手抓住武芳的頭髮，其餘的三肢也沒閒著，輪流對武芳的身體施以暴刑。

當武芳大聲地向外求援：「正吉哥！打人哩！正吉哥！打人

哩！……」時，大門突然被打開，村總支副書記、村長王保東、村總支副書記王正吉、王中輝走了進來，一副和事佬的模樣，眾口一詞不願其煩的規勸武芳能和王茂新和好。揉著剛剛被拳腳暴力相向的地方，武芳倔將的說出她的要求：「離婚！」完全沒商量的餘地，氣氛又僵在那兒了。

這時，進來了一個個子不高、頗有自信的年輕人，頓時屋內的每個人都對他必恭必敬了起來，武芳抬頭一看，原來是烽火村黨總書記兼咸陽市委常委、副市長王保京的二公子--王農業，職務是烽火村農工商公司總經理兼烽火村水泥廠經理。王農業指著屋內的三個幹部說：「你們先走，到前房喝水去，這由我來勸！」

待屋內三個幹部一走，王農業旋即轉身往大門走去，邊走邊說：「武芳，睡去，幾個月沒見面了，睡去。」武芳看這情況不對，萬一王農業走出去，屋內不就是恢復原先的，她與王茂新及王茂新兜內的一瓶硫酸，想到這，武芳三步併作二步，衝到門口，拉住正要往外走去的王農業的衣角，說：「你們不能走，你們說保證安全哩。今晚我也不睡覺了，你們睡那兒，我就坐哪兒。」王農業揚起嘴角，迅速的將拉住衣角的武芳的手打掉，走出屋，並順手將燈給拉滅了。武芳本想跟著衝出去，但腰卻被王茂新緊緊抱住，動彈不得。接著從外面進一個膀大腰圓的短頭髮女人，抓住武芳掙扎的隻手，並將她往屋內推去。

武芳被扳倒了，感覺到王茂新正在踢她的頭、踢她的腰，而那個胖女人騎坐在她的肚子上，讓武芳沒有起身的機會……，屋內燈雖然滅了，但大門仍開著，武芳從眼角往外一瞧，看見屋外聚集了好多烽火村的村民，心想：「他們是來瞧熱鬧的，還是來助興的呢？」

武芳咬著牙，承受自身體上方落下來的點點拳頭。

「在短暫的撕扯扭打過程中，一種液體朝武芳迎面倒下，隨著便是強烈的燒灼感。液體順著武芳的頭顱，流進武芳的耳朵，流進武芳的眼睛，又順著臉和脖子往下流……之後，有人撩起她的毛衣，有人將罪惡的液體一面往她的胸部、腹部倒……。這種液體，經司

法鑒定為濃硫酸！」(註五)

也許是這些行兇者太殘忍且愚昧了，想要武芳身上的硫酸平均分佈，居然用自己的手去塗抹，這些人急忙衝了出去，痛得哇哇大叫，村總支副書記王正吉急忙透過大喇叭呼叫村裡的醫生--鄭志軒，他教村人使用水來沖洗這些傷口，已被眼前情況嚇呆的村民們，聽到這話，趕緊用清水替武芳沖洗，並且擦拭，痛得看不見眼前景象的武芳頻頻發出慘叫聲。

此時，村內的公安幹警聞聲到了現場，看見村內的客貨兩用車上有具被燒傷的人體蓋著被子，並且傳來陣陣惡臭及聲聲刺骨的哀號。烽火村的人將武芳送到了四醫大西京醫院，交了 1500 元後就杳無蹤影。

盧躍剛接受筆者專訪時表示，根據武芳的病歷檔案記載，武芳燒傷時間是 1988 年 4 月 26 日 23 點 30 分左右，四醫大西京醫院接診時間為 4 月 27 日 11 點 30 分，中間整整隔了十二個小時，在這十二個小時裡，這輛載著武芳的車子去過縣醫院，但因傷勢過重縣醫院無法處理，車子轉往西安送去。不過，怪得很，禮泉縣到咸陽市區四十多公里，咸陽市區到西安市東郊的四醫大西京醫院只有幾十公里，而烽火村到西安也只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為何在這緊急關頭，車子跑了十幾個小時？

經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診斷，硫酸燒毀了武芳的頭、面、頸、胸、腹、背、臀、雙上肢、右下肢等；雙眼角膜燒傷後混濁；右耳廓燒傷後缺損，外耳道燒傷，鼓膜穿孔；右手背伸直肌腱部分缺損。在醫院的武芳承受著如同地獄般的痛苦，第一次、第二次植皮不夠理想，不久又做了第三及第四次手術，爲了植皮，醫生幾乎將武芳身上的全部好肉皮剝了下來。

武芳在《受害人武芳的控訴信》中提到：「經過檢查，對我毀身毀容面積達全身的 23%，呈三度燒傷。感謝解放軍醫生對我緊急搶救，才保住了我的生命。當時，硫酸燒過的部位，植皮割過的部份，我的全身像一只被剛殺過的羊，血淋淋，肉糊糊，我自己疼痛難忍，

親人們目不忍睹。這是一個特大燒傷手術，需要五仟元才能支付這筆巨大開支。可是，村幹部都走了，我可憐的父母親只有去找赫赫有名的烽火村黨支部書記，即這位王姓副市長。父母跑咸陽市政府跑了十多次，回答都說不在。經人指點，父母有兩次找到王副市長的辦公室，兩位老人像見了救星一樣，雙膝跪在地上哭訴：『王市長，救娃一命吧！武芳不行了。』王副市長把手中的茶杯摔得山響，不問一句病性，沒有一句安慰，滿面怒氣地訓斥道：『這事找我幹什麼？我事忙的很，快出去！』父母當時只把希望寄託在這位大人物身上，只要他稍微發一點善心，總有解決的辦法。可他在辦公室裡怒氣沖天，一再訓斥：『這件事找我幹什麼？去找新娃去！（即王茂新）。』我母親當時心急如火脫口說：『這事發生在你烽火大隊辦公室，不找你找誰？新娃已經被拘留了，我怎麼去找他？』誰知道這位副市長竟然口出驚人之語說：『那你去找王亭去（王亭是武芳的女兒，當時只有七歲）！』剛強的母親回駁說：『王亭七歲個娃，能屙金還是能尿銀！』父親是個老實農民，跪在地上哭道：『市長爺，市長爺，救救武芳一命吧！救娃一命吧！……』眼淚鼻涕濕了膝下一塊地，兩個老農民在辦公室裡長跪兩個多小時，卻絲毫不能打動這位副市長的心，居然說：『啥，要伍仟元，五毛錢在那達呢？』（註六）

曾經無數次想以「死」來解決身體上及心理上的痛苦，但武芳終究咬著牙強忍下來--爲了得到烽火村一個公正的解釋。

雖然公安人員有前來醫院調查該事件始末，武芳如實的將事發經過告訴公安，但當她提到烽火村黨總書記兼咸陽市委常委、副市長王保京的二公子--王農業在那晚拉燈的情節時，公安擔憂的看著她脫：「你再也不要提王農業，再提王農業，你的案子永遠結不了。」

87 天之後，武芳共做了四次植皮手術，欠醫院五仟多元的費用，院方向烽火村催促，也不見回應，於是在 1988 年 7 月 21 日接近中午時分，武芳被抬回烽火村，而烽火村的村幹部聞訊演了一場「空城計」，接待站的大門上了鎖匙，就這樣，武芳被置放在擔架上，而擔架就放在接待站前走廊上，身穿醫院病號服，蓋著白被單，在七月正中午的大太陽底下，由於全身大部份面積燒傷，無法正常排汗，

武芳的五臟六腑就像在熊熊火焰下燃燒。

在接待站前躺了一天的武芳，未曾喝過一滴水，也未曾進食，面對路過的村民臉上那種鄙夷、冷漠的眼光，她心中的那股怨氣更難消退了。……這時，來了個七十多歲的老媽媽，因看不過村裡人的惡言惡行、不怕村裡幹部的淫威，悄悄地托著蹣跚的步伐，手裡拿著一碗豇豆疙瘩及一碗水給武芳食用。

武芳的娘家人不知道武芳已經出了院，一大早，武芳的母親如往常一般帶著東西到醫院探視這可憐的女兒撲了個空，才急忙趕到烽火村。在烽火村接待站的走廊地下看到武芳孤零零的、無助的躺在那裡，武母的心如刀割，悲泣聲回盪在空無一人的長廊上。

### 6-3·公道何在？--不公的刑事官司

這樁悲劇發生後，馬上有五個人被抓了起來：實施犯罪的丈夫--王茂新、提供硫酸的小叔子--王茂章和參與犯罪全部過程的三個嫂子，並對王茂章進行訊問筆錄，王茂章供認：

「我從水泥廠化驗室找了一個食鹽水瓶子（500 毫升），往裡倒了多半瓶子硫酸。晚上到村接待站候了好長時間，我哥從我嫂子住的房子出來，我給我哥說：『你要的硫酸哩，我給你帶來了。』王茂新取過瓶子，回到我嫂子住的那間房子，我就在接待站的院子裡轉哩。這時候，大約有九點多的樣子，我沒有看錶，時間也說得不太準，當時我哥進去的時候，房間裡面燈亮著，停了一會兒，我聽見哥進去房間裡喊叫哩，具體喊什麼，我就不知道。當時門開著，我看見房間裡面的燈滅了，我就到房子裡面去了。當時我嫂子武芳和我哥在裡面撕拉，已經在門口，我就上前拿住我嫂子武芳的手，武芳在拉的過程中，我哥拉的那個手放開，我就把兩手都拉住，我就把的嫂子武芳掀在床前。當時房間裡只有我和我哥及我嫂子。燈黑著哩。我把我嫂子的手拉著哩，在往床跟前拉的時候，我聽見我嫂子喊了一聲：『媽哦！你咋不管我哩！』我感到手上有了硫酸，就把手鬆開跑出來……跑出來後，房間裡只有我嫂子和我哥。後來的事，我就知道了。我回去後就把硫酸洗了，不敢出去。警方接著問：「當時

的房子裡的燈是怎麼滅的？」「我不知道。燈滅了以後我才進去的。」  
「到底燈是怎麼滅的，你要老實交待。」「燈是我進去以後拉滅的。」  
「那你打燈的原因是什麼？」「把燈拉滅，把她衣服脫了，讓她跑不成。」（註七）不過，被抓的五人，除了王茂新外，在第二天就被放了。

此時的王茂章尚未結婚，但沒多久，被釋放的王茂章結了婚，生了子，直到 1991 年 7 月他才正式被逮捕；而主犯王茂新雖然被關押，照理不可能具有人身自由，但他卻可以離開監獄，去外面活動；至於涉嫌此案的其他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司法調查。

爲了討回公道，武芳身上的創傷還未復癒，頭部、眼睛、背部都還在流膿、淌血，但她仍堅持上路，所掙的錢都全花在狀告往返的路途上了。在 1989 年，從未寫過「刑事訴訟狀」的武芳，寫了份不合乎規則的「刑事訴訟狀」散發給各級司法部門及各級政府，強調「王農業有參與這件毀容案並加以指揮，在受害的那晚，是他把燈給打滅的」。武家人跑遍了省市縣公檢法、省市縣委和政府、省市縣婦聯或是各新聞單位，他們喊冤，他們下跪，請人瞧瞧加諸在武芳幾近全毀的臉及頭部、胸部、腿部慘不忍睹的創傷。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武氏母女、姐妹不知踢破了多少衙門的門檻，仍舊沒有一扇正義之門願意爲他們開啓。

不過，卻有一個人影響了「武芳案」的解決。在武氏一家人求助無門的時候，1989 年 7 月接手「武芳案」的咸陽市檢察院代理檢察官（註八）張雙餘，接案一個多月，著手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按上頭的意思，對既沒有收審、也沒有拘留的王茂章「取保審候」（意即「交保審候」）。他深知這案子是辦不下去了。當武芳來找他伸冤時，張雙餘直接了當地說：「光靠我不行，也別到處尋了，你趕快到人大那裡尋求有力的協助吧！」

1991 年 6 月 1 日，武芳來到了市人大法制委員會的辦公室，將她在三年前所受的委屈、這三年來所吃的苦頭，和著淚水，一點一滴的敘述著，每講到心痛處，她都哽咽地說不出話來，而她全身燒殘、還流著膿的肢體、面容默默地印證她的每句話。

隔天，市人大便立即做出了強烈反應。市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方世信在武芳的伸冤信上批示：「這是一起嚴重的毀容案件。擬轉市檢院，要求盡快查詢，向市中院起訴，並將查處情況報市人大法制委。」並由市人大主管法制委工作的副主任郭建義負責。不久，咸陽市人民檢察院及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都做了回應。

一個星期過後，市人大接到了咸陽市人民檢察院的正式報告，陳述內容明顯將問題拋給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此案是 1989 年 6 月 9 日由禮泉縣人民檢察院送我院審查起訴的。經我院補充偵查，認為被告之弟王茂章身為水泥廠化驗員，熟知硫酸的性能而為其兄提供，並幫助滅電燈，推拉壓被害人，其行為在客觀上起到了幫兇的作用，應為本案被告，屬於從犯。1989 年 7 月 31 日，我院將被告王茂章取保候審，列為被告，於同年 8 月 24 日將此案起訴於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9 月 24 日，中院以事實不清退回我院，並將中院所提問題作了說明。中院接案後，又於 1990 年 3 月 31 日退回我院，並轉來王茂新的投案自首的證明一份。退查問題有三點：一是王茂新與武芳夫婦關係不睦的原因不清。二是王茂新與王茂章在傷害作案前是否有預謀不清。三是王茂新能主動投案，積極搶救被害人。……此案我院又於 1991 年 6 月 15 日起訴到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註九）

風向吹到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後，市人大接到了市中級法院的申辯報告，詳細陳述了審理的過程和退案的理由。由此看來，兩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案子似乎又僵住了。郭建義認為「武芳案」拖了三年，看似簡單的一個刑事案件，檢察院、法院起訴發回，三番五次，其中必有蹊蹺。

在 70 年代曾做過禮泉縣委副書記、興平縣委書記，80 年代初任咸陽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常委的郭建義，對禮泉縣和咸陽市的政治生態瞭若指掌，十分清楚「武芳案」雖看似簡單，但發生在烽火村那可就不簡單了。而武芳在「刑事訴訟狀」上又特別強調「王農業有參與這件毀容案並加以指揮，在受害的那晚，是他把燈給打滅的」，更令案情顯得詭譎。

到底烽火村有什麼不簡單的地方呢？到底王農業背後有啥勢力，

讓大伙動不了他呢？

「烽火村原名『白靈宮村』，這裡過去是、現在是、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是全陝西景仰的地方，是陝西省一面永遠的旗幟，。……是 1958 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發明權的擁有者，當時以浮誇畝產 15 萬斤糧食而威震全國。從『大躍進』到『文革』，一直是陝西省的一塊金字招牌，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烽火村的黨支部書記同時兼任咸陽市副長。……當時的全中國，烽火村這般氣派的農村，可以說是莫大的奇跡。……自從合作化時期點燃『烽火』後，四十餘年沒有熄滅過，以至於不得不修建接待站來接待參觀學習的人們。從五〇年代開始，這裡接待過許多中央大首長，接待過西北局、省、地（市）、縣各級每屆領導，接待過無數不清的政府官員、作家、記者、農村幹部等等。」（註十）

至於誰何德何能可以成為烽火村的黨支部書記兼任咸陽市副長呢？就是武芳在「刑事訴訟狀」特別強調的拉燈人王農業的爹--王保京，而當「武芳案」發生時，王保京就任這個職務。至於王農業可是禮泉縣烽火村農工商公司總經理。

「光從他的職務判斷他的角色是遠遠不夠的。王保京是五〇年代就全國聞名的『農業勞動模範』，『文革』前後曾任咸陽地委副書記兼禮泉縣委書記，並從五〇年代到今天一直兼任烽火村黨支部、黨總支部書記。他在 1957 年反右；1958 年浮誇，號稱畝產可達 15 萬斤甚至 240 萬斤而舉世聞名；1959 年反右傾，文革批劉少奇、批鄧小平，批胡耀邦等歷次政治運動中，個人署名文章（基本上都是讓人捉刀代筆）和報道連篇累牘，都扮演先鋒的角色，並攫取了權利。一個地級市副市長，官兒並不大，可他在陝西政治生活中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註十一）

既然「武芳案」的發生地是在禮泉縣，郭建義做了個決定：那就到禮泉縣去查吧！

於是，郭建義率領了人大法制委一隊人馬來到了禮泉縣。在該縣人大的會議室裡，坐滿了與「武芳案」相關的單位，包括了經手該

案的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主要負責人和辦案人員，每個人面面相覷，他們萬萬沒想到事隔三年，已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武芳案」又會再度被掀開來。

會中，郭建義直接挑明禮泉縣處理「武芳案」沒有正義公理可言，在縣公安局破案時就沒處理好，讓該案疑點重重，像是王茂章的問題、武芳一直指控有女人參與作案及誰是滅燈人？

這麼個一聲令下，司法機關動了起來，但是對於原本在協調過程中提出的「蓄謀問題」、「為何不收審其他犯罪嫌疑人」等重大關鍵點尚未搞清楚的情況下，法院就審理了這個案件。在 1991 年 10 月 29 日，咸陽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王茂新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茂章有期徒刑 13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並賠償武芳經濟損失人民幣 2000 元。兩兄弟不服，上訴，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

面對這樣的審判結果，武芳心中當然不服，因為真正的問題仍被有心人給遮蔽，不過，一場官司打下來，她已經債務累累，也沒法在禮泉人那種異樣的眼光下待下去，於是她再選擇逃離，逃離那令她午夜夢迴都會傷心欲絕的地方，拖著傷殘的軀殼，遠走他鄉，但是她仍不放棄任何可以申告的機會，繼續與政治惡勢力纏鬥下去。

#### 6-4 · 正義與邪惡的纏鬥--〈蹊〉文引發一場民事官司

案發八年後，1996 年 5 月，盧躍剛去了趟陝西，走進這八百里秦川，鼻子非常敏銳的他立刻嗅出了不對勁：該案早在五年前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結束，但武芳仍不服，認為烽火村殺人滅口，並強調拉燈人的問題（這一點武芳自 1988 年底案發後不曾改口），五年了，武芳仍然不懈地控告，繼續追查其他涉案者。

盧躍剛前前後後調查了一個多月，對整個案情、刑事官司及陝西與烽火村的政治格局、歷史糾葛、風土人情做了一番徹頭徹底的調查與了解，覺得那麼嚴重的案子，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又發生在農村，處理起來應該不困難才是；但它的官司卻拖得如此久。而在公

安局裡必需永久保存的「武芳案預審案卷」下落不明，在法院已有的案卷中也有被做過手腳的痕跡。事必有蹊蹺！

由於事隔八年，很多原始資料或當事人已經很難尋得了。當年案發時的直接證人除了王茂新已槍決外，王茂章在服刑，而武芳早已遠離了家鄉。盧躍剛找武芳找了一個星期，才在距離烽火村 280 公里外的韓城找著，看到武芳殘破的身軀與面容，看到武芳過活的地方，可以想見這幾年來，武芳過得是如同地獄般的日子。武芳將她像「人樣」的生活及像「鬼」樣的生活--如何到了烽火村、與王茂新夫妻不合的事實、遭毀容的經過與刑事審判不公等告訴了盧躍剛。

但是，武芳的說法與王茂章及其他參與作案的嫂子証詞相衝突：王茂章在案發當晚於警局做的筆錄坦承「武芳案」是他與其兄王茂新幹下的，房內的燈也是他滅的。因此，盧躍剛在 1996 年 7 月 4 日造訪正在陝西銅川市崔家溝監獄服刑的王茂章，看能不能從他口中套出個話來，但是在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王茂章只是說：「原來我是個上進的好青年，犯了罪，我願意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看來，王茂章的口中是吐不出象牙來了！就在盧躍剛要離監獄時，獄警告訴盧躍剛：「兩天前，王茂章的妻子王業樂曾來探監，離去後，獄方曾對王茂章做了例行性問話，不曉得這份文件資料對你是否有用？」天底下很多事情就是這麼的湊巧，王業樂是爲了替其夫王茂章申訴的事前來，並對案情的關鍵點『滅燈人』反覆詢問王茂章，王茂章強調『千真萬確』沒有拉燈，是其他人叫他進去的。這份文件釋出了一個訊息，必需找到王業樂。

原來，在 7 月 2 日王業樂到陝西銅川市崔家溝監獄探監前曾到禮泉縣律師事務所與律師研商申訴的事。王業樂與王茂章在案發後沒多久結了婚，生了子，直到 1991 年 7 月王茂章被逮，雖然有村幹部許諾兌現的優待，但坐吃山空，又帶著孩子，即使偶而擺擺攤渡日，但也過得清苦，所以一心巴望著丈夫早日出獄。據王業樂了解的案情，她認爲判刑所依的事實不對，判得太重了。她說：

「王茂章在我村水泥廠化驗室工作，他哥王茂新在廠裡給他要硫酸。要硫酸後的六至七天，大隊（村）把王茂新媳婦叫回來，……王茂新的媳婦叫武芳，與王茂新關係不和，經常提出離婚，多次離家出走。……王保東任村長，開大隊（村）的客貨兩用車把武芳叫回來的。回來後，大隊（村）幹部王保東將武芳安排在大隊（村）招待所（接待站）。武芳在大隊（村）招待所（接待站）住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丈夫去接待站逛哩，大隊（村）幹部都在接待站院子裡，我三個嫂嫂也在接待站院子裡。……王正吉、正農業、張振西等人都在接待站院子裡。大約九至十時（晚上）左右，王農業給我三個嫂子說，進去把武芳衣服脫了去。我三個嫂子進去了，不知誰給我丈夫說：『你也進去給你哥幫忙去。明天就要離婚了，叫你哥去把她睡一下。』這些事都是聽我那三個嫂子說的，具體是聽高雪鈴說的，但其他二個嫂子也說過。……三個嫂子及王茂章都不知道王茂新手裡拿著硫酸，三個嫂子及王茂章進去前燈就滅了，所以王茂章是不可能拉滅電燈的。……我一直想申訴，大隊（村）幹部說大隊（村）管，只管了一年，現在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誰管呢？我找過王保京，王保京誰讓我回去，給些錢。」（註十二）

有了這些當事人及其家屬的證據，盧躍剛繼而採訪當年偵查該案所有的公安人員、局長、副局長以及檢察院的主管檢察官等。在武芳案發生時任縣公安局長的王治堂是個老資格的司法工作者，「武芳案」是他經手的重大案件之一，在法院幹了三十年的他，養成了寫筆記的習慣，凡是由他經手的事情，都會詳實地記在小本子上，他在 1995 年退休，盧躍剛在 1996 年採訪他時，他幾十年的工作筆記還完整保留著，成了盧躍剛調查「武芳案」的有力證據，他亦表示：「這個案件出在王保京的烽火村，我不願多過問，怕！提起王保京，不光我怕，縣委書記、縣長也怕他。所以我盡量不染上。況且，當時禮泉縣檢察院檢察長就是王保京的外甥。」

而當年任職於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任維（註十三）的話更直接了當--「有關機關為罪犯開脫」！談到「武芳案」，任維直搖頭，並連聲嘆息，他說：

「市中級法院一直認為『武芳案』一是有些事實不清，二是遺漏罪犯。市檢院只報首犯，不報兄弟。這個案件關鍵是在公安局和檢察院，公安和檢察院兩家穿了一條褲子。法院認定王茂章是本案的罪犯；檢察院的正式函件上都是講王茂章是幫忙性質，不是犯罪。說是弟弟幫助哥哥與嫂子睡覺，一睡就能好。作為檢察機關，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辦案期間，司法機關不認真追查罪犯，卻以查『離婚原因』為名，用了很大的功夫查武芳的作風問題，1989年2月25日，烽火村委會還正式出具了武芳作風不好的證明材料。……你弄的事情是社會比較敏感的事情，應該從深層次探討，這是典型的腐敗啊！我看到裡面有問題，但是拿不到真憑實據。這裡有個背景：王茂新、王茂章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是咸陽的先進村子。村裡能這麼處理事兒嗎？強行不准離婚是先進？」（註十四）

「武芳案」在陝西是個禁忌，在烽火村更是個無法張口的禁忌，當然盧躍剛在採訪時碰了許多釘子，不過，也曾出現過奇跡--讓盧躍剛找到當年先後與王茂新（早已處死）同號關押過的二個人。他們在牢中都知道烽火村發生了啥事！王茂新做了啥事！但同關在牢裡的王茂新仍然神色自若，還說麥收前後就可以回家了，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對於王茂新的態度及話語感到懷疑，王茂新見他們臉露不信的表情，邊說邊挑眉地便把王保京王市長的兒子王農業有參與這事且是那個拉燈人及村幹部的人教他使硫酸的事統統說了出來，還特別強調王農業不准他說出個一個字兒，保他在短時間內出獄。

1996年8月8日《中青報》二版頭條標題斗大的字「蹊蹺的毀容案」震驚各界，這則由長期關注弱勢族群、選材最犀利、報導最深度的盧躍剛撰寫的文章，占了半版的篇幅，揭露1988年4月26日烽火村的特大硫酸毀容案的內幕，並揭露烽火村的背景、王農業二公子參與此案的嫌疑及案件久拖三年不決、被害人武芳八年告狀不止的事實。

「這篇報導發表以後，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同志和公安部長陶駟駒同志都作了批示，陝西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領導也作了批示，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和陝

西省公安廳佈置了復查工作，新華社、中國社會報、中國婦女報等新聞單位進行了追蹤調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信訪快訊》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信訪簡報》反應了此案的有關問題。」（註十五）

這當中，反應最快、最強烈的莫過於烽火村，在〈蹊〉文發表後第二天（9日），數封「烽火村委會」的長篇電報火燒屁股地自威陽發到北京，掃到所有的報社、團中央及中宣部；隔日（10日），各報社立即接到中宣部「不得轉載」的招呼聲；再過二天（12日），王保京以個人名義向社會發表了「致《中青報》的公開信」，信中反咬盧躍剛撰寫的〈蹊〉文對他進行政治毀容；《陝西日報》更是分別在8月24日及28日兩天，刊登「理順關係，發展經濟--訪烽火村黨總支書記王保京」及「烽火村在改革中闊步前進」二篇文章，強調王保京如何帶著農民實現富裕，農村如何達到小康水平。

除了平面媒體的宣戰外，王保京、王農業和烽火村村民委員會以盧躍剛的〈蹊〉文侵害他們的名譽權為理由，於8月26日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控訴《中青報》和盧躍剛，要求賠償損失人民幣480萬元。9月初，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其間，王保京曾在烽火村的村民大會上，拔出非法持有的手槍對空鳴槍十響，高呼「誓與中國青年報血戰到底」，身為父母官，卻如此睥睨法律！

面對這樣的挑釁與民事控訴，《中青報》與盧躍剛當然不服，向受理此案的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管轄權異議（註十六），卻遭該法院駁回；旋即轉向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1997年3月3日遭駁回，終審裁定權仍歸於西安中院，因此，在1997年5月8日開庭審理時，《中青報》及盧躍剛拒不出庭，隔年8月11日西安中院援引「民事訴訟法」中「先行後民」的原則，中止審理（註十七）。

不過，就在雙方當事人均未申請的情況下，突然來了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函，指出：陝西省高等人民法院裁定將此案發往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再行一審。《中青報》及盧躍剛立即表明對「西安中院一審未果，但高院卻突然裁定轉由咸陽中院接手進行一審」的作法無

法苟同，拒絕出庭應訊。

然而，咸陽中院的審判也真明顯得出了格，在《中青報》及盧躍剛雙雙均不出庭應訊的情況下，居然就以「審判委員會的討論意見」提交陝西省最高人民法院，並在 2000 年 6 月 22 日宣判《中青報》敗訴，必需賠償王保京等三名被告者名譽損失共人民幣九萬元且承擔所有訴訟費用。

《中青報》當然不服，提出上訴；而烽火村村民委員會也因判決未達理想提出上訴。

〈蹊〉文刊登後沒幾天，各報社就接到中宣部「不得轉載」的招呼聲，但是，有的媒體迂迴地以追蹤報導等方式默默支持《中青報》，為新聞輿論奮戰，例如：《中國社會報》在 1996 年 11 月 30 日頭版頭條由戴國強、墨皚撰稿，做了個追蹤報導--〈特大毀容案的背後--對「武芳毀容案」的追蹤調查〉，除刊登武芳毀容前後的大幅照片以証實《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屬實外，列舉有關証據顯示毀容案背後，確實有王保京的影響。此外，也對〈蹊〉文發表後王保京發動的一連串輿論反擊的情況加以報導。

1997 年 7 月 18 日，《南方周末》一版，刊登一則由戴國強、盧躍剛撰稿的〈烽火村何以「火爆」〉文章，揭露在〈蹊〉文刊登、《中青報》的民事官司這段期間，烽火村收買武芳不成，繼而使喚烽火村民王愛社威脅武母（董金香），受驚過度的武母被迫喝藥自殺，所幸獲救；而公安到烽火村傳喚王愛社卻遭到村民施以暴力，妨礙執法，造成王愛社脫逃，案子拖了半年；在口頭傳喚幾十次、傳喚証發過兩次也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趙鎮派出所所長劉志叔帶了五名公安到烽火村傳喚王愛社，卻反遭村民圍毆，劉志叔重傷住院，事後村民更圍攻縣公安局縣委縣政府；而被烽火村民懷疑是「王愛社回家」舉報人的縣政協委員、原烽火村黨總支副書記王行興，家裡同遭村民砸爛，妻子受傷。

原來，全國民眾所見的，是烽火村檯面上的動作--與《中國青年報》的民事官司；而檯面下的運作，才是烽火村的真面目--一連串目無法

紀的卑劣行爲。

而真正令人頭皮發毛的是，奉中央政法委書記、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和陝西高級法院之命，起草「烽火村硫酸毀容毀身案」（即「武芳案」）復查報告的咸陽市中級法院院長任維，於 1996 年 10 月 20 日在乾縣回咸陽的路上--312 國道，突然車禍身亡。任維是「武芳案」的重要知情者，深知此案三年不決，至今尚有嫌疑犯漏網的背景與實情，是盧躍剛追察「武芳案」時，大部分證據材料的提供者。盧躍剛表示，陝甘 312 國道，寬闊到可以併排走四、五輛大卡車，兩旁也沒有樹木等障礙物，矮坡坎，由近而遠是一望無際的陵地，照常理推判，是不太可能成爲車禍肇事的地點。況且，這車禍又發生在這麼重要的節骨眼上，巧合的令人難以置信。

咸陽一審敗訴後，《中青報》及盧躍剛均在《中青在線》網站提出對一審敗訴的聲明，《FM365》網站在 2000 年 8 月 28 日轉載：

「《中國青年報》在陝西咸陽一審敗訴的結局，在我的預料之中。《中國青年報》不服一審判決，按司法程序上陝西省高院已經受理。然而，我知道，等待《中國青年報》的仍是敗訴。因為，我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咸陽一審判決是高院的『指示』結果。也就是說，一二審法院，已經通過內部『請示』、『指示』工作程序合流，二審法院在沒有進入司法程序前，先入為主，對案件作出了『判決』。也就是說，陝西法院的內部工作程序取代了司法程序，嚴重破壞了我國憲法規定的司法二審終審制度，嚴重踐踏了司法的公正。《中國青年報》的上訴，只不過是被迫在一個虛偽的『司法程序』中領一張早就準備好的『死亡通知書』。他們為什麼敢這麼幹？是誰在左右著陝西的司法？是什麼力量決定著陝西司法荒唐而滑稽的走？這是我在陝西打了四年官司一直想搞清楚又沒有搞清楚的問題。……

西安中級法院一審時，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我知道王保京在操縱司法。我為可能的敗訴準備了〈最後的陳訴〉：『一開始，我就不對這次名譽權審理抱有幻想。因此，今天的結局我並不感到吃驚。我之所以來這裡接受我們早已知道的結果，有兩條理由，一是我必須尊重法律，二是此次審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限度的然而公

開的講壇，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陝西法制狀況的機會。我今天能為一個被凌辱被殘害的弱女子成為被告而感到無上光榮。我曾經為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起碼的公民生存權力，維護起碼的社會正義，做過一些工作，並將繼續貢獻微薄的力量。遺憾的是，法庭的原告席應該屬於武芳和她的律師，被告席上應該是八年不懈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今天的局面恰恰相反。為為此感到悲哀。……。」……

6月22日，咸陽中級法院在一紙『缺乏證據』、『極不講理』、『邏輯混亂』的判決書中宣布《中國青年報》敗訴。我們等待著陝西高院二審敗訴，我們將準備『申訴』和『抗訴』，我們還將動員社會各種力量的聲援和支持。我本人繼《大國寡民》之後，將於我陝西四年的經歷，為陝西光怪陸離的現象準備一部書《陝西官司》，進一步揭露陝西官司的現狀。我有義務給武芳一個交待，有義務給曾經幫助和支持我採訪和寫作的人們有一個交待，有義務給國內外始終關注『陝西官司』的人們有一個交代。我必須將陝西發生的事情記錄在案，聽候歷史的最終審判。

2000年8月7日凌晨於北京木樨地。」

(註二十)

## 6-5·《FM365》的報導

自從盧躍剛在《中青報》發表〈蹊徑的特大毀容案〉後，與王保京、王農業及烽火村村民委員會之間的官司一打就打了四年，況且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過程或結果還真是出了格，遭人詬病。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後，《中青報》與烽火村村民委員會均提出上訴，預計在2000年9月5日於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二審。

先前的西安中院及咸陽中院一審時，《中青報》均未出庭應訊，但這回，為了陝西高院二審，《中青報》可是有備而來，準備的證據材料非常齊全，並特別邀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擔任此次代理人。此外，多了二個証人，一位是在「武芳案」案發當晚，王農業在現場並拉燈的目擊者；另一位是在1958年替王保京造假的証人--咸陽

黨校校長。而原本是「被告」身分的盧躍剛，在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蹊〉文報導屬職務行爲」下，也改以証人的身分出庭。

這回，王衛國想藉由這場官司爲中國的新聞監督權殺出一片天地，所以，洋洋灑灑二萬餘字的「二審代理詞」重點落在新聞輿論監督上，對於地方勢力動不動就抬出「名譽侵權」的行爲來封殺報社，以後誰還敢行使神聖的輿論監督權？

如同預言，在開庭前一日，陝西高院的處理就出格了！在 9 月 4 日早上 9 點 40 分，《中青報》記者晉永叔和《FM365》特約記者張翼前往陝西高院宣教處聯繫「中青報案」二審事宜時，宣教處陳處長卻告知此案因涉及眾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密，涉及領導人簽字和陝西省人大的決議，決定「不公開審理」，也就是說不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不允許旁聽，只有雙方當事人出庭。

9 月 5 日開庭後，令人不解的動作紛紛從陝西高院傳出：包括第一天開庭時間拖延、中途任意休庭，以及在原告方（即烽火村村民委員會等）提出六個証據，原審被告方《中青報》要起身答辯、質証時，庭長突然宣佈休庭。隔日，陝西高院以「盧躍剛是〈蹊〉文的作者」爲由，取消盧躍剛的証人資格，而王農業也拒絕法庭的傳喚；當天，庭審歷時 9 個小時，在傍晚 11 點結束，法庭對於宣判的具體時間不願說明。

在法庭外，也有出了格的事，例如：法庭入口處忽然設置了安全門，人員進入要進行安全檢察；法警一改平時邋遢作風，帶起白手套，著裝整齊；王農業出庭由多輛警車護送等蹊蹺事。

而記者的採訪更是四處碰壁，像是「不公開審理」或是原告王農業的代理律師拒絕採訪等，即便記者在 9 月 7 日取得了與陝西高院宣傳處楊副處長的訪談，但他們仍對記者提出的「二審中出現的一些審理程序」等問題打馬虎眼。

不過，新興媒體--網路的威力與速度還是爲新聞報導找到了一條出路！《北京青年周刊》記者兼《FM365》網站特約記者張翼，就將陝西二審中庭內與庭外的種種狀況，以最即時的方式在《FM365》

網站中播送，從 9 月 2 日《中青報》一行三人抵達座落在西安的咸陽國際機場開始，包括王衛國在開庭前的談話、盧躍剛在開庭前答《FM365》網友的一封信、《中青報》找到新證據的內容、陝西高院採取「不公開審理」的原因與過程以及庭審中出現的一些審理程序問題等等，都做了詳實且迅速的報導。（註十九）

《FM365》的即時報導，立刻受到眾人的矚目，民眾紛紛占據網吧，上網關注案情的進展，並參與討論及民意票選，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人不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影響所及，連陝西高院民事審判庭樊云庭長的老公也盯著該網站的即時新聞及民意區塊，頻頻打電話到陝西高院報告庭外媒體的報導、民意與民眾票選的狀況，讓正在審判的陝西高院備感壓力。

截至論文完成之時，判決都還未出來。《中青報》及盧躍剛都認為還會再拖，誰也不知道會拖到什麼時候。然而這件事卻樹立了一個案例，一個典範：一個人權被徹底踐踏的婦女，是如何實踐她的平反之志；而一個記者，是如何為民伸冤；而在網路時代，司法又是如何受到全新的監督與挑戰。「武芳案」無論就人權或網路來看，都有它的重要性。

註一：出自《FM365 網站》：<http://www.fm365.com>

註二：節錄自《中評網》「學者社區」區塊的《大國寡民〈後記〉》。

註三：出自《FM365》網站在 2000 年 8 月 30 日刊登的〈受害人武芳的控訴信〉，該控訴信是由武芳在西安中院一審前於 1996 年 8 月 15 日所寫的。

註四：節錄自《大國寡民》頁 37-39。

註五：節錄自 1996 年 8 月 8 日記者盧躍剛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蹊蹺的特大毀容案〉，經各種管道轉載，並於 2000 年 8 月 28 日「陝西高院二審」前刊登在《FM365》網站。

註六：同註三。

註七：節錄自《大國寡民》頁 99-100。

註八：在 1996 年接受盧躍剛採訪時，張雙餘已升為市檢院主辦檢察官。

註九：節錄自《大國寡民》頁 85-87。

註十：分別摘錄自 1996 年 8 月 8 日記者盧躍剛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蹊蹺的特大毀容案〉及《大國寡民》頁 30。

註十一：節錄自盧躍剛在 2000 年 8 月發表在《中青在線》網站上的〈一個人·一個村莊·一段歷史〉，是《中國青年報》在咸陽中院民事訴訟官司一審敗訴後，盧躍剛提出的看法。《FM365》在 2000 年 8 月 28 日網上亦轉載。

註十二：節錄自《大國寡民》頁 105-106。

註十三：當盧躍剛採訪時，任維已升格為院長，在《中青報》西安中院一審前夕，突遭車禍死亡。

註十四：節錄自《大國寡民》頁 114-115。

註十五：節錄自「中青報二審代理詞」。

註十六：據中國《民事訴訟法》有關條款，認為報導行為（指《中青報》〈蹊〉文的報導）發生地是在北京，行為結果地（指侵權行為地，亦即提出控訴的王保京等三方）是咸陽市和禮泉縣，西安既不是行為發生地，也不是行為結果地，理應由北京市或咸陽市的法院管轄。

註十七：因這場民事官司的爭議事實涉及「刑事問題」，有關部門正在復查，必需等待刑事復查結果，才能開庭，故先中止訴訟。

註十八：摘錄自盧躍剛撰寫的〈一個人·一個村莊·一段歷史〉。

註十九：詳見《FM365》網站（<http://www.fm365.com>）8 月 30 日到 9 月 7 日的報導。

## 第七章 《南方周末》與錢鋼

### 7-1 · 媒體的質問

一份媒體被停刊，在以前是常有的事。像 1989 年《世界經濟導報》被停刊就是一例。後來中共執政者學會了用較曲折的手法，卻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那就是撤換主編。每一個媒體、出版社、電視、電台之上，都有一個它的附屬單位，其上又是一個政府的管理單位。上層只要向這個管理單位要求，單位就會把命令下達給媒體的負責人。媒體負責人就會更換主編，或者某一個記者。如果媒體負責人抗拒，被撤換的當然是負責人本身。所以不會有人抗拒。

也有人問為什麼媒體負責人可以由政府機構撤換呢？這是由於大陸還不准民間企業、外資或任何集團辦媒體。媒體可以辦企業，但企業不准辦媒體。（註一）現在雖然有不少民間企業或外資企業以合資成立廣告公司，承包媒體業務，再進而影響媒體編輯內容，或直接介入內容經營者，但這都是在「非法」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本上缺乏法律的保障。因而可以說大陸所有媒體的所有人，都是國家、政府，其資本是由政府（中央或地方）出資，出面申請才得以設立。再由這個政府部門委派媒體負責人。人事的更疊，自然由政府決定。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必關閉一個媒體，而直接更換主編或媒體負責人，是一個不會引起敏感，又可以直接改變媒體內容的最方便手段。這些年來，有不少雜誌前仆後繼的報導敏感話題，而引起讀者的注意與歡迎，但往往也因此遭到主編被撤職、人事更疊的命運。（註二）

然而，媒體既不再由國家予以財政上補貼，就必須自己尋找經營方法，於是爭讀者、搶題材、找民眾關心的話題，以增加訂戶和廣告，提高經營績效，就成為必然趨勢。而一些較開放的地區如廣州、深圳、海南、湖南、四川等地的報紙、雜誌，也開始尋求合作對象。如此一來，好的媒體工作者就成為市場爭相爭取的對象。雜誌風格也為之改變。

《南方周末》就是這樣的典型。而它的改變與 2001 年 6 月間的人事更疊、主編撤換有密切的關連，更是在網路上廣受討論的重要事件，也是大陸知識份子共同關心的話題。

2000 年 8 月間，筆者在北京訪談時，就已聽聞過《南方周末》是大陸最開明的、最敢言的報紙。而其副主編錢鋼是筆者的舊識。

在認識之前，錢鋼就已經是報導文學界知名作家，寫過唐山大地震、東北森林大火、以及探討中國海洋文化為什麼沒落的《海葬》等；1989 年民主運動時，他以《解放軍報》主任記者身份，帶頭遊行簽名，其下的記者跟隨著甚多，支援學生運動。六四之後，各報紙都要開始處分參與遊行的人，錢鋼卻自己以最嚴重的離職處分，一力承擔起所有責任，而保護了其他記者編輯免於處分。其後，他進入《中國減災報》。一份以報導天災，以降低天災之危害而設立的報紙，錢鋼可以進入，主要是因他報導唐山大地震、森林大火等題材，而得到專家的欣賞。

筆者便是在這時結識錢鋼，數度深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民主運動與六四。由於共同擁有六四的記憶，乃更深刻瞭解他追尋正義的人格特質與新聞工作的熱誠。1994 年，他受三聯書店之邀，成為《生活周刊》主編，但因經營環境不佳，雜誌難以生存而離開。

《南方周末》則是他後來的工作，工作地點在廣州。《南方周末》附屬於《南方日報》的周末出刊的報紙型刊物，以專題、深度報導、敢於碰觸敏感問題而著稱。尤其在中國大陸，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權、破壞環境、貪汙腐敗的事跡，《南方周末》都敢於直接面對，採訪當事人，成為民眾的喉舌，而贏得知識份子之間極高的聲譽。

然而也正因為敢言，《南方周末》的主編一度易人，當時即在知識界引起一陣議論。但作為副主編的錢鋼還是在崗位上，他雖然低調應對，但在面對我的詢問時，總是說：「這一份工作不一定一直幹下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他笑著說：「但最重要的是在工作裡，培養了一批素質非常好的記者。以後無論誰來了，誰走了，都不能改變這個報紙的性質。」這是我和錢鋼在 2000 年 8 月間的談

話。

## 7-2 · 報導文學作家的心態

與大陸報導文學作家的交往，也增進了我對錢鋼，以及《南方周末》的瞭解。這些前輩，自然而然的影響了年輕的寫作者，以同樣的理想，加入寫作行列。

盧躍剛的說明下反映了這種心態。

「我想，所有的編輯記者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進行採訪和寫作？我們的基本權利是什麼？我們的新聞寫給誰看？在一個社會生態環境中，輿論究竟代表誰的利益？怎樣才能進行客觀公正的報導？怎樣才能逼近社會真實？

在一個常態社會中，這些問題可能不是問題，即使有問題，可能也只是技術問題。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回憶起來，我的包括新聞報導在內的非虛構文體採訪與寫作，其認識和判斷，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常識的。這種新聞判斷的標準在一些人看來，屬於小兒科級別，甚至有公然“罵人”的感覺。別人怎麼看，別人有什麼深奧的理論，我不管。我的真實感受便是如此。我的大量的非虛構文體寫作便是這個標準：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常識？這種追問，成了我新聞判斷和非虛構寫作的基本出發點，構成了我一切文體寫作的基本出發點。這種追問，構成了我認識社會的基本出發點，構成了我的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基本立場。……

我曾經說過，我寫《大國寡民》（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直接的動因是人性的，不是理性的。當我去黃河岸邊找到被烽火村的惡霸用硫酸毀容毀身的民女武芳時，當她毫不顧忌地撩起衣裙給我看疤痕時，我被震撼了。我如果不親眼看見武芳，我不會有那麼大的動力去寫那篇引起至今都沒有了結官司的報導，不會歷時兩年，用 40 萬字的篇幅去追尋案例的來龍去脈，去追尋釀成這場人間慘劇的社會原因。我堅信任何人，任何一個尚有人性、良知未泯的人都會有我一樣的反應。

我的朋友、《工人日報》記者陳宗舜（柳白）最近出版了一部書《尊嚴--從黑髮告到白髮》（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書中的主人翁李裕芬是重慶市的一個普通市民，一個早年喪夫、與獨生兒子相依為命的母親。十幾年前，她的獨生兒子被無端抓進重慶市公安局大渡口區公安分局新山村派出所，並被活生生打死。這位頑強的母親，爲了安撫兒子冤死的靈魂，爲了捍衛母親的尊嚴，爲了捍衛生命的尊嚴，爲了向社會討回公道，十幾年狀告不已，滿頭青絲已成白髮，陳宗舜用了10年的時間跟蹤此案。10年，對於一個記者意味著什麼？陳宗舜是孝子。他寫《尊嚴》，不僅是爲了李裕芬這位苦命的母親，更是爲了他的母親，更是爲了天下人的母親。

我的「忘年交」朋友、《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他被流放到北大荒，在冰天雪地裏唱著「貝加爾湖，我的母親」，與命運抗爭，與邪惡抗爭。他被「平反昭雪」後，筆鋒更健，寫出許多驚世駭俗的作品。前不久，他爲了一名普通的農村幹部的冤屈，由老伴攙扶著到河南採訪。這名村幹部後因枉法被判處死刑，他又聯合北京的記者、作家、律師和一些老同志著長篇報導聲討。

他們的行動深深地鼓舞著我，並贏得了我的尊重和景仰。關於新聞，關於輿論監督，關於記者，關於《第四種權力》一書的作者，我們都有很多交流。大家始終堅持的仍然是人道主義立場。

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情感。這既是人性，也是常識。」（註三）

應該說，中國大陸的媒體控制固然嚴格，卻有這麼一把記者，還堅持著人性與人道的基本立場，從而形成深遠的影響。難怪年輕學者任不寐說：「從個人立場，我非常尊敬這些作者，是他們讓中國的媒體還有一點希望和尊嚴。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卻恨他們，因爲如果不是他們，或許大家對媒體也不會再有期待，衝破媒體控制才會變成可能。」（註四）

《南方周末》就是這樣的媒體。然而，到了2001年6月，《南方周末》還是出事了。

### 7-3·南方周末出事了

事情起因於《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檢討「張君案」〉，該篇檢討「張君案」的報導共連續發表了二期。

「張君案」是如何讓《南方周末》跟中央幹上了呢？

「張君案」是中國大陸近幾年來一起很重要的、駭人聽聞的集團行兇殺人案，犯案地點在湖南省，並涉及不少其他的省分。《南方周末報》的〈檢討「張君案」〉報導，全文重點在於對「張君案」背後的社會背景層面進行分析，尤其是這些殺人集團的強盜份子，他們的成長背景如何？他們是怎麼思考的？他們是怎麼唯經濟是圖而草菅人命的？甚至於如何鑽政策漏洞……等價值觀的扭曲，進行其社會背景分析。所以，它特別強調近年來的政策環境對這些人的犯罪行為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

此外，該報導還特別凸顯湖南省的警方在偵辦這個案件的過程裡頭出現一些違反人權、刑囚逼供等等的細節，由於這些細節違反人權，所以是可被商榷的，應該被注意及檢討的。

當然，這篇報導一刊登，激怒了湖南省的省委。於是，湖南省省委就上告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說：「《南方周末》的報導完全抹煞湖南省人民政府爲了提高湖南民眾生活質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以及保障人民安全所做的貢獻。」結果，中宣部因此對《南方周末》點名批評，要求《南方周末》做出書面的檢討、上交，並轉湖南省委，最後再視檢討的程度做出具體處分的決定。

不久，一篇關於「石家莊爆炸案」的報導，因報導裡頭所持的論調與官方不同，又招惹麻煩，對於已被盯上的《南方周末》來講，著實是個災難。

就在這多事之秋，近期《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由《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與民間作家老威先生的對話錄。由於老威的新作--《底層的聲音》剛出版，廣受矚目；而盧躍剛的「中青報民事案」也是聲

名大噪，兩人的對話自然引起關注。至於老威與盧躍剛這爺兒倆的敏感是什麼呢？老威是 1989 年民主運動中被羈押的政治犯；盧躍剛恰好是以「大膽揭露權力黑幕，為弱者申張正義」而聞名的記者及報導文學作家（詳見第五章）。這兩個人，其實早在 1985 年左右就認識了，當時，老威還是個詩人，而盧躍剛正在寫作報導文學。

而這篇對話錄裡頭，最重要的是兩者很誠懇的談到一位報導者所面對他的社會以及面對他的時代，個人的命運（未來）應該如何？其實，這篇對話內容並不是多麼的敏感，但中共中央卻非常的敏感與不悅，內容大致如下：

「盧躍剛：我是八十年代中期進入新聞界的，以前迷文學很深。文學這套觀察的方法我覺得毫無疑問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事情，不論是體驗、寫作都是個性化的。我認為八十年代整個的情況是啟蒙和精英寫作。我們都知道精英寫作有一種使命感，當然這與我們自身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這代人，一但進入社會，是有特殊價值的。因為在一個總體的歷史感下就是記憶，記憶要顯現、要恢復、要復原，就是說它的文獻性超過它的文體本身的價值。這是一個含義。另一個含義就是記錄歷史，記錄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如果有的東西不去記錄，很快就會消失。這些東西是很有價值的，哪怕一句話、一個眼神。另外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還有社會的背景。你剛才談到的寫作方式使我為之心震，也許，你不單是記錄事件，更是記錄人的靈魂，或許是卑下的、殘忍的、赤裸的、虛偽的，但的確是構成這個社會歷史根基的活的靈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後的價值？這是你的問題，也是我自己 10 多年一直在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嚴格來講與我們的記者行為是不相干的，我對很多事件調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聞的方法。

老威：無論怎樣，你是一種主動的重新的選擇，我們以前都搞文學寫作，而在選擇過程中的差別又是如此大。像歐陽江河、王家新、于堅他們基本上延續了八十年代的那種狀況，如何通過哪個渠道出國，或爭取更大的文化上的名聲，都有了駕輕就熟的路數。人到中年有一種理性的操作在裡面，包括寫小說的余華、莫言、李銳等人，

當他們面對世界發言時，這種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顯的。可在我這裡，我覺得還是一種被動，我八十年代有很大的文學野心，詩也寫得無限度的長，意義非常複雜，這是一種自我選擇。當一個人突然面對一個事件，覺得心靈上過不去，結果啪的一下被摔下來，這以後文化環境全變了。社會太冷漠、太勢利，除了上面談到的操作層面上的詩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現在基本上都在做書商，多出幾趟國，多出一些書。過去有追求的這幫人的確是跌下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比如《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商兼作者張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到晚琢磨如何發表詩，這個人如今卻能把這本書操作出來，還操作的特別成功，當很多學者去反駁他時，這個人暗中的笑得很歡。因為其代表中國說不可以賺票子啊！這幫人玩技巧可以玩到這種程度，的確叫人心裡發冷。……

『文革』浩劫十年，我們卻出不了一部《古拉格群島》，所接觸到的『文革』回憶錄，大多是上層鬥爭、派別之戰，偶爾有名流落難的故事。我們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歡，忘記了一人配給半斤肉、四兩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歷史的烏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新人類嚮往，但一個正常的人絕不希望因思想有問題而被批鬥，因觀點的不同而被打入牢房。當下的時髦青年對革命的理解往往是一部話劇《切·格瓦拉》，渾身鼓滿注水肌肉，他們早忘記老紅衛兵劉衛東如今已下崗。」（註五）

事實上，絕大部分北京的知識份子都不相信《南方周末》會爲了「張君案」而受到處分，然而，真正問題的關鍵點是中共隱而不能談的--即老威和盧躍剛的對話內容，所以，「張君案」只是借由湖南省當一個藉口，來拿掉《南方周末報》第一副主編錢鋼的職務。

#### 7-4 · 來自輿論的反應

《南方周末報》最後的處分是：第一副主編錢鋼撤職，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編撤職，調離新聞崗位；跟上述新聞有關的編輯、記者開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的編採人員考察半年，合格留下，不合格走路。

在網路上，各式各樣針對「《南方周末》事件」的議論紛至沓來，像是來自民間的反應：

「我們憤怒。我們痛惜。

南方周末再次遭受重創。

遭受重創的導火線是那篇〈檢討張君案〉，而炸藥則是經年累月中宣部和各級被南方周末批評過的地方政府所共同埋下的。今天終於點爆，被炸掉的是南方周末，是南方周末的一部分編輯人員，是老百姓對於正義和公平僅存的一點信心，是中國可憐的新聞自由，更是某個集團的搖搖欲墜的合法性基礎。

錢鋼前些日子在中國幾所大學做巡迴演講，沒想到他謹慎的演講竟成了告別演說。他曾對人講他的心態漸漸平和了，不再像以前那樣急著去改變一些不現實的東西，令人悲哀的是，不管他的心態如何平和，一個心存正義和社會責任感的報人還是逃不脫專制的鐵手！

錢鋼曾拜託所有熱愛過《南方周末》的人們一定不要過多的指責在高壓下變形了的《南方周末》，因為餘燼中還有火星，假以時日，這火星仍然會重新燃起來，再成燎原之勢！

據說，隨錢鋼一起離開的還有新聞部主任張平，還有報導過張君案和石家莊爆炸案的幾位編輯記者，他們曾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聚集到一起，現在又為了這一理想的暫時流產一起離開。人們將記住他們離去時悲壯的背影！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壯哉，南方周末！」（註六）

另外，還有更多人在網路上發表文章。例如：

「最近一段時期，某個集團簡直像瘋了一般，此後輿論將會沈寂，但我們不能消失鬥志，就如錢鋼在演講中所說，遠遠看到紅燈時也不要停下車子去玩，而是要不緊不慢的往前騎，也許到十字路口時紅燈就變綠燈了，啓蒙尚未完成，同志還需努力！」（註七）

雖然如此，仍有人對中國的媒體作更深入的反省：

「我曾經對他們失望過，憤恨過，但今天，我發現自己難受得無以復加。

《南方周末》再次面臨挫折，也許這次是致命的，但我相信，只要還有一個人存在，周末的種子都將發芽。

並不是因為失去了一些可以讓自己感動的好文章，而是周末人那種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他們明知道自己的執著會付出代價，但沒有人去計較。

從左方，到江藝平，到錢鋼，甚至一些還不為人知的記者和編輯，他們都這樣做了，義無反顧……但是，這種犧牲是孤獨的，人們在背後看著她的光環，但卻沒有人上去扶她一把。甚至還有嫉妒和不屑的聲音污染著我們的耳朵。

我曾經憤恨錢鋼挑剔我的缺點，曾經認為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直到今天，我明白了他的苦心，明白了他以單薄的身子去趟地雷陣所需要的毅力和自律的標準。

在充滿謊言和偽善的新聞界，《南方周末》又一次受傷了，傷在她的身上，痛在我們的心裏。

也許，我們不應該在業內塑立一個神話。《南方周末》不應該是神話。

曾記得廣州一個陰冷的中午，舉著難以下咽的酒杯，伍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不要傷感，我們都要走的。是的，但那些同行們戰死疆場的時候，人們都不會忘記他們。唯有自己沒有成爲一個陣亡的英雄，而是一個還不會開槍的新兵就掉了隊，這種遺憾將陪伴終身……。』

我們憤怒，我們哀悼，我們警惕……李玉蕭也許不是一個賢人，錢鋼也不是一個完人，有他的孤傲，有他的武斷，甚至有他的小心眼，但這句平淡的語言卻敲響了業內所有一相情願者的警鐘。

也許，錢鋼他們是該走了，中國的新聞不能建立在少數人孤軍奮戰的基礎上。我想用一句他曾經在論『記者選題』的看法套用的一句話作為結束：『我們何不上下而求索之……。』

願他們一路平安。」（註八）

另有一種聲音是對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批判。例如署名「雲中牧羊人」者就說：

「這張報紙之所以危機四伏，是因為它始終有一種勇氣真正面對我們共存其中的這個社會的種種危機，並在可能的範圍內涉及產生危機的根源。在此意義上，我向錢鋼致敬雖然他並非是《南方周末》最好的領導者（在技術層面上），但同樣是最受尊敬的領導者。因為他遵守了這張報紙最彌足珍貴的理性和底層的人文傳統。」（註九）

## 7-5·來自學者的反應

除了來自民間熱烈的反應外，一個知識份子的反應更形重要，像任不寐就對「《南方周末》事件」做出反應：「

《南方周末》是一份敢於直面現實、傾向自由、關懷弱勢群體的報紙，在中國大陸極具影響。事實上，這份報紙的成長過程就是和言論管制部門不斷衝突協調的過程。中宣部和各級被《南方周末》批評過的地方政府對這份報紙早已忍無可忍。但來自權力部門的批評從未像這次這麼猛烈。而且此次傷害再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重新復癒。當下北京正在積極為紀念中共誕生80周年而作籌備，而中共16大的籌備工作也正在進行。

我以為，《南方周末》是九〇年代漢語世界殘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經被告知閉嘴了。也就是說，關於殘缺的良知也已經被窒息在某種絕對的權力恐慌之中。對於來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對於言論的壓制，公民能否發出這樣的聲音：『我不同意！』？當然反對無效。但是反對無效我也反對。『這就是我的立場』。

自從 1997 年以來，中國的出版業和新聞報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箝制。在出版社不斷受到整肅和一些自由知識份子不斷被封喉的消息傳來的過程中，業內人士以一個又一個敏感節日和慶典節日為邊界，期待某個季節過後能有一個寬容時期的到來。一直到新世紀的第一年已經快過了一半的時候，這個“新時代”仍然遙遙無期。據不完全統計，這半年來有至少 9 家出版單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

當然，每當自由被火堆點燃而嘶喊的時候，具有中國特色的看客們總能繁殖出“自蹈死地”和“倒掉活該”這樣的結論來。這已經無須置評。一些『新左派』的論者趁機發表了一些幸災樂禍的評論，他們借此再一次向人們展示了這個派別的原始思維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不過《南方周末》事件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最重要的價值是意識到自己真實的處境。當“周末”沈入水面以後，“自由”在可恥的沈默中已經一起跌落，甚至從未浮出過。

《南方周末》有很多讀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當“我們的報紙”被整肅的時候，“我們”在哪裡呢？當“周末”被告知應該鴉雀無聲的時候，幾乎沒有聲音傳出來，“我們”一起鴉雀無聲。我沒有資格譴責人們的事故和懦弱，也不打算鼓勵人們上街。我知道我自己是誰，我知道這種指責可能帶來的怨恨，我也知道自己一直奴隸般的狡詐地活著。但是，寂寞的周末仍然把我拋在恥辱之中無法自拔。人們發現，一個“自由知識份子”可以在傷害朋友的時候顯示出驚人的報復勇氣和毅力乃至無恥，可以在學術爭論中表現出極端的“理論勇氣”和“不道德熱情”，但面對基本是非問題時我們寧願恥辱地活著，並願意翻找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為自己辯護。九〇年代漢語文化界對恥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棟，乃至可以建立懺悔學和恥辱學了。但是，《南方周末》之後”像“八九之後”一樣再一次袒露了“中國自由主義的貧困”。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自由”僅僅被“學術”利用來“謀食”了，但還遠遠不是論者的生存方式。

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是什麼？幾乎沒有一個人像他們主張那樣生活。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基本存在真相。他們面對文革滋養出的“恥

辱”和“懺悔”、他們高屋建瓴和唾沫橫飛，一碰到現實的黑暗和具體的悲劇就煙消雲散了。“奧斯威辛以後已經沒有詩歌”，《南方周末》以後已經沒有知識，只剩下學術口紅和私人怨毒。

然而這顯然不是此次事件的全部意義。《南方周末》事件至少傳遞了兩個資訊：第一，關於“寬容時代”的期待必須徹底絕望--多年來，關於言論自由的“漸進之夢”通過《南方周末》的殉難已經終結。顯然，《南方周末》並不是自由的，它不過是在廣東地區利用有限的經濟自由對言論自由的一種努力。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它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對權力的批評是半掩主顏的。然而，“半吊子自由”將永遠處於危機之中。第二、一個大轉折的時期已經來臨，用“複雜理論”來解釋，就是這一事件是複雜系統自我更新機制發生作用到達臨界點的一個標誌。

我知道，“燥動的南方”已經沈寂。這是一件事情的結束，也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始。」（註十）

這些來自各方的民間反應，其實是表明，網路上，媒體的控制早已為多少知識份子所批判，民間的不滿也相當多。今天，人們議論錢鋼的方式，與二十幾年前臺灣仍處於戒嚴時代，黨外人士對國民黨輿論控制的批判，是如此相似。如果不是網路，這樣的聲音只能口耳相傳，現在網路卻加速了批判的範圍與進程。

或許，大陸媒體開放的時代，還是要等待加入WTO之後，外資進入，才有可能實現，時間可能還要更長。但民間要求民主自主的聲音已經存在了。這些議論，就是一個明證。

註一：見〈中國大陸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魏永征著，刊於〈中國法律〉，香港2001年第2期。

註二：見第二章戴晴、亦遠等人文章。

註三：盧躍剛著《大國寡民》後記。

註四：作者3月於北京訪談任不寐。

註五：見老威與盧躍剛對談。

註六：見〈《南方周末》的輓歌〉原文刊於《南方周末論壇》。發帖子的人署名「一河」。

註七：同上。

註八：同上，署名「longcan711204」。

註九：同上。

註十：任不寐，《不寐之夜》網站。



## 第八章 後續的發展

綜合以上各章節所論述的內容，大陸知識份子的生態與網路環境的變化，已有一個鮮明的輪廓。但它還有些什麼變化呢？

### 8-1 · 知識界的十大事件

從 2000 年到 2001 年，一連串的網路管理辦法陸續出爐，讓民間知識份子已預感到網路的冬天要來臨了。但許多知識份子依舊認為，政府所識的管理網再密，也無法塞住網路的所有縫隙。他們依舊尋求在 BBS 站、學者型的個人網站上，寫點文章，發表聲明。年輕學人任不寐還在 2001 年 3 月間開了學者型個人網站《不寐之夜》。

另外，有毛派色彩的左翼網站，即《黑板報》等，依舊打著「革命到底，造反有理」的大旗，繼續吶喊存在。

由一群年輕知識份子透過網路發佈他們所認為的〈二〇〇〇年中國知識界十大事件〉，正可以反映網路與社會關係的變化。至少對知識份子來說，網路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十大事件中，第一名即是「《思想的境界》關站風波」。在文中，有如歷史記錄般的寫著：「該網站由南京大學青年教師李永剛先生一人主持。該網站薈萃了當代思想界名流的佳作，把握了當下思想界最新動態，為國內思想自由、知識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於個人原因於 10 月中旬關站。以《思想的境界》為首，今年國內各知識型網站聯袂問世，掀起了思想界的網路化浪潮。」

爲了不要有遺珠之憾，還是把其他的九件大事列出：「

(2) 四學者被點名。年初學界傳言，李慎之、劉軍甯、茅于軾和樊綱被政府點名，要掀起所謂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一時海內外流言紛紛。事後茅與樊出來闢謠，劉軍寧去美國，現在為中國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3) 知識界爭論《切·格瓦拉》。由張廣天、黃紀蘇等主創的話

劇《切·格瓦拉》在京演出後，在知識界一片轟動。自由派紛紛撰寫文章，批評『新左派』的思想主張，『新左派』借《切·格瓦拉》的各種討論會，抨擊自由派。《切·格瓦拉》影響越來越大，後來到鄭州、廣州等地演出。張廣天還到中國人民大學做了一次演講。2000年是毛主義者風頭較勁的一年。

(4)《讀書》向左轉，《戰略與管理》向右轉。《讀書》雜誌創刊二十年來，一直被看成是中國知識界的最重要的陣地，自前幾年沈公退休，由董秀玉、黃平、汪暉任主編以來，頗受自由派知識份子詬病，以某女士年初在香港撰文為開端，知識界發出了“《讀書》已經變質，不再代表知識界，已成為『新左派』的獨家宣傳陣地”的聲討，並舉例《白銀資本》，說此書出版前後，《讀書》只發了兩篇讚譽性文章。《戰略與管理》向以實學為宗旨，由於一直以來言論犀利，思想自由，在今日終於聲譽鵲起。但有人指出，由於辦刊人員的變動，其思想主張開始傾向自由主義。現《戰略與管理》訂數持續上升，主編高超群等編輯均為不到30歲的年輕人。《戰略與管理》成為2000年學界新銳刊物。

(5)『長江《讀書》獎』引發知識界大規模爭議。4月底，由《讀書》雜誌與香港李嘉誠基金會共同創議頒發的『長江《讀書》獎』引起議論。引發微辭的是費孝通的《費孝通文集》、汪暉的《汪暉自選集》和錢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因為費孝通是特邀名譽主席，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錢理群是評審委員會成員。同時，文章獎的範圍只限於《讀書》上發表的，傾向性太強。而獲獎學術著作題材相近，如《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都是思想史範疇的著作，後兩種更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套叢書之列的。由於以上諸問題，從學者朱建國肇始，眾多知識人稱此次大獎為“學術醜聞”。此事也可看作是部分知識人對近年《讀書》所發生的巨大轉變及傾向的不滿的總爆發。爭論最先由《旌旗》閱讀欄目發起，幾乎波及所有網站和媒體，最後由《中華讀書網》出版圖書《學術權力與民主》而告終。10月28日下午，部分學術界知名人士雲集國家圖

書館報告廳，首屆『長江讀書獎』頒獎儀式在這裏平靜舉行，會上蘇力和何清漣等獲獎者作了精彩的演講。

(6) 思想整合討論會。由楊帆先生主持的思想整合討論會自 2000 年 1 月開始開了四次，歷時將近一年。參與者有楊帆、王小東、張祥平、楊繼繩、盧周來、丁東、王東成、張陶偉、韓德強、溫鐵軍、黎明、崔之元、顧海兵、孫賓、左大培、韓德強等學者，參加者就自由主義、新左派、全球化、文化革命、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取得了不錯的思想成果，成為 2000 年學界較為矚目的焦點。

(7) 知識界聲援余杰抗議作協拒不履行就業協定。北京大學 2000 年應屆畢業生余杰碩士，手持他本人、北京大學、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現代文學館之間正式簽訂的《就業協議書》前去用人單位報到，卻被拒絕。余杰於 10 月 1 日晚在網上發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聲稱要“為我自己——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而奮鬥”。之後由任不寐、摩羅、郭鐵成、李新宇、李柏光、胡彬、許暉、申維、余世存、孔慶東發表聯名聲援信。著名學者崔衛平、金雁、謝泳、徐友漁、丁東、王毅、王富仁也在網上發表聲援余杰的公開信，並發表文章〈我們為什麼聲援余杰〉。但是在網上也有諸多反對余杰言行的聲音。兩派爭鋒交戰甚為激烈，一時成為網上最熱鬧景觀。據傳此事余杰仍在努力。

(8)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祝賀和抗議。當地時間 10 月 12 日 13:00 (北京時間 12 日 19:00)，瑞典文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旅法中文作家高行健。消息傳來後，由於不滿媒體的沈默、作協和外交部的聲明，余世存、笑蜀、摩羅、余杰在網上發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抗議書〉，並於 10 月 16 日發表〈致高行健先生的賀信〉。與此同時，網上展開持久不衰的高行健熱。《文化中國》網站在網上首發電子書《靈山》，而私印的《靈山》也在大陸各地悄然蔓延。12 月 10 日高行健去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領獎，並以中文發表得獎演講〈文學的權利〉。12 月 20 日，高行健獲獎作品研討會在廣州召開，參加者有楊克、謝有順等人。

(9) 2000 人文學者南極行動。8 月 25 日下午，鷺江出版社收到國家海洋局的正式批文，得知該社策劃組織的『2000 人文學者南極行動』，已獲准編入國家第 17 次南極考察隊計劃。著名學者葛劍雄與何懷宏、周國平、鄭俊琰（阿正）、邵濱鴻、唐師曾等六位人文學者經過嚴格的身體檢查、心理測試和一系列的訓練後於 12 月 8 日開始了南極之行。策劃人阿正把這次活動稱爲『極地沈思』，他說出了這次活動的目的：對南極進行人文方面的思考--只有當人類整體性地從南極堪憂的命運裏解讀出自身未來悲劇的痕跡，並從而認真地反思、悔恨和救贖的時候，南極才可以真正地被稱爲人類最後的一塊避難所和永恒的福祉。

(10) 神學自由主義、王小東民族主義浮出水面。王小東於 6 月 25 日在香山做了關於民族主義的演講，集中闡述了他的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理論。在演講中他提出了生存空間、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尚武精神等問題，自成一派、頗有創意，被人稱爲“王小東民族主義”，並已引起有關爭論。年底，任不寐先生在〈90 年代的精神出路〉一文中提出了神學自由主義的概念。他指出：『在這條道路上的是“中間偏右”的一些獨來獨往的思想者，他們以聖經文明的精神資源爲依託，來反思中國自由之貧困以及中國自由之可能。從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稱之爲“神學自由主義”。』並指出這一派在年輕學人中有邵建、任不寐、摩羅、尹振球、蕭瀚、李柏光等等。之後，年輕學人就信仰基督教、自由主義和神學等問題，在《思想的境界》、《當當讀書論壇》等 BBS 上開始了廣泛的討論。有理由認爲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才是個開始。（註一）

綜上所述，知識界十大事件中，和網路有關的就有七件。知識份子利用網路來討論，已成爲一種文化，也是新的傳播方式。這是最值得矚目的。

## 8-2· 版主責任制

時間到了二〇〇一年，整個網路的管理就日漸嚴格了。來自經濟上的壓力，使得網路不再是熱門投資項目，此與支援學者網站的人

減少固然有關，但來自政府當局的管理壓力也有關係。例如一個學者就曾抱怨：他研究法學與倫理學，想上網去貼帖子，但就是貼不上去。後來才有人告訴他，由於「法學與倫理學」之中，有「法」、「輪」二字，在網路上，早就是被過慮的對象。各網站面臨經濟壓力，自然不願增加麻煩，從電腦的設計上，就革除了某些字眼貼上去的可能。舉凡敏感的字眼，甚至如法輪功的英文縮寫「FLG」也無法上貼。

2000年6月北京市公佈《關於北京BBS審批管理有關問題通知》，其中明確規定了幾項重大的原則：

(1) 版主負責制度。網站開辦BBS時應有相應人員對BBS實施有效管理。獲准開展BBS的網站必須對獲得批准的各個BBS欄目指定專職人員充當版主，每個欄目不得少於一個專職版主，並實行版主責任制。

版主負責監管該欄目的資訊內容，除採取必要的技術手段外，應對登載的資訊負有人工過濾、篩選和監控的責任。一旦發現BBS的欄目中有違規內容，將追究網站和該欄目版主的責任並予以處理。

(2) 用戶登記制度。提供BBS的網站應要求上網用戶使用BBS前預先履行用戶登記程式，填寫網站提供的註冊表格，提供真實、準確、最新的個人資訊（包括姓名、電話、身份證號碼）。註冊表格由網站妥善保存並不得隨意洩漏，用戶註冊後方可使用該網站提供的所有BBS欄目和相關服務。一旦發現用戶違反規定或提供虛假資訊，網站有權暫停或中止該用戶使用本網站包括BBS在內的所有或部分服務。

在BBS上發言必須註冊真實姓名、電話、身份證號碼，違者會被暫停或中止服務，虛擬的空間裏人們不再是自由、無拘無束的ID，每一句話都要經過檢查。

(3) 規則張貼制度。嚴格要求開辦BBS的網站在留言板、論壇、聊天室、跟貼等BBS網頁的顯著位置張貼ICP經營許可證號或備案號。點擊經營許可證號或備案號，應彈出該許可證或備案表的清晰

可認的掃描圖片。

上網使用者點擊 BBS 某一欄目時，應首先彈出載有電子公告服務規則的頁面，該頁面內容旨在對使用者的行為作出符合法律規章和政府要求的警示和限定，其中包括 2000 年 12 月 28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有關條款。

(4) 安全保障制度。開展 BBS 的網站，對 BBS 用戶發出的資訊應預先進行軟體自動過濾和人工過濾。

「這些規定給網路的重度使用者帶來非常大的麻煩。對於有些白天上班、夜晚才有時間打理論壇的業餘版主來說，版務工作無疑是從一種自願奉獻、一種樂趣變成了一種法律上的風險和責任，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也許就在你做著別的事情的時候，麻煩已經降臨到了你的頭上。誰還敢、誰還願做這個版主？無償為各個論壇提供空間的網路又要為之承擔多少風險？為求自保，凡涉及敏感問題的帖子，只有格刪無論了。我們可以選擇的是什麼？關閉論壇、專人值守、設置嚴格的過濾字元限制……，所有這些都會使論壇呈現出一片肅殺氣氛。而對於每次上網都要光顧好幾個論壇的「網蟲」來說，去一個論壇就要彈出一個警示，真是不勝其擾。」(註二)

對 BBS 管理的加強，無異於讓論壇的生機日漸萎縮。版主要負起法律責任，更讓政府得以從事嚴格的管理。論壇的轉型，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 8-3·學人網站的興盛

不管官方如何管理，但至目前為止，大陸的學人仍努力透過網路，爭取言論上的發表空間。個人網站的設立，固然困難，但並未減少。尤其是在海外設立網站，並不需要成本，或其它支出。只要個人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保有一個言論空間仍是可能的。是以大陸學人網站仍有可觀之處。無論就學者的生態、複雜的思想傾向、不同學科間的交流等等，都呈現出不同風格與內容。

網路上著名的年輕學者笑蜀所寫的〈中國學人網站經典指南〉就指出，學者網站有三種：

- 一、業型網站，包括了：政治學類型，如《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憲政文本》等；文學類型，如《靈石島》等；經濟類型，如《制度主義時代》、《似乎有知識》、《北望亭》、《謝泳居》等；社會學類型，如《中國社會學》等；哲學類型，如《哲學傳染源》、《邏各斯》等；宗教類型，如《信仰之門》等；科學類型，如《五柳村》等。
- 二、整合型網站，包括了：《思想的境界》、《思想評論》、《文化中國》、《中國研究》、《小雅齋》、《五四》、《觀點》、《葫蘆網讀》、《思想的碎片》等。
- 三、知名網友的個人主頁，包括三種類型，分別是：a、整合型網友主頁，如：《六朝評論》、《king2000》；b、原創型網友主頁，如：《邏輯》、《激揚圈點》、《僞人文計劃》、《野豬工作室》、《中國向何處去》、《雲兒的家》、《黑板報文藝》、《新理想國》、《新吶喊》等；c、專題型網友主頁，如：《李慎之研究》、《文革》、《文革珍藏品》、《文革美術館》、《遇氏家族》等。

（〈中國學人網站經典指南〉的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一】）

應該說，這些網站之中，有左派、右派、自由主義、新左派、海外的年輕學者、大陸的學者、乃至於馬克斯主義、毛派信仰者。他們之間觀點歧異，互相批判，論戰烽火相當猛烈。如果要論述，恐怕是另一本論文的題目了。

此處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未有網路以前，這些隱藏在學界之間的觀點歧異，是不會被拿出來討論的。但有了網路，有了一個不受官方管理的新論壇空間，整個學界對中國前途的討論，中國社會的觀察與批判，終於可以互相論證。這是一個好處。

#### 8-4·知識份子網站的再思考

進入二〇〇一年，大陸知識份子網站面臨極大的考驗。

首先是來自政府規定的限制日益嚴格。《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的出爐，讓知識份子網站的嚴冬時代提早來臨。該《辦法》對網路資訊服務管制之嚴，讓大陸的知識份子認為是「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知識份子網站屬非經營性網站，按《辦法》規定，應向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國務院資訊產業主管部門辦理備案手續；擬開辦電子公告服務者，更必須提出專項申請或專項備案。基本照抄管理傳統媒體的許可證制度。《辦法》還列出了「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不得製作、複製、發佈、傳播的九種資訊，包括：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危害國家安全，洩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等等。九條禁則的最大特徵是高度抽象，比如「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何為「國家榮譽」，何為「國家利益」，沒有任何界定。這就最大限度地賦予執法過程予以隨意性，相應地，最大限度地縮小了網路言論的自由空間。學人網站主事者多有政治關懷情結，對於網路管制一向敏感。《辦法》在他們無異是達摩劍，皆成驚弓之鳥。

網站的站主謝泳說：「我自己是一個把表達思想看得超過經濟收益的人，所以對於自己的寫作並不很看重，只要能說話，給不給錢是次要的。」個人主頁則給了他自我表達、自由表達的空間。「有了個人主頁以後，我所有的文字就不再為沒有地方發表發愁了。」他很滿足，以至於「投稿的欲望都在下降，除了寫書，對於給報紙寫短文，就提不起興趣了。」（註三）

然而，謝泳和其它知識份子的這種精神上的愉悅，卻隨著網路管理辦法而消失。

民間學者笑蜀對此有深刻的分析：「網路言論的勃興，得益於網路遠離權力視野，因而具備自由度和開放度。而現在網路則成了管制重點，近期更組建數十萬網路警察，監控、分析各地區域或連接國際互聯網上的資訊內容，『對抗泛濫成災的電腦病毒、打擊網路犯罪、

阻止有害資訊的傳播』。網路的自由度、開放度至此已微乎其微，學人網站繁榮的前提不復存在。」(註四)

二〇〇一年開始，網路上的論壇就相應的少了。

前述的北京 BBS 站管理辦法也一樣。這一切都讓網路使用更不方便，網站的設立更困難。唯一的方便是讓當局的資訊管理者可以用傳統的管理辦法，傳統的控制手段達到目的。但它最大的傷害是扼殺了網路的生機，而無疑的，在知識經濟時代，任何一個政府會鼓勵民間主動的、積極的參與，甚至爲了知識份子網站可以提高知識的經濟效益，還會主動出錢贊助。但在大陸面對一個壓制的局面。這是非常不智的政策。

其次是來自經濟的壓力。任何人皆知，網站的設立需要有人維護、更新、管理、以及回應來自讀者的要求。一個個人性較強、閱讀率不高的網站，個人還可以承受，由個人負責一切。但和同樣處在社會邊緣從事創作的作家不同，學人網站主事者不可能只靠一支筆，一疊紙完成自己的計劃，他必須付出昂貴的成本，卻很難指望在經濟上得到回報。似此，維持學人網站的正常運轉，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成了純粹的「燒錢」行爲，一種奢侈的行爲。當然也有學者具備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無懼「燒錢」，但絕大多數學者並無相應的經濟承受力，必然面對經濟上的困擾。事實上，《思想的境界》就曾面對這樣的困擾，而不得不向社會求助。但向社會求助也有問題，因爲中國沒有捐贈法，如果完全不帶政治性，求助和獲助都不會有太多麻煩。但像《思想的境界》這樣受到管理層異常關注的網站，求助和獲助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很容易授人以柄。考慮到此層因素，李永剛後來又不得不放棄求助。經濟困境因此始終無解決之道。

困擾學人網站的第三個因素是版權。沒有原創的學人網站難有特色，難有生命力。但畢竟人的精力有限，學人網站完全靠原創維持也是不現實的。而且整合型學人網站本來就具有資料庫性質，不可能不複製他人作品。版權問題由此產生了。對這個問題，一般採取如下幾種辦法解決。一是作者義務提供，但前提是網站必須具備相當知名度。二是不經作者同意，直接複製，作者沒有異議則保留，

有異議就刪除。這是學人網站的普遍手法。三是不管作者意願如何，用了就是。比如《KING2000》網站就乾脆聲明：「版權是資產階級的東東，他們對此不予理會。」不過，他們也不是絕對的“拿來主義”。該網有大量原創作品，在“拿來”的同時也宣佈放棄對自己原創作品的全部版權，他方可無償使用。實際上有對等交換之意。冠冕堂皇的旗幟下，應該也包藏著財力受限、不得不出此策的苦心。（註五）

但後兩種手法近來已受到挑戰。2000年11月法院判決：個人網站侵權應承擔法律責任--1998年9月，大學生雜誌社編輯出版了《大學生雜誌》特刊《考研勝經》，其中彙編了179篇文章。被告李翔未經大學生雜誌社許可，亦未指明所載內容的出處和向相關作者支付報酬，即將《考研勝經》中的137篇文章上載其個人網站「復習指導」欄目內。法院認為，李翔此舉構成對大學生雜誌社著作權的侵害，判決李翔在《首都在線 263》個人主頁頻道的首頁上發表致歉聲明；賠償大學生雜誌社經濟損失人民幣5000元。此種判決，對所有學人網站來說都是一個警鐘。

然而，由網路上依舊存在的學人網站，我們卻可以發現，由於思想的壓制，由於言論的不自由，這些由小眾所集合而成的力量會更凝結。一種隱而未顯的社會力，即使還未成型，卻已經在醞釀。

註一：在網路上的署名是：（壞郭靖整理於2000年12月29日），在學者間流傳甚廣。

註二：網路發表，標題為〈BBS的冬天到了嗎？〉，作者是「善良的大熊貓」。

註三：見謝泳網站。

註四：見笑蜀著〈中國學人網站經典指南〉。

註五：同上。

## 第九章 結論

網路與民主化的關係，一直是學界關心的課題。美國學者 A. Michael Fromkin 的研究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網際網路持續性的國際化所產生的淨效應，或許將可以鼓勵民主自由開放的價值觀，而同時又不減損現代國家的合法規範權力。已有某些實驗證明，資訊的相連性為民主化的有效指標。」（註一）當然，它的前提是：資訊的自由化與大量流通，將有助於民主。Fromkin 以 CNN 為例說，網際網路因而「接續或加速了 CNN 所造成的趨勢」「不論個人或政府，對時事的視野，皆較以往敏銳、廣泛且迅速明確」。他甚至認為：「全球性的通訊已經轉變了某些國家的政治體制，舉例而言，各界均認為電子郵件為一九九一年莫斯科政變失敗的主因，傳真通訊以及 CNN 的攝影機，限制了中國大陸當局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能力。自越戰後，美國政府已了解電視攝影機對各國軍事演練造成的重大影響。」（註二）

有關集權國家與資訊間的關係，Fromkin 認為：「集權國家在此新世紀將付出較高的代價，因為它們將被迫在『限制網路通訊而犧牲經濟發展』，或『放棄箝制資訊』之間作一抉擇。自由主義者會發現他們所期望的理想環境不會自然實現，因為規範選擇的情形非常強烈，且大部份司法立法功能仍將不受影響。然而，鼓吹民主自由的國家或個人應深感欣慰，因為國際化通訊將增進民主自由開放價值觀的散播，並提高了言論箝制者的成本。」（註三）

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網路論壇」現象正是一個社會逐步由封閉走向開放，由集權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間的一環。

當然，民主化的過程不是全然直線順利進行的。新科技固然可以突破言論控制的政策，但新科技一樣受到舊官僚系統的管理和主宰。甚至，作為集權的政府部門，更有能力和財力，使用一切資源以更新更高的科技，來防止新科技被作為言論自由的工具。然而它是兩面性的，使用著商業上的方便之時，也不能不面對新科技帶來的外

界思潮。還應該注意的是，由於網路通訊是現代商業活動的一個進步，政府部門不可能全面阻絕，而老一輩的言論管理者又無法徹底理解，只能由年輕一代人去管理，因而使用新科技者的思維方式，與年紀較大的舊官僚，有思想上的差距。

作者就曾見過一位任職於中共黨中央宣傳部門裡的一個年輕人，他負責監督網路上的言論，但他的思想，卻漸漸受到網路言論的影響。後來，他與朋友一起合作一個學人型的網站。這個網站不是為了營利，也非官方出資，而是純粹由幾個年輕學者設立維護，以作為發表文學作品與言論的場所。當然，這位年輕官員為了保持工作，而必須以筆名發表所有作品，但很顯然的是他的思想與官方的意識形態並不盡然相同。

作為一種通訊的載具，網路應是中性的，關鍵是使用的人。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中國大陸的各種新法令相繼出爐，雖然讓知識份子在網路論壇的言論空間變小，讓知識界感到無力，但很快的，他們開始發展出與平面媒體一樣，「曲折前進」的方法。也就是在政策的夾縫中，把夾縫作大，儘量擴大言論的空間。

而如果由更長遠的歷史縱深看，將網路出現以前與之後作一個對比，我們當更能體會知識份子言論空間的變化。一如前面的研究所顯示的，它有幾個特別值得矚目的發展趨勢：

- 1．言論空間的擴大。
- 2．知識份子網站的崛起。
- 3．民主討論的深化。
- 4．以即時新聞挑戰司法權威。
- 5．知識份子與社會對話。

## 9-1 • 結論一：言論空間的擴大

以薩伊德對知識份子的定義，「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

眾以及『爲』(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然而，「向」公眾或「爲」公眾表達觀點需要的是媒體。在中國大陸，媒體是由政府所管理的特殊領域。知識份子要向公眾表達任何思想觀點，唯有透過這些既定的管道。如此一來，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受到相當大的侷限。除非是在政府所許可的範圍內，否則一些批判既定政策、批評公共事務的言論，就會受到限制。尤其是涉及政府領導人及政治制度的批判，更不可能出現。

然而，網路的出現卻改變這樣的條件限制。首先，網路並未被限制在一定要由黨政部門（中央政府或出資辦理）主導，民間資本爲利益所驅，大量投入。尤其網路在美國股市興盛的年代，網路被視爲是向國外、國內集資的最重要管道。如此一來，爲吸引人潮，網路上興起各種新興的言論空間。舉凡可以吸引人潮的手段，而又不違背政府的政治原則，皆可以出現。論壇即是在這樣條件下，被視爲是最重要的互動場域。各個網路媒體、大學的網站（如北大），或平面媒體開設的網路版，皆開設論壇、讀者留言版、討論區等。起初，它並未成爲知識份子議論的場域，但隨著時事討論的增加，日漸受到社會重視。知識份子則以論壇爲了解社會民情的重要參考。同時知識份子開始利用網路，上國外網站以尋找即時新聞，了解國內外大事。（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等到《讀書》雜誌事件爆發，知識份子議論的空間即告浮現了。

再其次，跨國界、跨文化的網路特性則被充份的運用上了。以《讀書》雜誌事件來說，它首先是由戴晴在香港《信報》上發表，後來甘陽回了一則批判。文章被北京知識份子轉來轉去，甚至刊載在一些大陸的網站上，如此一來，引發更大的議論，論戰就開始了。

平心而論，若非網路的跨國界的特性，事件是不會如此發展的。它頂多就是知識份子間互相議論一番就算了。但由於網路的存在，它可以大量流通，被複製，被轉載，被社會共同討論，終而成爲一個知識份子間討論的熱門話題。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言論控制，也因而成爲被批判的對象。整個過程，在網路出現之前是不能設想的。

大陸知識份子開始利用國外的中文網站，來發表言論。如此一來，

就不會受到限制。

## 9-2·結論二：知識份子網站的崛起

從前，沒有人敢設想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吸引來自各地的知識份子共同討論。但《思想的境界》由開站至極盛，再到關站，幾乎引起大陸所有知識份子的矚目。這還只是一個人--李永剛的力量。

要正視「李永剛現象」。因為正是它，體現網路的另一個特性：用最現代性的工具，卻使用非資本主義的方法。

本來對網路的討論多停留在它大量「燒錢」。大資本、大投資、密集的知識型人力、花大錢的廣告等。但李永剛現象則反其道而行。以個人之力，收集所有重要的學者文章，為他們整理設立個人專題，開設討論專區。知識份子所無法發表的文章，無法出版的專書，在這裡找到發表的場域，開啓對話的管道。這一切，並沒有任何人出資，也沒有來自企業的贊助，而只是由他自己獨立完成。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薩伊德對知識份子專業性與業餘的觀點吧。薩伊德認為，現代的知識份子已無法避免成為社會分工中的一員，用自己的專業謀生，因而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業餘者」，對廣大的議題提出批判。「今天的知識份子應該是一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它社會互動的模式。」這種由「個人」出發，而非機構、部門、專業的精神，在李永剛所做的「思想的境界」正好顯現無遺。他是一個大學講師，卻完成了「業餘者」的道德議題。

在李永剛之前，固然有些個人網站，但其作為較多是個人的，而非對公共事務、國家政策、國家權力產生一種互動的模式。但李永剛所做的網站，則因為提供了這樣一種「獨立的知識份子」議論的空間，而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自此以降，無數個人網站在各個地方設立。網站的類型也有更多的分工。包括了文學、政治學、公共政策、史學、經濟學等等，皆以各自的特色呈現。它因而成為政府

所掌控的媒體之外的另一個管道，知識份子的新言論空間。「向」公眾且「為」公眾表明觀點的所在。

不能輕估這種個人網站的影響。在網路出現前，這樣的空間幾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李永剛開創了一個新模式。即使有些網站因為政治壓力，而暫時沈寂。然而，從大歷史來看，它都是知識份子首度可以較少受到商業機制、政治控制（還是有控制，但控制力量較傳統媒體小）的所在。唯其存在，知識份子才能有獨立自主的空間。

### 9-3·結論三：民主討論的深化

在網路出現之前，實在無法設想，一個被封鎖的學者可以發表言論，影響社會。利用網路的通訊功能，李慎之竟可以突破封鎖，由網路發聲，讓他的朋友、知識份子、一般老百姓都聽見，影響至少有數十萬人。這還是以一個寫作者的力量所完成的。

李慎之的文章有幾個意義：第一，他是首度以無比坦率、直接而無忌諱的態度，批評毛澤東以降的中共政治政策。針對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第二，他的寫作不是針對媒體，也不打算在平面媒體發表，因而用字遣詞不再顧慮政治上的各種忌諱。例如對現今的領導人，他有建言也有批評，對政治權威如毛澤東、鄧小平，也毫不客氣。一切由他個人的知識份子良知出發。當然，他的言論是否具有代表性，乃至於能不能得到其它知識份子的認同，是另一回事，但這樣直率而誠懇的批判精神，卻具有相當強的示範作用。對老一輩學者，也對年輕學者產生難以評斷的影響力。

李慎之有關民主化的討論，在大陸也不是沒有過，但所有的媒體都知道，這是一個禁區，若要討論，必須得到官方意識形態主管當局（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許可，或者默許。否則就會碰觸到禁區，媒體可能出問題，不是主編會被處分，就是媒體可能被查禁。

以出版來說，《民主的先聲》是一本選集，文章皆選自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於革命戰爭時期（約 1945 年至 1949 年）的手筆，討論的內容是中國的民主化。照道理，這些中共領導人的言

論是不應該被查禁的。但由於這些領導人早年關於民主化的言論，對比當今中共所實施的政治制度，確實是非常強烈的反諷。因而這書，表面上並未公開查禁，但私底下卻被告知要收回。等於是不公開的查禁。了解到中共領導人早期關於民主的言論都如此敏感，我們才會知道李慎之公然討論民主制度，分析它未能在中國實施的原因，是多麼敏感，多麼勇敢的挑戰。

一如我們在前面研究中所分析的，李慎之非常了解他的文章不會被公開發表，但他依然寫作不輟，原因當然很多。一如他在作者訪問中所說的，年紀大了，要把最後的力量用來討論中國的前途，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民主政治。但另一個原因則是，網路讓他有了與大眾對話的空間，他才會有寫作的欲望。

不僅僅是李慎之，還有許多關於民主化的討論在網路上流傳。但這些言論與觀點歧異，文章太多，是另一個大研究課題了。

#### 9 - 4 · 結論四：以即時新聞挑戰司法權威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司法一直是中國最保守的一環。西方一直是將司法問題與人權掛勾，以批評中國人權。但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國一直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國家，自文化大革命以降，司法獨立與尊嚴就未受到重視，且民間的法律意識薄弱，也使得受到受害者，不知道如何尋求司法救濟。

本研究裡的個案：報導文學作家盧躍剛則是另一種典型。多年來，他一直以民間受欺侮者、被受害者為報導對象，發表過多部作品。雖然這些報導，也引來一些地方政府、報導對象的控告，讓他官司纏身。但他依舊堅持為弱小者代言的原則。

荒謬的是，即使他是《中國青年報》（共青團報紙）的記者，但在地方勢力的控告下，他仍無法避免走上法庭。為了對抗地方勢力，他結合了網路媒體--《FM365》，以立即性的新聞現場報導，來對抗司法不公平的對待。同時，該網路媒體也開放討論區，將事件的相關背景資料呈現，以供讀者評論。而作者、律師（此時是被告）則

以線上回應的方式，當天就在網路上與讀者對話，並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讓司法系統非常難堪。

整個過程，活脫脫就是記者、網路媒體與司法的一場對抗。它立即引起全國的重視。最後法庭根本無法處理，至今還未結案。

我們不能輕易將之視為只是一場官司。而必須用網路（新興媒體）與司法（傳統權力）的對抗，才能看清其中的關鍵。應該說，若非網路媒體的立即性新聞，法院會不會如此處理，是大有疑問的。但在立即新聞的「轉播」下，在全國觀眾的注目下，終於迫使法院不敢輕易下結論。這是一場公然的，對司法權威的挑戰。重要的不是一場官司，而是它對全國民眾的教育示範作用。一場為人權、為弱小者、為受傷者而打的官司，讓人民學習人權、法律保障的重要。整個的教育過程，才是它最大的意義所在。這應該說是拜網路之賜。

### 9-5·結論五：知識份子與社會對話

在錢鋼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個編輯，一個只能算是「開明」的媒體（不能說是如何的「自由」，因為自由的體制不在，誰也沒有權利說自己是多麼「自由派」的媒體），本來，編輯因內容過衝而被查禁，被撤換，是常有的事。甚至誰都不會吭一聲。但現在，錢鋼一旦被調職，網路上已激揚如火的討論起來。

這樣的個案顯示出網路的另一種功能：對被隱瞞，被封鎖的消息，有一種傳播功能。且愈是敏感的消息，傳播得愈廣。當然，新聞控制得愈嚴密的國家，民眾對敏感消息的好奇就愈強烈，這已是一個規律。但它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的訊息管道，讓消息傳播出去。在中國，官方控制下的新聞系統是必然不會讓錢鋼調職的消息曝光的。沒有消息就不會引起民間的反應。以往頂多就是在知識份子圈子裡互相告知，私下議論一番而已。

但網路打破了這個規律。錢鋼調職的消息，通過 E-MAIL、電子留言版、討論區等，很快傳播開來。大陸各地的知識份子都知道，連海外都知道了。於是他所在的媒體《南方週末報》的網站留言版

上，湧進大量讀者加以聲援。

網路留言版的功能，因而是多重的。它一方面是討論，但另一方面可以是讀者評論時事、議論時政、批判某些不公正事務的場域。讀者的及時反應，不能說足以影響某一個新聞媒體的決策與態度，但足以讓主事者有所顧忌，卻不容置疑的。當然，它也是知識份子獲得來自讀者回饋，得以互相對話的重要管道。

## 9-6 · 對政府的建議

本研究的意義，或許不僅僅是在知識份子與網路的關係，而是呈現大陸知識份子的生態，以及在歷史的流轉中，見證了它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是的，某些微妙的變化已經開始了。而這種趨勢是無法逆轉的。由本研究可以知道，隱藏在民間的某些思想變化、社會批判、知識份子的民主化要求、對言論自由的期望等，已經逐漸顯現。所有的技術面，所有的查禁與封鎖，嚴格的管理辦法，只能管理可見的傳播管道，但網路的世界不是只有單純，網路上依然有無數知識份子網站繼續存在。原因只有一個：知識份子需要自我表達，自由言論的空間。

應該說，要看見的是大陸的變化大趨勢。某種無可逆轉的社會力。

如果我們回顧台灣有過的政治民主化的歷程，從戒嚴到解除報禁、黨禁，到民主制度實施，那一處不是來自民間自己從夾縫中「擠」出來的空間。如此，對大陸的變化，即使只是一個開頭，一個小小的徵兆，也應有更細緻的觀察與體會。

基於此，對政府的建議有四點：

- 1 · 長期深度觀察與研究大陸網路發展，以作為了解大陸民主化討論與知識份子傾向的窗口。
- 2 · 民主化追求是當前大陸知識份子普遍研究的課題。台灣，作為華人社會首先實踐民主政治的地方，完成了政黨輪替，

有必要讓大陸了解民主的過程與程序正義。宣傳上，有必要加強。但要注意的是必須以大陸熟悉的語言進行。台灣式的語法使用，恐怕仍有隔閡。

3. 以民主主義對抗民族主義。在兩岸關係中，台灣雖然實踐了民主，卻一直未以民主作為與大陸民族主義對抗的手段。現在，了解到大陸對民主的渴望，以後可以用「民主的未來中國」，來對應民族主義。其效果，必然比現在的本土化有用，且能擊中要害。
4. 建議政府，加強網站，尤其是對大陸連絡的網站。但政府網站易被中共以防火牆阻擋，是以最好由民間出面，以民間個人網站的型式，來吸引大陸人的參與討論。

註一：A. Michael Fromkin 著「以網際網路盤規範選擇的依據」。見哈佛大學研究報告「數位法律」一書。

註二：同前文。

註三：同前文。



## 【附錄一】

〈中國學人網站經典指南〉

作者／笑蜀

### 【三種學人網站】：

※第一種是專業型。根據學科分類，代表性站點大致有：

政治學類--

(1)《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http://www.wiapp.com>)，站長毛壽龍。

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的英文是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故網站又簡稱 IAPP。1998 年 2 月 8 日創建於美國。主要目的是展現制度學人社群 (IAPP Community) 的研究方法、理論框架、研究成果，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繫，聚集有類似興趣的能夠用中文工作的學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資源，提升中文世界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術質量。

IAPP 網站的發展可以分初步發展和穩定發展兩個時期。初步發展時期是 1998 年初到 2000 年初，網站沒有形成風格，內容較少，訪問者主要局限于熟人範圍。2000 年初進入穩定發展時期後，網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內容也逐漸系統化，人氣也逐漸上升，8 萬多累計訪問量主要是在 2000 年獲得的。根據不完全統計，相當部分訪問量來自中國大陸，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及其他地區的訪問量也不在少數。這說明，IAPP 研究在中文世界已受到了一定關注。

WIAPP 是“制度學人社群”的網站。“制度學人社群”(IAPP Community) 是一個開放性的研究群體，其成員分佈於世界各地，來自不同的學科，他們的共同點是用 IAPP 方法研究類似的公共問題、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問題，而且基本上都能夠用中文工作。目前該社群正在組織若干研究小組 (workshops)，如 IAPP 研究小組和公共管理文庫運作小組 (Pubmana Workshop)。其中 IAPP 研究小組已經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

助。WIAPP 具體說明了 IAPP 研究的方法、價值、理論和問題，也提供了研究小組的許多研究成果。

(2)《憲政文本》(<http://www.libertas2000.net>)，站長劉軍甯。

關於劉軍甯，學術界無人不知，無須贅言。該網站是他的個人主頁，頁面功能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地步。內容則為站長作品。闢有憲政理論、人權法治、憲政工程、中國憲政史、外國憲政、憲政書評、英文特區、文獻下載、名著下載等欄目。可能尚在草創初期，部分欄目未開通。

法學類--

《公法評論》(<http://gongfa.yeah.net>)，站長范亞峰。

該站創建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現有欄目 6 個，收錄文章、著作約 1000 萬字（中、英文），聯繫作者近百人，點擊數 5500 多次，在中國大陸學術思想類網站有一定影響。

《公法評論》旨在面向中國民衆，運用互聯網技術創建有關憲政與法治理論的中文學術思想網站，反映漢語學界關於憲政與法治問題的思考，為中國人創立一個可以自由參與的討論憲政與公法問題的平臺，推動社會的民主進程。《公法評論》倡導理性、溫和的學術風格，拒絕宣傳性、情緒性的文章。

文學類--

《靈石島》(<http://www.lingshida.com>)，站長靈石。

創辦於 1999 年 11 月 27 日，最開始只是將個人作品放到網上，2000 年 2 月萌發建設網上『漢詩庫』的念頭。古詩資源相對比較完整，主要是搜集，並製作目錄。當時網上新詩資源奇缺，除了顧城、北島、汪國真等十來位熱門詩人外，其他新詩詩人的作品幾乎沒有。靈石一邊自己輸入，一邊到各個詩歌站點搜集，也與部分詩人建立了聯繫。4 月份，靈石島規模進一步擴大，主要是增設了『譯詩庫』和『外文詩庫』，這樣，讀者在一個站點就可以讀到古今中外的詩了。7 月份，靈石租用虛擬主機，註冊了國際功能變數名稱，開通詩歌

全文檢索，增加『詩歌站點搜索』和『詩歌理論』欄目。迄今，『新詩庫』共收 228 位詩人的 2670 首詩；『古詩庫』共收 104 個文件，詩 21770 首；『譯詩庫』共收 151 位詩人的 1272 首詩；『外文詩庫』共收 109 個文件，詩 5600 首；『專欄詩人』收錄 50 位作者，詩歌理論文章 130 篇。總訪問量 62000，近期日訪問量 300。

《靈石島》的主旨是建設一個資料相對集中的專業詩歌站點，供詩歌愛好者使用。也具有普及性質，比如《靈石島周刊》分為『新詩版』、『古詩版』、『譯詩版』和『專輯』，通過博大網站發送，目前訂戶有 300 多人。

#### 經濟學類--

(1) 《制度主義時代》(<http://www.zhanjiang.gd.cn/personal/stevenx>)。

該站為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薛兆豐在 1998 年 4 月創辦，目的是讓讀者分享其思想。收錄薛兆豐原創文章 200 篇，兼收他所師法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人文章 120 多篇。除在《yahoo》登記外，沒有做過宣傳，日訪問量 200 來人。

(2) 《似乎有知識》(<http://www.cnnobel.com>)，站長董志強。

由一群在高校從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年輕學人主辦。不面向大眾，而主要面向經濟學研究人員和經濟工作者。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和著作介紹極為詳盡，是其一大特色。

(3) 《北望亭》(<http://bwt.home.sohu.com/indexg.htm>)，站長北望。

始建於 2000 年 7 月 11 日，試運行 3 個月後，於 10 月 5 日完成主要欄目，站點定位於以制度分析為主的經濟學、政治學資料及研究，同時關注自由主義理論，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截止目前，訪問量為 11705，在 SOHU 個人網站社會科學類排行第三。

#### 史學類--

(1)《謝泳居》(<http://xyju2.easthome.net>)。

1998年夏開始設立，主要是謝泳作品。有已發表過的，也有未發表過的。謝泳致力於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命運，自然，網站內容也多與知識份子問題相關。訪問人數至今已過萬人。

(2)《戊戌變法紀念》(<http://liugd.easthome.net>)，站長夢史氏。

1998年9月27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年忌日前夕，《戊戌變法百年祭--紀念劉光第專輯》在劉光第家鄉的《自貢在線》問世。一年之後，它擴展為《戊戌變法紀念》。

闢有戊戌六君子詩文選、紀念劉光第專輯、紀念楊深秀專輯、戊戌變法百年紀念活動一瞥、戊戌政變特輯、戊戌變法期間歷史人物照片等欄目。

#### 社會學類--

《中國社會學》(<http://www.chinas1.com/index.asp>)，站長 wash。

該網站1999年12月20日建立，目前日訪問量在2500—3000左右。網站由一個7人（有3個博士和3個碩士）小組共同管理，所有網管均為社會學專業人員，業餘上網，且無任何資本背景。分佈全國各地的網管通過網路密切合作，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網站由個人主頁發展到今天大陸社會學界首屈一指的綜合性學術網站。

該站集資料與學術觀點於一體，目前收集了15000多篇高水準專業論文，並建立了社會學經典文獻庫，涵概社會學各個類別，幾乎包括全部近幾年社會學界有影響的研究文獻。網站設立了眾多的專題研究，對所涉專題進行了精心的資料收集，學術價值極高。

該站目標是“組建一個理性的網上公共學術空間”，新組建的『中國社會論壇』充分反映了他們這一發展思路。該論壇以社會學為依託，積極向相關學科拓展，學術界關心的問題都可以在這個論壇找到。

該站目前與臺灣、香港、夏威夷等華人社會學網站建立了合作關

係。可能正在技術升級，主頁更新不是很快。

#### 哲學類--

(1)《哲學傳染源》(<http://member.netease.com/~luwei>)，站長蘆葦。

1997年7月始建，為最早的漢語學術網站之一。顧名思義，內容不乏病菌，導言也忠告訪客：『思想是一種冒險，請自備防疫用具。』這當然是一種風趣，但不難由此推想建站主旨。

網站分『靈性空間』、『大師芳蹤』、『屠龍密笈』、『網路拾貝』、『一點私貨』等欄目。『靈性空間』收錄唐崇懷的神學文集和劉小楓的一些選篇及新舊約全書；『大師芳蹤』收錄包括托馬斯·阿奎那到阿蘭·圖靈等幾十位大師們的國外網上鏈結，甚至波蘭邏輯學家盧卡西維茨(Lukasiewicz Jan)也在列表之內；『屠龍密笈』有《純粹理性批判》等西方名著，裡面好些作品都是蘆葦和他的朋友們自己翻的；『網路拾貝』大概是文學愛好者最喜歡的地方了，米蘭·昆德拉、奧威爾和自由主義者所熱衷的哈耶克、顧准都在這裏。在眉標處的『話說中國』、『知識份子』、『重寫晚晴』另外三個分欄連結裏，有已故的黃仁宇及其他一些學者如王力雄、朱學勤、萬俊人的文章；『一點私貨』全是蘆葦自己的學術論文及一些隨想，尤其是那篇為寫博士論文做的準備性工作《宗教裁判所》，裡面所包含的史學知識及史學評價是值得推薦的。

該站內容專業，網頁溫馨。有人稱站長是個博學而富有情感的人，想來不虛。

(2)《邏各斯》(<http://www.china-avenue.com/wangling1/index.htm>)，站長：一行wly。

主要收錄哲理散文、哲理隨筆、哲理對話。其中，『詞語』、『樹與樹』兩個欄目收錄站長原創文章，『美的暴政』收錄包括站長作品在內的哲理詩。內容精緻。

#### 宗教類--

《信仰之門》(<http://GODoor.yeah.net>)，站長思路。

2000年8月20日創建，宗旨是促使中國的知識份子基督徒承擔其文化和社會使命，也同時提供給基督徒和基督教研究者豐富的相關資源。該站內容有兩部分：一是基督教文化評論，即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評論音樂、電影、文學、思想等。另一方面是基督教資料，如各種版本的聖經、聖經注釋、基督教歷史、傳記等。共收錄文章和書籍近280篇/本。頁面瀏覽量已超過10萬。

科普類--

《五柳村》(<http://myhome.zaobao.com/home/s/stao>)，站長陶世龍。

該站1999年4月開辦，內容為家族史料，主要在親友中傳閱。2000年4月改版，做成報刊性質，涉及科普、人文諸多領域。到2000年12月5日，已出28期，發表文章約800-900篇。許多文章不僅為原創，而且為知名學者原創，如樂黛雲、湯一介、嚴仁廣、休閒學專家馬惠娣、地質學史專家李鄂榮、老醫生李霖的研究成果、回憶錄等。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2000年第6期《讀書》雜誌曾轉載該站始發的《中國歷次的統一與分裂》全文。

學術藏書類--

《素心學苑》(<http://www.nease.net/~luolian>)，站長文化。

『素心』二字，原出自錢鍾書，因網友建議，而用作主頁名。主要欄目有兩個：『素心書齋』，選貼有長久價值的書；『網上文選』，收集有思想的文章。

※第二種是整合型網站。

首屈一指的整合型學人網站當然非李永剛《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http://www.sixiang.com))莫屬。該站幾乎將當代思想精英一網打盡。內容尤為浩瀚，諸如人文天地、經濟社會、政治發展、國際風雲、歷史探幽，幾乎面面俱到，且分類明晰。訪問者可以通過該網站跟蹤思想界最新動態，把握思想界脈搏。相容並包也是其特色。主持人無疑是自由主義者，但在內容取捨上，並無特殊偏愛，對崔之元、

甘陽等新左派人物，該站予以足夠尊重。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該站已關閉。目前尚有如下整合型學人網站足可稱道：

(1)《思想評論》(<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站長秋風。

1999年7月創辦。原名《自由主義評論》，以“個人自由、有限政府、憲政法治、多元民主、個人產權、市場經濟”為基本立場。因其內容敏感，站長被有關部門請去談心，稍後網站再度開張，但已刪除自由主義四字，易為現名。主打頻道『觀察與評論頻道』也自此消失，現在設有『社會評論』，銳氣已不如前。但資料部分原封未動，自由主義基本文獻都可以從該網找到。目前發表了700多篇文章。

(2)《文化中國》(<http://202.106.168.89/~culturechina>)，站長：余世存。

如果說《思想的境界》是內容型網站，那麼《文化中國》則可稱作觀點型網站。問世伊始，即以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救世情結引來學界廣泛關注。文化評論、時政評論、社會評論，不一而足。劍出偏鋒，大膽而又新銳。雖然該網站並無資本背景，無稿酬可開，但絕大多數評論文章都是原創文章，且品位極高，殊為難得。

(3)《中國研究》(<http://zgyj.freesevers.com/z.htm>)，站長：黃佶。

學者型個人網站中，中國研究體系最完整、歷史也最悠久。原來有定期出版的電子刊物，還有討論區。現在討論區已經關閉，喪失了互動功能，實際上已演變為純粹的電子學術刊物。該網站所發表文章以經濟類居多。

(4)《小雅齋》(<http://go8.163.com/~bluefire>)，站長柴子文。

2000年5月開辦，收集文章近600篇。『民間思想者文庫』為其特色欄目，專欄作家有唯色、余世存、安替、毛喻原等，專業作者有時殷弘、任劍濤等。尤其注重聯繫年輕的專業作者。

(5)《五四》(<http://myhome.zaobao.com/home/t/taoxb/zml.htm>)  
，站長彭澤。

一份剛問世不久的電子刊物。至其旨趣，則如該站所云：『這是一個陣地，立場就是“五四精神”。以“五四”命名，這裏所呈現的一切，也就是“五四”所昭示的。』作品有詩，有隨筆，有時評，無一不飽含對現實的關注和思考。

(6)《觀點》(<http://www.viewpoint.bizland.com/untitled.htm>)  
，站長少傑。

2000年6月問世，最初為周刊，主要是網上文摘，也有小部分文章是作者惠寄，每期以一個主題刊登幾篇到幾十篇不等。隨著站長個人興趣的變化，網站的側重點逐漸從哲學小品轉移到社會批評。

2000年11月初，來自大陸的讀者遽降幾乎至零，國內地區無法接通，懷疑被國內封鎖。鑒於讀者面縮小，《觀點》不再做定期出版更新。

(7)《葫蘆網讀》(<http://go.163.com/~hulu121>)，站長 hulu。

該網站風格與《思想的境界》類似，高峰時更新頻率和文章質量都比較高。但現在已經沈寂。

(8)《思想的碎片》([http://go.163.com/~veron/index\\_1.htm](http://go.163.com/~veron/index_1.htm))，站長 Veron。

彙集思想隨筆及站長原創文章。取名『碎片』恰到好處--典型的個人園地風格，網站內容、文章編排完全任由個人性之所至。

※第三種是知名網友的個人主頁。又可分為三類：一是整合型，一是原創型，一是專題型。

整合型網友主頁--

首推《春夏自由評論》，該站以政治關懷為主要特色。此外，如下主頁也可稱道：

(1)《六朝評論》(<http://www.liuchao.com/home>)，站長令狐岳、如風、紫衫龍王。

該站亮點有兩個，一是個人文集，一是電子雜誌。有一定水準的個人均可在此推出自己的文集。這裏既有權威文集，也有普通網友的文章，以此實現打破話語霸權、每個人平等地說話的夢想。電子雜誌目前有：『六朝評論』--此為該站主打雜誌，評論為主；『故事新編』--網路小說為主；『尚思科學』--一個科普讀物。規模和水準均不容小覷，有向機構網站發展的趨勢。

(2)《king2000》(<http://www.king2000.net>)，站長鉅文。

該站以中國民間馬克思主義自由左派網上大本營自命。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對現實社會主義頗多抨擊，是其主要特色。去年6月開辦，至去年底達到日訪問量3000多人，但被管理層關閉。2000年春節後重新開站，但人氣受挫，目前日均訪問量為800多人，日網頁流量12000。發表文章總數近千篇。

原創型的網友主頁--幾乎不可勝數。茲舉其大端：

(1)《邏輯》(<http://luoji.126.com>)，站長怒江。

建站於99年11月。發端時不過趕時髦擁有個人主頁，但令這個“老”軟體工程師、新網蟲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網站和文章逐漸在網上形成了一定的影響。目前，怒江除了在傳統媒體發表文章外，還是多家商業和文化網站的專欄作者。而囿於精力，《邏輯》也由原來的綜合性評論網站變成了純粹的個人作品主頁。主要板塊有『異見』、『IT』等多諧趣文字。

(2)《激揚圈點》(<http://news.szptt.net.cn/jyqd.phtml>)，站長瘦竹。

該網站也是一個觀點網站，以社會評論、文化評論為主，絕大多數文章出自瘦竹手筆，兼收其他網路作家的精彩網文。至其旨趣，瘦竹有如此闡釋：『所謂“激揚圈點”，即以英雄之俠骨，兒女之柔腸，笑談天下風雲變幻，盡訴人間冷暖滄桑。讓貪官們發抖，叫百姓稱快。讓日月因之而生輝，叫天下為之而動容。』《激揚圈點》也

確實在如此做去，因而聲譽日隆。

(3)《偽文人計劃》(<http://writers.s-one.net.sg/GB/index.htm>)，站長為新加坡學生卓煒峰、林興利。

該站 1996 年 12 月創辦。起因是新加坡的創作風氣一向不是很強，站長希望本地年輕作者有更多的發表園地，並且有機會與其他國籍的創作人溝通，以文會友。開通後頗受本地媒體垂青，曾多次為《聯合早報》推薦。此外，該站也為中國的《picknet》和臺灣的《kimo》推薦。發表文章總數達 2000 篇。但多數作者仍為中國大陸的年輕寫作人。

(4)《野豬工作室》(<http://neatherd.3322.net/chi/index.htm>)

此為《強國論壇》著名網友野豬的個人文集--達數百篇之多，且不乏精品。主要是時政評論、社會評論。

(5)《中國向何處去》(<http://sixiangfan.at.china.com>)。

此為《強國論壇》著名網友思想販的個人文集。顧名思義，惟以國事為務。“還政於民、以杜貪官；還兵於國、以絕強權；還商於市、以增民富；還實於史、以誠萬年”是該站宗旨，所有文章均由此展開。

(6)《雲兒的家》(<http://free.prohosting.com/~yuner>)，站長雲兒。

此為《新觀察》著名網友雲兒的個人文集。主要是經濟評論，也有社會評論、政治評論和一些性情文字。

(7)《羊子的思想家園》(<http://yangzi.2911.net>)，站長楊子立。

站長在北大讀研時曾組織時事社，被校方解散，遂轉向網路。站長作品居多，其〈農村調查記事〉尤負盛名。

(8)《黑板報文藝》(<http://www.heibanbao.com/today>)。

該站主持人為左派藝術家如張廣天。多譏諷現實、譏諷自由主義的黑色幽默小品，如〈民謠·某些老右派〉；當然也不乏戰鬥檄文如

〈爲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辯護〉。

(9) 《新理想國》 (<http://grwy.online.ha.cn/utopia>)，站長左知非。

左知非之“左”獨具一格，他強調共產主義理想的民間性、民主性，以區別於官僚集權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主張以反映和維護科教人員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民主與自由權利的『平民社會主義』即新共產主義爲本，批判地分析和揚棄黨國壟斷主義和自由主義，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主張社會化、知識化的職代會民主佔有制及『民主的自由企業制度』；主張社會主義兩黨民主制和四權分立制，主張創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憲政體制，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就此而言，左知非是一個理性左派，他所持的共產主義理想，是一種人性化的共產主義理想。其個人網站《新理想國》設有『平民社會主義（新共產主義）虛擬網路書院』、『《新青年》電子雜誌』、『社會主義兩黨民主研究中心』。

(10) 《新吶喊》 (<http://leftvoice.8m.com>)，站長常仁。

常仁的基本立場，如下一段話可爲代表：『對使其威風掃地的文革衝擊深懷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國權力精英，與對文革衝擊同樣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精英，具有一種天然的政治同盟關係。面對西方政治經濟權勢集團作出的巨大引誘，中國權力中心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表現，就好象是一名受盡“社會主義前夫”呵斥、虐待和折磨之苦的怨婦，面對風度翩翩的西方紳士所作的百般挑逗和引誘，其急切棄舊圖新的心理與熱烈嚮往之心，自不待言。』此類價值判斷，其個人網站《新吶喊》有著淋漓盡致的展現。這與《中國與世界》如出一轍。《中國與世界》因此引常仁爲同調，破天荒地在其首頁給《新吶喊》做了連接。

(11) 《亦文理論園地》 ([http://yi\\_wen.home.chinaren.com](http://yi_wen.home.chinaren.com))，站長亦文。

亦文以公開否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著稱網上。亦文宣佈：『建立在“生產中心論”基礎上的唯物史觀不符合客觀事實和邏輯。由於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社會發展學說的基礎，他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理

論也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之上的，所以，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學說是完全建立在一個錯誤基礎之上的錯誤學說，是無法和不可能經得起實踐檢驗的，而這也就是全球共產主義運動最終失敗的客觀根源。」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針鋒相對，亦文創立了他的『唯人史觀』。該網站收錄的都是有關『唯物史觀』、『唯人史觀』孰是孰非的論戰文章。

專題型網友主頁--筆者所見以文革題材居多：

(1)《李慎之研究》(<http://liuxiaolei.tongtu.net>)，站長劉小磊。

創辦於 2000 年 9 月 18 日，顧名思義，主要收錄李慎之作品。文章總數不過幾百篇，但訪問量已達 4 萬人次。

(2)《文革》(<http://wenge.easthome.net>)，站長不詳。

內容為文革地方史，主要是山東淄博的文革歷史。闢有文獻集錄、紅衛兵日記、淄博六中文革、周村地區文革、造反奪權、革命串連、語錄歌、文革宣傳品、文革美術欣賞、泥塑收租院欣賞、文革郵票欣賞等欄目。主要陳述事實，一般不做評論，也不與網友討論。

(3)《文革珍藏品》(<http://cnzj.com/wenge>)，站長黃家年。

闢有文革紅寶書、文革宣傳畫、文革原版唱片、文革書籍、紅衛兵報、文革史料史實、傳單等欄目。『文革紅寶書』備各種版本《毛主席語錄本》、《毛主席詩詞解釋》及其它紅寶書。其中最早版本《毛主席語錄》為 1964 年 5 月 1 日。『文革書籍』有樣板戲劇本，《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林彪文選》、《林彪語錄》及其它文革漫畫集，自 1996 年 7 月至 1967 年 6 月全年齊全。『文革史料史實』、『傳單』有《紅衛兵傳單》及《中央首長講話》、《特大喜訊》等。『紅衛兵報』有大專院校、中學紅衛兵組織出版的紅衛兵報及造反組織的小報，包括清華北大、南開 15 所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的《15 聯體報》。極具史料價值。

(4)《文革美術館》(<http://www.oceanet.com.sg/mao&yeo/meizhan.htm>)，站長 YEO。

共有八個展廳。另闢文革瓷器、情系典藏、主席用瓷三個欄目，內容多為獨家，如『文革瓷器』以楊新發醫生的個人收藏為選題，每月一期，刊出不同題材的藏品，並由楊新發醫生親自撰寫解說詞。

(5)《遇氏家族》(<http://go8.163.com/~yuluowen>)，站長不詳。

主要反映遇羅克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際。遇羅克、遇羅錦、遇羅文、遇羅勉各設一個專欄。反映遇氏家族歷史的《家書》，敏感章節均被出版社刪除，刪除內容該站亦有披露。



## 【參考書目】

1. 《2000~2001 年中國網路經濟發展生態報告》，胡延平主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3 月一版。
2. 《白銀資本》，【德】佛蘭克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年 3 月一版。
3. 《大國寡民》，盧躍剛著，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 年 3 月一版。
4. 《歷史的先聲》，汕頭大學出版社，2000 年出版。
5. 《中國底層訪談錄》，老威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 年 1 月出版。
6. 《模擬真實》，金祖詠譯，時報文化，1995 年一版。
7. 《傳播科技學理》，莊克仁譯，正中書局，1988 年出版。
8. 《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陳世敏著，三民書局，1986 年出版。
9. 《網際網路創世紀—從阿帕網到互聯網》，郭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出版。
10. 《國際傳播與竹科技》，彭芸著，三民書局，1986 年出版。
11. 《新聞媒體與公共關係（消息來源）的互動：新聞框架理論的再省》，陳韜文等主編，香港爐峰出版社，1997 年出版。
12. 《世界廣播電視參考》，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編，1999 年出版。
13. 《新聞與傳播研究》，社科院出版，1998-2000 年度。
14. 《國際新聞界》，1999 年度，人民大學新聞研究所編。
15. 《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8-2000 年度。
16. 《CyberSociety》，Seven G. Jones 主編，1998 年出版。
17. 《知識份子論》，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11 月一版。
18. 《數位法律--網際網路的管轄與立法、規範與保護》，布萊恩·卡衡、查理斯·尼森編，遠流出版社，1999 年 12 月一版。
19. 〈中共嚴控網際網路政策之分析—兼論對「中」美關係之影響〉，張珮珍，〈經濟前瞻〉，68。
20. 〈電子刊物的崛起與中華文化傳播〉，張可文、郝曉鳴，〈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1995 年第二期。
21. 〈全球化時代中文網絡的價值〉，閔大洪，〈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 年第一期。

22. 〈我國新聞媒體網站的現狀與出路〉，周行芬、劉光磊，〈新聞與傳播研究〉第八卷第一期。
23. 〈「漸近-質變」-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基本選擇〉，李義虎，〈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1998年第一卷第三期。35-2。
24. 〈互聯網對中共官方宣傳的挑戰〉，華仁川，〈中共研究〉。
25. 〈關注台海—網絡媒體關於 5·20 事件前後報導的對比分析〉，黃敏、張克旭，〈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四期。
26. 〈中國大陸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魏永征著，香港〈中國法律〉2001年第2期。
27. 〈寫在《思想的境界》關站之後〉，李永剛著，〈二十一世紀〉第63期。
28. 〈不容忽視的輿論力量--由五八事件看網路媒體的作用〉，黃傳芳著，《新聞出版報》1999年6月24日。
29. 〈論網絡傳播的自由與控制〉，陳力丹，《第二屆兩岸傳播媒體邁向廿一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0. 〈1997年中國新聞傳媒在因特網上發展概況〉，閔大洪，《1998中國新聞年鑑》。
31. 〈中國大陸網際網路之研究〉，曾東亮著，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32.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http://www.cnnic.net.cn>）第三次至第六次調查網計數據。
33. 〈互聯網周刊〉（<http://www.netweek.com.cn>）
34. 〈China Journalism Review（<http://cjr.sina.com.cn>）



理性、務實、前瞻  
團結、共信、互惠  
民主、自由、均富

對等交流・台灣情  
心心相連・兩岸牽  
和平統一・中國心